



杜魯門總統 言論摘要

美國新聞處印行

杜魯門總統小傳

具有卓著的行政能力

保有無價的行政經驗

擁有絕大的社會人望

密蘇里州的一位農夫，他的『快樂的年華』，當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應征了軍役就宣告中止了。而在一九二二年不景氣時期，這位曾經奮鬥過的小商人，就遭逢了財政的大難關，杜魯門在他的國家走向勝利的途程和追尋永久的和平，一躍而出掌握着自己的國家的大權了。

美國第三十二任大總統，獲得了國家最高權力的第七任副大總統，他曾經預見過這個新生時代的目標，簡單地是要伸張在法律之下的善良的意志，而這種法律目前只奉行於最少數的隣邦之中的。

『美國再不能沾沾自喜地坐在精神的馬奇諾防線之後了，』在二月間，在他某一次的演講中曾這樣大聲疾呼過。他對舊金山聯合國會議提出他的願望，是希望國與國間在合作的基礎上取得協調以制壓侵略者。於是他的道出他的信心：

『現在國際間無政府的狀態，其唯一的合理的改變，是在所有所謂大國之間，組織一個合理的國際機構。這不過是地方的和國家的實際措施，擴充於國際方面吧了。這個時候，再不容有狹隘的黨派的政治了。贏得了戰爭又贏得了和平，二者都不是一黨一派的目標；這是全美人民的目標。』

杜魯門是一位率直的人。他說他自己是『多聽而少說的』那一類的人。他的高等教育是在夜間讀的。他的政治知識是從美國普通的情形之下，在政治機構的事務中獲取的。當他看到國家的備戰計劃進行的那樣緩慢而

浪耗，他非常生氣，因而充任參議調查委員的領袖，成爲國內一位重要的人物，要將軍備工作好好地調查一下。

就他本人說，如同他的國家的普通公民一樣，是一位平常的人。他的體高剛有五尺十寸。體重只有一百七十磅。頭髮灰色；眼力不好戴着眼鏡；口音帶着西部的鼻音。他喜好古典音樂和蕭邦。愛讀書。他也打一點撲克。他不抽烟。他是第三十二輩的共濟會會員。他是浸禮會派；他的太太和女兒却屬於監理會教派。

杜氏家族是從密蘇里田野上的一支百人隊的墾荒隊中向前推進的。他的祖父安德生·亞普·杜魯門於一八四二年定居於賈克遜郡，這一郡現在已經併入坎薩斯市區之內。杜魯門於一八八四年五月八日降生於坎薩斯市西南一二五哩的拉瑪爾的一座四間的木框屋中。

他在家族的農場中長大，並在賈克遜郡中鄰近格蘭德維地區助耕播種過。據稱，他在十五歲以前，在『獨立高級學校』附近的公共圖書館中的書籍，沒有一本他沒有讀過。十七歲時，他已經在『獨立高級學校』中畢業。但是他却失掉升入專科大學的希望。他的父親已經沒有能力擔負他的大學校的用度了。

於是不得不找個小事情來作。他先在一間藥舖裏充一個跑腿，每週薪金三美圓。他曾在坎薩斯市的明星報中擔任裝包新聞紙的工作。他在鐵路工程隊也曾作小職員。在他畢業後的五年，每月已經賺得一百美金的時候，他的祖父就要他的父親和家人管理家族的農場。

原野上各種東西，對於杜魯門不異一首田園詩。上年十一月滿了九十二歲的他的母親瑪爾薩，仍然引爲一種驕傲當他說到：『那個孩子會在郊野上犁出挺直的包穀陸。他把小麥種子播下的時候，全遍不會有一顆種子暴露在外面。他是一位農夫，能够作各樣的事情——而且作得總比別人好一點。』

一九一七的大戰，粉粹了這一種生活。杜魯門氏前此曾爲密蘇里州國民軍的隊員之一，先後共十二年。一九一七年中他就加入了野礮隊服役。自此之後，他發現自己兩種不須置疑的特長——行政的能力和與人共處的溫和樂易。

在西兩要塞那個地方，他從本團一千一百士兵中，每人收二圓美金，集資開一間小酒店。得到具有商業經驗他的夥伴埃迪·賈哥布遜的幫助，他所建立的小酒店，一直經營了六個月，每人所償還的不只是兩塊美金，

還有豐盈的紅利獻給了全國。

一九一八年三月他以上尉的軍階出發到海外去，而在三十五師第一百二十九野戰礮隊的D中隊中供職。D中隊以一批死硬的傢伙馳名於時。前任三位隊長都管制不下。杜魯門上尉却勝任了，並毅然不顧違背上司的命令，士兵在艱苦的夜行軍中無須虛耗雙倍的時間，杜魯門便領導隊伍參加戰鬥了。在聖·米噠爾和繆斯——阿賈的艱巨的若干次攻勢中，杜魯門上尉是領導着這一支礮兵中隊的。

回國以後，杜魯門和一位女孩結了婚，這是『獨立學校』第一任校長貝斯·華來士的孫女，杜魯門在『獨立學校』中從初級到高級就一向和她熟悉的。

得到埃迪·賈哥布遜的幫助，利用他連年在農場和陸軍中存儲下來的資本，杜魯門在坎薩斯市巴爾的摩旅館中開了一片服飾商店。商店的生意有一陣子很好。但是不久便見蝕本；商店契約是在繁榮的水準之下訂立的，而當商業蕭條的時候，服飾商店於一九二二便宣告倒閉了。杜魯門不願處於破產的地位，當一九三四年當選為美國參議院議員的時候，仍然繼續付債務。

同時，他又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活。坎薩斯城的黨魁湯·潘德加斯德曾在酒業的經營中學得了政治的活動，他有一個姪兒，在大戰期間曾在杜魯門的公司中作過事，就說出這一位不斷奮鬥的商人，在城與鄉兩方面都認識有不少的人。

潘德加斯德的機構就給杜魯門賈克遜那三個法官中的一個位置，這個官職很像外州的事務官，並非純然只任審判的職務的。杜魯門於一九二二年當選。而在一九二四年改選期間他却失敗了，不過那是他唯一的一次政治生活的挫折。一九二六年他被選為首席法官，並開始了巨大的公共工程。

杜魯門說：『我曾經指撥了六千萬美圓，作為賈克遜那修築公路和公共建築物之用。這件事情沒有一個人指責過，這並不是容易的事。決不會的。我們在賈克遜那修建了好幾百哩的鋪石路，除了兩個例外之外，我國再沒有一那像賈克遜那這麼長的鋪石路了。』

從一九二三到一九二五年間，他在『知道一點法律並不是件壞事』這個立場上，夜間在坎薩斯市法律學校攻讀。

以立法委員的資格，參議員杜魯門差不多沒有例外地追隨於羅斯福旗幟之下。在美國加入戰爭之前，他就支持撥款擴充軍備，並擁護租借法案。他曾出任調查鐵路財政的一個小委員會的主席，領導一九四〇年運輸法案的建立。他幫助起草法案，而將民用航空業置於『民用航空管理處』之下。

但是在一九四〇年度，在民主黨的預選會中，第一回他僅有七千票便得到再提名。

於是有些選舉者寫信給參議員杜魯門，說密蘇里州利奧諾·烏德堡的建築有糟塌物資的情形。這是一九四一年初的事情。參議院或多或少採取敷衍的態度，同意杜魯門的提議，組織參議院國防調查委員會。杜魯門成爲主席——而在幾個月內，就成爲全國馳名的人物了。

一九四一年八月，該委員會的第一篇報告，攻擊陸軍營地的建築，『非必需的浪費』達一萬萬美圓。這一種攻擊——也是一種忠告——據後來負責該項工程的布來洪·B·索馬維爾將軍的估計，替國家節省了好幾百萬金圓。

杜魯門參議員宣稱：『應作的事情是現在要把這種錯誤發掘出來，並加以糾正牠。假如這一次作戰計劃我們能够有效地進行，戰後就無須再有什麼人來作調查的工作了，而且也不會引起騷動的狂潮，使我們國家走向下坡路而陷毫無準備的狀態之中，並令我們於二十年內又得參加另一次戰爭。』

在陸軍後備隊中是一位上校，於戰爭開始的時候，參議員杜魯門就打算服軍役。因爲年齡的關係，參議總長馬歇爾將軍把他刷下來，同時羅斯福總統也告訴他，在參議院中他還有更大的用途。

這位參議員也同意了。一年以前，當他的名字被提出作爲副總統的候補人，以代替現任的華萊士氏的時候，杜魯門就成議論紛紛中的人物了。他聲明：『我說我已經有了一個人所能有的的一份最好的職業，而且我想保住牠。』

戰時動員局局長詹姆士·F·貝爾納斯（現任美國國務卿），要杜魯門在芝加哥民主黨大會中，爲他作一次提名的演講，杜魯門就答應了他。上年七月中他帶着貝爾納斯寫的演講稿參加了黨大會。直到七月十三日，他還叫密蘇里的代表團不要贊成杜魯門的提名——『老實說，』他說，『我想我能繼續我目前的工作，對於贏得戰爭的幫助，一定會比我作一位副總統的貢獻還要大。』

在第二次秘密投票的時候，參議員杜魯門被提名了，並為羅斯福總統第四任競選運動，負起全國競選活動的責任，宣稱他的元首是贏得戰爭與和平的要素。

在他的競選運動的呼號中，不斷警告孤立主義者，痛斥共和黨人對於備戰的表決的議案，願為國際合作而奮鬥，並以戰後職業與生產的國家計劃號召於世。

——見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紐約先鋒論壇報。

和平目的

全面勝利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三日對米蘇里州立東北師範學院畢業班演說：

如果我們堅持必須取得全面勝利，太平洋方面的戰爭可能拖延很長。我們必須堅持取得全面勝利，捨此以外，任何事物都不能使我們滿意，因為任何其它的發展途徑祇會在二十年內引起另一次戰爭，那時我們可能會比現在更加一無準備。

世界安全

現在世界需要受感於天的領袖們的精神指導，這些領袖們能排除教條和階級的偏向，能協助人類得到安全。

如果文明希望避免摧毀，各國必須學習如何和諧地共同生活。

國際機構要成功，只有各國組成的國際家庭中每一份子都能遵守為全體利益而訂定的許多合理的條例。這需要自制和容忍。如果每一國家都按主權的法律觀念堅決要求絕對行動自由，那麼國際無政府狀態將無法避免。

最近的雅爾達會議和即將在舊金山舉行的會議，是世界秩序道路上進步的表示。

這樣的國際組織，一定要立刻儘早建立起來。

我們不敢拖延到烏雲密佈時再來建這避風雨的場所。

現代戰爭絕不等待政治家們計劃着未來的烏託邦。

我們必須在戰爭能開始之前行動，立刻行動。
我們爲勝利而聯合，同樣地爲和平而聯合。

一九四四年四月六日在民主黨全國婦女俱樂部中的演辭：

戰後行動的型式直接影響每一美國公民的生活，而且將影響未來數代美國人們的生存。過去在若干時機中我們的策略落後。我們的意見當時顯得極周到，現在已經露出匆促和拙劣的情形。我們不可重演過去的錯誤。確立美滿的和平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們必定要仔細地對戰後生活各項問題的每一成因，和每一可能接近的方法加以估價。在和平會議中每一個別的問題都要提到，因此我們應該準備智慧地參加這個會議：

建立永久和平，復興爲戰爭摧毀的世界的唯一合於遷避的基礎就是今天的一個由聯合國國家組成，山英，中蘇，美代表全體，爲全體謀利益而控制的「改良的」國際聯盟。我們務求在戰後不會發生分取戰利品的爭執，不致有犧牲他國，伸展權力的糾擾。祇有採取新的集體防守體系才能獲得永久和平。世界各國必須尋求適當的代替強權政治的東西。我們要建立一個比任何戰爭機構都要更有力的新和平機構來禁絕戰爭。加強力量的手段就是一支有力的國際警察力量。問題是我們是否真需要國際法律，秩序和平呢，還是祇是談談無傷大雅的一般言論，但却決心回到國際糾擾和不斷戰爭的舊體系中去呢。任何規模的政府——地方的，州的，或是聯邦的——不論它的作用如何的受限制，如果它沒有加強它的法規和懲處犯法行爲可必需的力量，不能成功地推行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建立的國際聯盟禁絕侵略，但它可憑藉的祇是各單獨國家可供給的力量。這沒發生作用。各單獨國家不會單純爲世界的和平而參戰或冒戰爭之險的，雖然現在已經使他們明白他們自己的和平遲早會被掩在世界和平之中的。他們，尤其是擁護和平的民主國家，祇有當他們自己的安全受到嚴重的威脅時，才會參予戰爭的。國際法律，法度，秩序，對於財產生命之尊重，如果不由一支立誓保持公正而持久之和平的世界各國組合起來的武裝力量來支持，各國將不能和平相處。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傑佛遜城華盛頓誕辰紀念演辭：

喬治·華盛頓呼籲更堅強的聯合，他警告美國要在統一或渙散之間作一個選擇。今天，在一百五十餘年之後的今天，美國要在一個常人通曉的世界和平機構或渙散之間作一個選擇。我們要決定自己是否願為全世界的利益而犧牲我們暫時的利益。這不是一個輕易的決定。我們的祖先們為我們答覆世人說美國人不需要別人的幫助，也不願捲進外國的爭執之中。智慮要美國人們好好地瞧瞧現代地圖。從空中說來，世界上任何地點距我們安適家園的距離都在六十小時之內——而且我們知道這時間是在日益減少中。因此，我們必需改變我們以前對國家安全所持的觀念。美國人不能再踞在任何精神的馬其諾防線後面。我們閉目無視於種種事實實在是太冒險了。我們不是必須單獨準備來自世界其餘部份的全面或任何單獨的攻擊，就是必須樂於和友善各國合作阻抑發生於任何國家中的侵略的最初跡象。這選擇是由我們決定的。我相信美國一般人在解決當前的嚴重問題時，一定能善用他最珍貴的遺傳——普通常識——的。

運用常識在各國之間覓取和平和友好，我們美國和它兩個主要盟國已經作了一個偉大的開端。幾天以前，我們從黑海沿岸的雅爾達獲得了好消息。我們非但是向勝利，而且還是向永久的和平邁進了一大步。這次的協議和以前所作的一樣，是良好的常識的產物。除了極少數的人以為，它立刻為人們可接受。它還使世界各國在未來四月中在舊金山舉行的會議中，又有一次運用常識實行共同合作的機會。

我們能記起少數沒有眼光或不願運用他們的眼光的人們如何地高聲反對租借法案。今天我們不再聽見這些驚呼者們的聲音了。我們知道作為租借法案的一個結果的是戰爭時間的短縮，因而挽救了千萬個我們美國士兵的生命。租借法案是各國間打倒侵略者們的合作。現在我們要更進一層地根除侵略者。我們所信的政策將在舊金山會議——和以後的各會議中出現，它將使所有國家為和平而合作。

在華盛頓的時候，十三州都堅持不願為全體的利益放棄若干權力。今日有着使我們宣稱世界上任何國家或幾國組成的集團都不能左右任何我們認為主要的事務的誘因。過去使國際關係發生困難的就是這種政治哲學。米蘇里「給我看」的普通常識該能警告我們說一切國家很明顯地不能在它所選擇從事的一切事務上佔最高地位。

——除非是我們願意接受「力量造成權利」的大儒的觀點。在若干國際組織中，仍然有世界無政府狀態以合理的形式存在着。這是說各國的權利和它們對別國的義務之間存在着一種愉快的平衡。這不過是把我們地方上的和全國的實施擴展到國際上去而已。到持久和平的路途並不平坦，到個人安全的路途也不平坦。正如美國的哲學家愛默生說得好，「除了你自己以外沒有東西能帶給你和平。除了道德原則的勝利外沒有東西能帶給你和平。」

這種基本哲學到底是能運用到各國去的。美國必須依它最高的原則而生存，不然和平和安全都是不可能的。這並不是我們所能計口分配的東西。我們不能把它放在試管中紀錄下科學的結果。它是存在於我們的心中，存在於我們的精神中的。它是使美國偉大的各種事物中的一件。

我懷疑將來使世界見到我們是不是作為代表的湯姆·沙耶(Tom Sawyer)和赫格克皮萊·芬(Huckleberg Finn)之類的健全的人物，他們將為文化作不朽的貢獻。我並不是完全在此地推崇山姆·克里門斯(Sam Clemens)的文學天才，而是在推崇他那樣了解地塑出來的美國人的典型。他們是我們的人民，是我們的生活。我覺得筆下的健全的美國人物，和他們的忍耐，精力，和雄心，真正地代表了我們國家的公民——誠實，勤勉而富於同情，是地道美國人。

現在，美國的民主政治又站在十字路上了。我覺得美國人深望在決定這個縮小中的行星上的人類的未來命運時有他們發言機會。美國人從不從順地跟在人家後面，在種種事務，特別是在與公共利益有關的事務中，他們常在領導者羣中。無論戰後問題將是如何的嚴重，我相信我們美國人的均衡感和——是的——我們的幽默感一定會使我們看到勝利的。我們要繼續地像馬克·吐溫筆下活生生的人物那樣以典型美國的精力和熱忱來推行我們的工作。我們眼前最大的問題是要在可能的最短期間獲得戰爭的勝利。這需要強大的全國努力和統一的國內陣線。現在當然不是小見，黨派政治的時候。這是一個更廣大的全國一致——對我們國家利益作更大犧牲的時候。

贏得戰爭勝利和贏得和平都不是黨派的目的；它們是美國的主要目的，如果我們的國家要繼續生存或昌盛，這些目的必須達到。

因此，讓我們摒絕紛歧，繼續密切團結。

當最後的一砲在遙遠的敵方堅強據點上放出的時候，我們必須不斷地推進求公正持久和平發動的十字軍。我們必須爲持久和平而貢獻我們的生命，財產和神聖的光榮。

這需要忍耐和堅毅，時間和容忍。

當世界人民充份明瞭公衆利益是真正至上的法則時，我們終於可能在世界上得到真正和平和對全人類的好意了。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三日在對米蘇里州立東北師範學院的演辭：

我們在計劃我國的戰後經濟時，必須同時協助在戰後世界中建立一個基礎，使任何地區一切人們都能得到他們的基本人權。我們的大總統在四大自由中已經概略地宣示出我們的戰爭目的。我們現在作戰是要使四大自由非但成爲聯合國家的自由，而且要成爲世界上所有人們的傳家之寶。歷史賦予我們一宗莊重的責任。我們必須計劃持久而公正的和平。我們從前沒能負起這一責任——現在我們不敢再失敗了。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在費城民主勝利聚餐席上的演辭：

世界衝突的範圍和程度日漸加寬加深，我們聽到了更多的，關於明日世界的計劃。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我們崇高的理想主義遇到悲劇式的幻滅，使我們美國人現在急於要避免另一次悲劇結局。我們知道文明是受不起每二十五年發生一次的現代戰爭的摧殘的。

關於完成公正而持久的和平這一複雜的問題，思考不厭精詳。但是急不容緩的重大工作還在我們面前，它就是軍事勝利之完成。這一重工作主要地要靠行動，不靠空話。

我們武裝部隊的英勇弟兄們散在太平洋的蠻荒地帶一直到萊茵河沿岸，他們的英雄行動已經在形成着明日的世界。這許多粗壯的手，雄宏的心可保衛的不僅止於我們的財富和自由，因爲我們國家的生存也在危殆之中。我們對他們的崇敬日益增加。我們永遠感謝他們。

無數千百的我們英勇的弟兄將永不回來。我們爲了尊重這些英雄，至少要做到確切使自私的集團不致再把全世界推入戰禍中去。美國英雄捐軀的人們不希望從銅像或大理石像中得到空洞的光榮。唯一足以紀念他們偉大犧牲的豐碑就是一個改良的世界——一個受公正而持久的和平可孕育的世界。

忍耐的需要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巴爾的摩瑪麗蘭歷史學會中的演辭：

歷史當然不會真正重演。然而不幸的是某些人們却重演了歷史中較令人不快的幾章。歷史的書頁還能開着使大家可以閱讀。它們像是使人警惕於過去悲劇式禍害的永恆的警告。不讀時代紀錄的人們，將在世界上見到更大的禍害。

然而可喜的是了解歷史真正重要性的深思的人們，一向都不斷努力地保守着過去的寶貴傳統。他們有如指示我們的活生生的指路牌，使我們避免以前幾代中人們可犯的錯誤。當然，任何一代人在新的發展下必定遇到新的問題，但他們一定能從以往的經驗中得到利益。

科學使我們知道能保有經驗是有理性的人和禽獸之間的基本區別之一。前者從他們種族的歷史——雖然可能是悲劇式的——中得到利益，而後者却必須一代又一代地重新學起艱難的方式來。

作爲有理智的人，保有過去可貴的傳統自然是最重要的事。這是一種能幫助我們尋得進入困難的未來中去的路途的安全紀錄。一切可能得到的紀錄似乎都指出了未來將是我們美國人所製造的未來。

美國今天遇到了它悠長歷史中最鉅大的問題。在殖民地時代我們爲求生存而鬭爭。現在我們却肩起了領導全世界到一個健全的秩序中去的責任，這一個秩序將引導受苦的人類到他們長久尋覓的停泊所去，這就是卡爾伐時代中殖民者們想在沼齊沙匹克岸邊找到的停泊所。

世界歷史上沒有比現在更爲需要忍耐的時候。民主政治的敵人們多年來煽動着偏執和忿恨的火燄。不能容忍的毒素又被注進到美國社會血流之中，除了不偏不頗的歷史紀錄之外，不能找到永久的治療。祇有沒有激情

而正確的學識才能引導人類重返理智之路。

當敵人的爪牙們日以繼夜地擾惑聽聞，否決民主活力的事實時，各歷史會社所作的重大工作是不容忽視的。幾十年來千千萬萬的人民爲我們敵人的宣傳所迷惑。他們痛恨忍耐的人民。這些人們所害的痼疾祇有一種對症治療藥。這就是健全理智的冷靜的頭腦。煽動家的激論是受不起歷史學者們公正的推求的。

你們在過去一世紀中幫助美國人們保持一種正確的眼光，所作的貢獻是具有不朽的價值的。我們作爲一個國家，曾經作了不少錯誤，如果我們有從艱苦經驗——這是普通稱歷史的同義詞——中得到的成熟的智慧，我們可以避免這些錯誤的。

很明顯的，我們不能希望全美人民從過去的經驗中得到利益。有能超拔於一己經驗之上的智慧毅力的人很少。這就是全世界歷史會社所能作的貢獻，它們的價值是不能以物質標準來權衡的。如果我們不能從過去得到利益，我們命定了在未來時日中將重演錯誤。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傑佛遜城華盛頓誕辰紀念日演說：

我願認爲我們的米蘇里州位於近美國中心地區，而在政治上——和它地理位置相稱地——是不偏向任何種端的，苦痛的經驗使米蘇里人知道使任何極端派或反動派來執掌我們的政治事務，都是有禍害的。

在這個激烈黨爭的時期中，迫切需要的是忍耐。世界需要明瞭人類本性中許多短處的政治家。一切持久的進步却是進化的產物。健全的社會進步需要時間和忍耐。

孤 立 主 義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日在美國參議院中之辯論：

讀到莫斯科會議成功的結束的消息，同時聽到偉大的美國國務卿（赫爾）發表意見認爲這一種協議是孤立主義的終結，這是非常令人感奮的。但是，總統先生，如果參議院不願結束孤立主義，孤立主義是不能而且不

會結束的。在一九一九到一九二〇年時，一羣頑固的人們阻止我們担負起對世界的任務，同樣的事情可能再度發生。我確切地相信這次世界大戰是一九一九到一九二〇年時孤立主義態度的結果，而我同樣確切地相信另一次更可怕的戰爭將繼此次戰爭而來，除非是聯合國家和它們的盟友們以及所有其它的主權國家決定要像在爲勝利而合作時一樣地爲和平而合作。

我願這最鉅大的立法團體用確定的條文在紀錄上寫定了它將不再促成引起另一次世界大戰的局勢。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接受民主黨提名爲副總統候選人時演說：

戰爭告訴我們說，無論我們樂意與否，我們不能在美國四週築起一堵孤立的壁壘來。我們的生存有賴於全世界健全而公正之和平的建立和維持。

如果你問歷史學家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我們何以不能獲得永久和平，他會回答你說，「是爲一個爭取政治權力的黨派鬭爭」。讓我們記住烏德羅·威爾遜的警告。他加重地說要努力爭取和平，必須壓抑黨派政治。

「黨派政治，」他說，「和我們現在必須探討與決定的主題無關。」時間證明了他的明智。

今天我們遇到了歷史上相似的情形。我們確信事實上在我們之間也有一集團的孤立主義者，他們和在一九二〇年時反對國際聯盟，暗傷了威爾遜的和平的那羣人一樣的堅決，固執而危險。

在建立和平的工作中我們已經完成了不少事務。我們所探求的和平已有部份的完成。主要的任務還在我們前面，而事實上世界和平是在幾年乃至幾年前就開始建立了。

當羅斯福先生反對孤立主義者和他們報紙的批評和警告最初提出租借法案時，他的行政機構就已在準備建立支持這一個和平機構的立場了。

數月以前，當兩位人物在中大西洋會晤起草了一個憲章，訂出了一直爲民主和共和二黨所引用，作爲指南的許多和平的原則，那時這一和平就在發展中了。

這一和平在卡薩勃蘭卡，在莫斯科，在華沙，在德黑蘭被建造着。它在上星期內在我們自己的國都華盛頓被建造着。它將在很多其它地點和時間上被建造着。這是一個繼續不斷的過程，已經開始了好多年，還有許

多年才能到達成功之境。我們正在中流之間努力建造這一個和平。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在費城民主勝利宴會中演說：

我們還能記起富蘭克林是生在美國土地上的第一位著名的國際主義者。他是第一位受到國際上公認爲真正優秀的美國人。富蘭克林很早地對從遠隔重洋的友人們方面得到的永久利益有着深刻的了解。

在美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中，外交家富蘭克林不顧他垂暮之年，再作一次危險而困難的出國之行。他最後說動了法國擴大它租借的援助給那些貧困，裝配不全的殖民者們來反抗壓倒優勢的困難，爲自由而鬪爭。這種援助撥開了民主美國人們頭上的陰霾，使他們得到好運。

今天，美國又在從事爲國家生存而進行的困苦鬪爭。勝利的最大危機仍舊是不統一。敵人的爪牙散在世界各地活動着，他們很明白他們要避免崩潰的失敗，必須分裂自由的力量。不幸的是某些不肯思索的人民不知不覺地受了敵人的玩弄，他們加意渲染國內外的糾紛，而不集中精力於一件最主要的工作上——贏得戰爭勝利。

很多人還不明白世界形勢的嚴重性。提到這一點，我願複述一次富蘭克林博士在歷史上另一危險時期中所說的賢明的話：

「我們必須團結在一起，不然，最可能的就是各個的遭受打破。」

在這巨大的生存鬪爭中有少數美國人在詢問着我們爲何作戰，這是難以令人相信的。過去三年中我們瘋狂的敵人殺傷了千萬的美國人——而現在，因爲那些死傷的人們的犧牲而能在安全和相當安適之中生活的人民們却厚顏地問道，「我們爲什麼而戰？」我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士，我確實知道我們在各戰綫的武裝部隊是極堅決地知道他們是爲什麼而戰鬪的。可引爲幸運的是大多數美國人們也知道我們是爲繼續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事實上也就是爲生命本身的基本權利而作戰的。

就算把根本的美國意識放在一邊，最近在所有軸心佔領地區中所發生的事情已經給予我們——如果我們僅僅爲了要摒絕同樣恐怖的情形——爲什麼要作戰的充份理由。歷史在此又再度重演了，美國人必須爲自由而戰——不然就祇有失去自由。

若干詢問我們作戰思想何在的人們顯然並不是出諸真正忠實情緒的。某些批評者祇希望在我們處理外交關係的微妙工作上使行政當局感到困難窘迫。有人還在夢想着孤立主義的重返，雖然珍珠港事件後孤立的可能性已不復存在，而且在第一顆飛彈越過英倫海峽之後這種孤立應該完全埋葬。不幸的是前者的集團有意地把他們的利益放在我們國家利益之上；而後者又盲目地追求着不能再生的那個過去的世界。

對我們全國敵愾心和作戰努力更為危險的是那些敵人所支助的散佈傾軋和失敗主義的人們。這種口頭上的怠工者們加意渲染着盟國之間不同的意見，誇大每一件不和和事件努力建立起永久的傾軋，使之可能成爲一個軍事上的難關。引起或加重國內或國外不和糾紛的人們是有意或無意地爲軸心國家做了真正的工作。凡是引起使人們懷疑美國是應該繼續這一犧牲重大的流血鬪爭的人們，他們的行動有如妥協者的爪牙。事實上，想從戈培爾博士那邊得到補償的報紙和破壞性的批評應該很少。因爲他們的宣傳對敵人的幫助價值如何，特別是在戰時，是無法標價的。

言論自由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在費城民主勝利宴席上的演辭：

言論和出版自由是我們以戰爭來保衛的民主政治中最可貴的傳統。可是，幾乎是一種美德，如果執行得過份，却能成爲一種罪惡的。如果言論自由被愚蠢地運用來在這普及全球的鬪爭中造成爲害無窮的不協和，它可能促起國際混亂而使一切自由的死亡。

作爲熱烈擁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我，深感必須促起美國人們注意，同時籲請他們最審慎地運用自制力。當我們運用各個人的權利時，普通的常識需加以修正。在戰爭存在時期中，忠誠的美國人不該有幫助或令敵人快慰的言行。這該是我們的一宗義務。

人類在進步的艱苦道路上行進時，人與人，國和國之間始終存在着紛歧的意見。事實上，一切進步都是由對現存設施可生的種種紛歧意見產生的。但是在戰時，不必要的紛爭應該壓低在國家和國際利益之下。

因此，讓我們集中精力在面前的主要工作上——在戰場上擊敗我們的死敵。這是第一步，不然一切向前進展的計劃都將成爲白日之夢。即使是最激烈的褊狹黨派人員也必須承認在尚未完成的和平的枝節問題上爭論而在戰爭上失敗，是最可悲的事。最重的事必須佔着最重的地位。

勞工問題

勞工的權利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我國在爲着生存和我們全部權利而作戰，這些權利包括着勞工有由正當手段從所生產的貨物中獲得公平的分配的權利。在這一鬭爭中，我們的政府有權要勞資二方不得停頓其主要的工業。

同時政府必須認清，須使勞工了解在戰時不能行使其罷工的權利，這不啻是解除了它迫使經營者對它公平待遇的主要武器。因此，政府必須負起責任，使勞工能得到公平而合理的待遇。

戰爭和國家的需要，必需不爲任何一個或多數團體利用來傷害或推進有組織或無組織勞工的主張。這道理適用於工農兩方面。

勞工領袖們有權利也有責任來有力地促使政府注意它未能履行義務保護勞工的地方，而政府則應該再三考察，看它對勞工是否真正公平。對各勞工組織不能有所褊袒。

罷工問題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在費城華盛頓日宴會上演說：

贏得此次戰爭之勝利，勞工負有絕大的任務。勞工的困難毫無疑問地阻抑了國防計劃。國防工業中的罷工行動使我們喪失了成千成萬的勞工工作日。有很多阻滯了主要必需品之生產的罷工原是不該發生的——西海岸船塢中機械師的罷工，北美航空線罷工和其它許多不可勝數的罷工。雖然，其中有一種十分現實的改進。

勞工的罷工權利是無人否認的——但是惟有一個勝利的美國才是勞工未來權利的唯一保證。美國和勞工都不能為若干頑固的勞工領袖們自私的利益而受糾擾。勞工對敵人的挑戰該是從今以後不再罷工，使今日我們成爲一個統一的人民。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罷工事件未能停止；爲對有組織的勞工公平起見，我們該提出工作之停頓，在若干程度上，政府和經營者方面都該負起他們分內的責任。勞工和經營者讚同政府爲避免使工作停頓而作的調停爭執時，他們應作迅速的決定以配合清楚，公正的政策。這種情形並不常見。在另一方面，有許多時機中，經營者和勞工雙方都不希望爭執獲得解決，雙方都阻撓着政府爲求解決爭執而作努力。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罷工事件在報紙上引起了絕大的注意，因爲它們富於戲劇特色和來新聞價值，也因爲人們很正當地非議這些舉動，認爲它們摧毀了勞工們不以罷工阻撓戰時努力的諾言。可是，一九四三年在礦產，製造和建築方面的罷工事件，結果損失的人力比率僅及實際運用人力比率百分之一中的四分之一，而在這時期內用勞工方面的人力超過一九三九年所用的比率達百分之七十六。

這種比率所顯示的狀況並不準確，正好過份渲染說生產損失是因爲罷工之故一樣。它們並未指出時常發生的，因迂緩工作而引起的損失。同時這比率也沒能反映由於罷工而生的劇損失，如其它工作因爲缺乏罷工廠家可供材料而致停頓工作等。就煤礦罷工和製造重要零件的小工廠罷工事件中，可以聽到這種所生產損失的規模，它們雖然祇是少數幾十次的真正罷工，却可能迂緩了無數萬工人們的工作。

罷工事件必須加以消除，可是有效地利用工業可能獲得的人力，同時由於勞工，工業和政府共同合作執行前此委員會報告中關於人力問題的建議，必能得到更大的利益。

可是，這並非說罷工並不關重要，而負責的人們並不一定該受責罰。煤業罷工對一九四三年因罷工造成的人力損失三分之一二部份該負責任，更應該受指責。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一次年報：

毫無疑問，國防計劃因為受已發的罷工和未發的罷工所影響而受到嚴重的阻礙，而且有許多這種罷工行動，原是不該發生的。

勞工和廠方都該對國防物品的落後生產負責。勞工和廠家雙方都太注重自己的利益而不注意國家的利益。如果戰爭失敗，勞工獲得較多工資，廠家得到較大利潤，並無任何用途。

本委員會相信很多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動機是因為見到了接受國防生產合同的廠家報告中所舉的龐大利潤。勞工領袖們認為他們對勞工們所負的責任，正如工業家們對股東們所負的責任一樣真切。困難就在雙方對它們國家所負的責任，都沒有注意到。

更有甚於此者，勞工情況因為勞工之分裂為兩個敵視陣營——美國勞工同盟和工業組織會議，再加上其它許多重要但相當小，不能成爲以上兩重要的一部份的獨立勞工組織——而更加嚴重化。這情況使勞工領袖們互相競爭，不斷地引起罷工或未發的罷工來使自已組織中的人員們明白它爲他們取得了的東西比另一組織爲它們的人員們所取的更多。由於以前我們的工業有大部份並不屬於任何團體組織之中，所以爲了爭取它們，各團體努力競取，使這種情況更爲緊張化。

另外一個主要的弱點存在於主要的工會組織——美國勞工同盟和工業組織會議——的機構中，使它們的領袖們（他們大多是有智識，負責任，愛國的）難有效率地控制他們自己的地區。國防計劃因為美國勞工同盟和工業組織和工業組織會議的代表們簽訂的合同和協議不爲它們各地區所接受遵守而再三受到阻撓。它們在它們的全國會議中未能改正這種缺點，這是本委員會認爲最大的憾事。本委員會認爲它們應該採取步聚，督視它們

各地區執行它們的協議和保證。然而，自從戰爭來臨後，向這方面改進的趨勢似乎日漸擴大，例如據生產經營局的報告中所說，目前並無大規模足以影響戰事生產的罷工舉動。

像勞工問題這樣重大的問題，不能聽由它們自然解決，勞工的小集團們不可藐視勞工，工業，和政府三方面經過幾個月的討論，而且為大多數人所讚同的協議。因為這一理由，本委員會相信有關勞工問題的立法必須予以審慎的考慮。與這一點有關法案，已由本委員會兩位委員，參議員康納利和參議員巴爾向參議院中提出。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在最後分析之下，勞工領袖們現在必須表白他們除了是受報酬的有價值的主義擁護者外，還是政治家，愛國者。勞工存在已久，國家深望這些領袖們認清勞工有權利也有義務。勞工必不可重復目前鑄成了對阻它每一行動的錄銚的高傲的資本主義錯誤。

因為這種理由，本委員會譴責「約翰·L·」劉易士再三說他並不允諾大總統不舉行罷工的諾言是一種「必要的約束」那種態度。落在劉易士身上的義務並不是由他對大總統所作契約引起的。這種義務是以他作為這一國家的公民應負的義務為基礎的，這國家使他能以一個礦工的汗水和勞力來換取作為一個勞工首領的享受和特權。

劉易士雖然沒有明說，但却暗示他保留着決定政府是否對勞工履行了它的全部義務的權利，如果他認定政府未能履行義務時，他可以自由領導煤礦工人罷工，使全國每日失去必需的煤產達二三百萬噸。任何公民都沒有在戰時危害國家生存的權利。國家的需要必須被安置在第一位。

本委員會要求勞工領袖們作種種努力以結束罷工，無謂的爭執，和各種不正當的行動。他們將因而給勞工的敵人一個使他們信服的回答，這些敵人一向認為勞工是沒有責任的，它必須受迫切的立法可約束。很多勞工領袖們已經認清了這一點，他們甚至不怕損害，他們在自己組織中的權望和地位，努力向這一方面推進。這些領袖們是值得推獎的。人們應該學他們的榜樣。

戰後就業問題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公眾的信仰是一種脆弱的工具，一度損壞後將難以重新修復。我們決心使戰後不發生不景氣現象，而令我們回國的士兵和戰時工人失業。我們知道自取銷戰時合同到平民活動完全恢復這一段時期最困難的時期，但是我們知道祇有我們對於眼前的工作，如果能够勝任的話。我國的物力，人力，工廠設備和購買力都綽綽有裕地足供建立並維持一個比我們戰前可享受的更高，更好的經濟典型。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如果我們聽任國內經濟削弱，失去迅速而成功地恢復和平時期工作的彈力，那麼在士兵和戰時工人們目前的工作中解放之後，它將無法給予他們職業。如果失業和商業不景氣在重新調整的主要工作尚未開始時就佔了上風，那麼再行就業的困難將更為重大。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即使我們能回到戰前的狀況，我們也不希望如此，因為當一九三九年戰爭開始時，我們有近九百萬的失業工人。我們的陸海軍士兵是有資格得到職業的。很多已經走進了我們的工廠，而且在戰時完成了輝煌的工作成績的婦女們將需要繼續工作，她們是有資格得到她們已經證明她們能夠勝任的優良職業機會的。上一次戰爭把婦女大量地帶進了辦公室。這次戰爭把她們帶進了工廠。她們應該繼續留在工廠中。

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在底德律在美國勞工同盟一個集會的演辭：

你們今天所要的，全美國勞工們所要的是和平時期的安全，不斷的工作，和確知你們在這次戰爭過去後將獲得職業

那時你需要一個職業，這並不依賴於戰爭，而且如果你現在並沒有這樣一個職業，你要在戰爭結束後，儘快地得到一個職業。

當你有這樣一個職業時，你要的是合適的工作時間和公平的工資——對工作時和工作所需技術說來是公平的，同時對維持你自己和家庭得以安適生活這一點上說來是公平的報酬。

「小鋼鐵」原則 (Little Steel Formula)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約翰·L·劉易士，礦工聯合會主席，抗議說所謂「小鋼鐵」原則是破壞與大總統訂立的在戰時不發動罷工的協議的。他現在委給他自已和他所代表的人們以決定煤礦工人是否受到他認為是合格的待遇的權利。

美國勞工同盟的主席威廉·格林和工業組織會議主席菲力浦·莫雷反對「小鋼鐵」原則是因為它並無伸縮性。他們爭論說由於原定物價的機構有不少疎漏之處，物價，特別是食物價格祇允許遠較「小鋼鐵」原則所允許的工資增加數額升高得多。

本委員會並不認為「小鋼鐵」原則是神聖的，或者是不容再作辯論的，但它頗莊重而且熱忱地促起勞工們注意任何提高工資之舉，都是以予物價以嚴重的影響的一個事實，同時歷史已經昭示我們在工資——物價作膨脹性上升時，最受苦的是勞工。這一點是勞工領袖們向本委員會作的陳述中所承認的。

農產價格和勞工工資是密切相關的，其中一方面發生混亂時自動地會影響另一方面而擾亂了任何防止通貨膨脹的伴聚。任何人都知道工資的增加會加重了使物價上升的壓力。

同時該注意的一個事實是如果物價不能同樣地受控制，變更物價機構的舉措將和勞工的要求同樣地破壞了該原則。

通貨膨脹的危機是極迫切的，在政府和勞工中任何人都該以守法而現實的態度來處理增加工資這一個問題

。這不是一位感情化的擁護者作爲演說資料的適當題材。有些領袖們沒有認清這一點。約翰·L·劉易士先生到本委員會來時帶來的印象是使人覺得廣泛的飢饉迫使煤礦工人們爲增加工資而鬭爭。事實上表示出煤礦工人們現在工資增加，每週工作六天，超過工作日還另加報酬，他們收入的金元數比兩年前每週工作五天時的收入多百分之五十。

據勞工部收集的統計，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之間，生活費用指數一般地由一〇〇·八增加至一二〇·六，食物價自九七·八增至一三三·〇。按百分比所示，在過去兩年中生活費用增高百分之九·六，而單就食物論則增加百分之三十六。

爲保護礦工和所有其它工人們得到真正的工資起見，所有政府爲防止通貨膨脹而作的一切設施必須受負責人員們的保護，受全國的擁護。

最重要的是該使所有煤礦工人都能得到每週六天工作的機會，使他們可以得到所需的附加報酬。爲了鼓勵礦工們每週工作六天起見，特提高煤價使多餘的收入可以支付第六天的報酬。我們需要煤，工人們需要錢，因此任何煤礦都該採取安週六天的工作制。

勞力的利用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維持一個穩固健全的經濟，使我們可以從事長期的戰爭，使解甲回來的戰士們可以得到職業，這是一重愛國的責任。戰時生產必須能得到它所需的工人，民用生產部門中應該將工人減到它真正必需而且能有效地利用的人數。戰時工業工人的被迫疎懶對士氣有損，並且增加了戰爭的代價，可是這種情形太多了。

這種原則常被忽視，製造廠才往往僱用了他們用不了的工人，甚至一面僱用他們，一面進行訓練他們。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本委員會發現雇主方面在估計所需人力時有一種普遍的趨勢，他們不以爲有妨礙見該用多少工人爲根據，而但問他們的工廠能塞滿多少工人。他們的理論是如果隨時保有可以從事將來可能要作的最大限度的工作時所需的工人，則生產可能較用任何其它方法時增加得多。

另外有一種情形是在這材料極爲缺乏的時期中執行的，這就是他們在早期中訂了遠超過所需數量的材料。於是因爲能取得更多的勞工和材料，大大地減縮了業務上的問題而估計實際需要的時候，又遮掩了業務上的錯誤所引起的影響。

再三檢核製造廠家門所提出的需要人力和材料的估計，裁核這些估計使它們減到真正需要的數量，這已經成爲各有關執行機關所最感重大和困難的工作了。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報告：

消除一切要增加事實上並不需要的工人的請求，同時有效地利用現有僱用的工人，這舉措在多種情形下可以結束缺乏的情形。而且，真正有效地僱用着的工人自然地知道他們是真正地在對戰時努力提出貢獻，因此，他們是不會放下工作的。高度的終結率(Termination rate)有它嚴重的影響，(一)因爲婦女和年事較老的男人們時常並不覓取再就業，和(二)用作訓練的時間失去了。

本委員會認爲工業及各執行機關雙方在這方面都該採取有力的行動。本委員會特別提出(一)不能有效利用僱用人員者在再度商議後決定應得之利潤時，應科以重大責任，(二)代表各執行機關駐在戰時工廠中的官員，特別是在勞工缺乏情形嚴重的地區中的這種官員，因爲不能實施計劃，據報者謂不能有效利用勞工者，均須撤職聽候處罰。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二次年報：

對僱用政策是否配合人力政策一項，應予以最大的注意。換句話說，僱主即使是因爲重大目的而需要勞力時，也應該從最不致引起人力缺乏狀況的勞力來從中去取得。舉例說來，僱主不得僱用體力健全的男子來作電

梯司機，因此這種男子自動地會進入若干更主要的職業部門中去工作。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據說工人們將樂於擺脫戰時訂約生產工業中的僱用而到那些開始製造民用物品的廠家去，他們的理論是這樣可以保證他們在戰後保有職業。這情形也許有一二場合可能發生。大部份則將由戰時人力委員會凍結令的執行而被防止。在各種情況下，工人的移動將極迂緩，特別是因為戰時工業可付的工資率超過工時報酬往往比民用物品製造者們所能付予的高。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工人們遷移他們的家庭並不是容易的事。他們之中有的不能完成戰時工作。在很多情形下，必需的住所不能獲得。在許多別的情形之下，僱主們現在估計他們將來需要大量增加勞工，但目前並未準備用更多的工人，亦未準備予以訓練。有些僱主們將來不會需要他們所請求過這樣多的工人。同時僱主們也不能估計到將來緊縮和中止契約時所引起的結果，因為他們並不知道什麼時候需要的是什麼。如果工人們被迫要自行努力覓取新職業，結果將引起大的混亂和艱難。人力委員會也許會試着協助工人們，但是很難作有效的協助，因為人力委員會必須依賴於僱主們可供的報告，而正如上面解釋的，這些報告是不會用很確切的。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一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二次年報：

更有進者，各工廠的有效的措施和這些人力的利用，對於工人將有重大的影響，而且會提高他們的情緒和精神；於是我們該能獲得就每一名工人說來的更多的生產。在這種情形下，毫無理由的缺勤主義將日益減少。一個不願冒風雪到一家缺乏材料的工廠中去靠在機器上的人，在知道他缺勤的直接結果將使前綫士兵所需的一項重要物品的生產是減少的時候，他就會懷疑是否該留在家中了。

如果可能辦到的話，爲了要以獎掖有效作用以提高生產，集團工資和其它的刺激都該加以採用。

工會問題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勞工爲了要獲得人們承認它的權利曾經作過困苦的鬭爭。這種權利必須予以保持，如果用政府的規定和限制加在勞工身上而破壞了這些權利，這實在是最不幸的事。但如果勞工不能認清並負起它對國家的戰時義務時，這種限制當然將加在勞工者身上的。

爲了這許多理由，本委員會籲請各級勞工盡最大努力來執行勞工的種種責任，同時該支持那些有領袖的崇高性質而且具有克服戰爭所賦的問題和困難所必需的愛國心的勞工官員們。同時，政府和工業方面必須認清它們在戰時保護勞工權利的特別義務，草擬並且執行對勞工公平的政策。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在美國參議院中的辯論：

一個負責的公司提出了一個很低的要求，它準備完成這要求，而且如果沒有非法的阻撓，必定能夠完成的，而海爾曼先生（賽特奈·海爾曼，當時任生產管理局副總主席）說這必須予以否決，他說納稅人們該更多納幾十萬元，因爲海爾曼先生怕他所說的美國勞工同盟中的不負責份子作難：

我不能過份地指責海爾曼先生所處的地位。第一，美國不怕從任何來源引起的作難；而且，如果有作難趨勢時，美國是能防護它身己的。如果海爾曼先生不能或不願維護美國的利益，我深願能以能夠而且願意維護美國利益的人來代替他。其次，美國勞工同盟並不是不負責的。它的會員們是奉公守法，愛國的公民，我個人認識它中間很多領袖而且知道他們是優良，有良知的公民。他們是不會採取非法行爲的。如果若干不負責份子作任何非法行動，美國將不再維持這一組織。

目前關於所謂安定協定流傳着不少議論，同時說美國勞工同盟要求打入所有國防建築工作，罷斥五十萬非工會人員和五萬工業組織會議的會員。安定協定中並沒有這樣的規定，美國勞工同盟的代言人海爾曼先生和葛

萊先生否認他們曾經獲得過這樣的諾許。如果有這樣的諾許，那就是國會濫用權力，國會從沒有立法來褊護或反對任何特殊工會或者褊護或反對一種罷斥他人的舉止過。但如果任何負責的合同承受人們所提的要求因為他們不雇用美國工業同盟的人而被拒絕時，政府就予美國工業同盟一個罷斥。

司法部已經規定在這種情形下不願很低的要求是不合法的。我將請首席檢察密切注意這件事的發展，我知道檢察將完成他的責任使凡是把美國任何法律的人都將受控告和裁判。

我一向擁護一切有利於勞工的立法，而且我將繼續如此。但是勞工對美國負有責任，同時對它自身也負有責任，要使國防計劃按規定次序進行，不致成爲被勞工或其它任何方面擄取特別利益的工具。寇里爾案件中包括着美國勞工同盟想獨霸建築貿易的企圖，可是同樣的原則可以用在約翰·L·劉易士想獨霸煤礦的企圖上。大總統對這一點能採取堅強立場，使我深成欣悅。我相信全國一定會擁護他的。在寇里爾案件發生時，約翰·L·劉易士請求本委員會促使美國勞工同盟注意這種不正當的措施，這正是他自己在煤礦案中所犯的罪行。劉易士應該自己採納自己忠告。

美國正在保衛自己；我將盡我能力來監視大工業方面和勞工方面，使它們不致因自私的動機來阻撓國防計劃。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八日在美國參議院中辯論：

在過去若干年中長足進展的工會，合作社，和許多同樣的組織要計算它們的基金以謀如何運用它們來爲公眾的福祉和利益而工作的時期快來了。一個化費很多金錢來從事一次選舉的勞工領袖和化費很多金錢來從事一次選舉的馬克·漢那(Mark Hanna)之間並沒有什麼區別。我以爲如果有關的人們能够早日發覺爲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必須公開計算他們的基金，同時他必須以使人不致懷疑他們如何運用他們的金錢的方式來接近政治策劃，則我們將早日正當地解決了勞工領袖問題，早日使他們負責的基金獲得正當的用途。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二次年報：

在消滅停頓工作的一方面，大勞工組織完成了出色的工作。這一方面有着輝煌的進展。不過，我們必須指出減少缺點主義運動並沒有十分完成。很多組織在取消和平時期的「鴨絨褥」和其它減削生產的成規方面進行得很迂緩，而它們還無視它們自己久遠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毫不猶豫地迫切要求通貨膨脹式的增加工資。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回復到和平時期種種措置時工資需經多次的調整。廠家對勞工必須公平，但勞工對當時情形也得採取現實的觀點。更須特別了解的是安定工作條件使生產得以增加而且所生產的物品可以普遍地分配給勞工，這對勞工有着重大的意義。在戰時，增加的勞工代價是由政府吸收的。在和平時期；它們須從利潤或增加的價格中去取得。很多的工業將沒有一個充足的利潤邊綫，而將不能提高價格，並且繼續在和它滿足同樣需求的物品競爭之下出售生產品。這一類工業的要求太多，結果是使不少工廠關閉。

有賴於勞工中領袖人物的勇氣和才能的地方很多。勞工領袖們將發覺在為他們的會員爭取可能的最好條件而同時又須對困苦的事實作現實的了解是十分困難的，他們因為缺乏對他們會員們的控制，同時怕其它對立工會的攻擊，常使困難更為增加。

勞工所已經得到的巨大收穫必不可受到威脅。但是勞工和企業一樣，必須認清而且完成它對社會的義務。政府的規是可以更替的。決定却要看勞工如何。

戰時活動發展了新的材料和新的製造過程，結果使工業進展，而勞工領袖所遇到的問題因而更為複雜。這意味着某些職工會必須對他們目前工作時的法規和條件作新的決定，或者就是必須堅持繼續現在的狀況。後一發展，在種種場合上，結果將引起不少司法上的爭執，而且甚至不能使新的生產品或舊的生產品可以用比較低廉的方法取得。

勞工草案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人力問題的複雜和困難，絕不是通過一個人力草案就能解決的。在這方面要作真正的進步必須分別地抓住每一個存在着的問題而覓取解決或減輕的方法。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二次年報：

決定數百萬人民最適於何種工作時所遇到的行政上各種問題是極其浩繁的，所以僱主要想從被派到非他們所願的職業中去的被僱用者那邊得到有用的工作，其困難之多，也是不必說的。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人力草案的推行比徵調服役法的推行更爲繁複，前者已有許多很嚴重的問題，有的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解決。現在的徵調服役所顯然沒有執行一個全國性服役法案所必需的時間，經驗，和其它的權能。在可能得到最初的利益之前，必須使工業方面明瞭政策，準備好許多表格，分發，填寫，收回，然後再加以分類。這種舉措所需的時間也許很長，使人認爲如果要執行草案，大概還須過好幾個月。將來某些地區中人力缺乏情形雖然仍舊存在，但這些地區的範圍和缺乏的程度必定大爲減削，使本委員會認爲不必由執行人力草案這樣有力的治療來作爲保證。

在考慮這種立法時，我們必須注意政府在取得決定它的公民們該在什麼地方，在什麼部門，在什麼僱用條件下工作的權柄時，同時也被迫對它的公民們負起與這種權柄相應的義務，這義務就是非但要提供地位，地點，報酬以及其僱用條件都合適的職業，並且還進而負起供給運輸，住所，學校及其它公共設備的義務。這些絕不是任何政府所能輕易負起的義務。如果要負起這些義務，爲了要通過各有關機構完成它們，所引起的混亂和困難一定很大。這點在最初幾個月中更爲明顯，而最初幾個月將是提出人力草案的人們希望獲得最大利益的危險時期。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人力草案立法也被擁護作爲因若干勞工團體過份行動而必須採取的反罷工方法。毫無疑問的，有許多過份行動是該受最嚴厲的譴責的。但是，我們不能讓這些過份行動抹煞了在大體上很好的勞工的成就。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我國因罷工比率損失的工作日和英國因罷工比率損失的工作日之間的區別，和美國全部工作日比較時，僅爲百分之〇・〇二五。

這百分比是否會因執行全國服務法案而消滅，確是可以懷疑的。無論如何，要是此舉目的在減少罷工，規範工會，我們儘可以採取其它比較不侵犯個人自由的方法來有效地達到這一目的。

這些方法中的一個就是確定一個久遠的，清楚易解的政府勞工關係政策，制成法律，由一個單獨的機構，而不由像目前這樣的機構來執行。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在美國參議院中辯論：

我並不想對工業和勞工制定草案。我以爲今天一個人在他現有職業上所表示的效率，不必再代以其它的效率或其它的職業。我國有無數工廠是很有效率地推動着，有着很好的經營和合理的勞工關係，這些工廠和它有的人員相處得很融洽而且完成了鉅大的工作。然而還有一些工廠，其中之一就是我方才提到的，都是絕對沒有效率，因爲它們沒有正當的經營，或者在若干情形中是因爲它們的經營太薄弱。

我們所要覓取的是效率，不是更複雜而不能運用的各種統制。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在美國參議院中辯論：

我在此要說的是我們以爲如果一個人不想工作，要強迫他工作是不可能的。我認爲要辦到這一點勢必有損效率。如果要一個人有效率地工作，必須要他鼓起興趣而且有志願。

賦稅

戰後稅收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如果在戰爭以後納稅人們具有經濟上健全狀態的手段，那麼在戰爭結束後最初十八個月中實質上減少稅額是不必要的。納稅人保有納付能力，國家經濟比較健全時，保持現在一個相當高的稅收水準是比較容易的，而在戰爭結束後一個時期來殺死現在下金蛋的納稅之鵝，除了對鵝屍哭泣外不計劃在戰後作任何工作，也是很容易的。現在我們應該開始考慮到如何在戰爭結束後幾年之中減少我們國家債務。然而，即使可能即刻進行戰後減稅時，在提出的調整案中也該訂立條文防止收到戰後用費債券所生利益的納稅人們獲得意外的收入。這種利益，如果按那時的納稅法推衍認為並非作為消費費用時，可以科以他們賺錢那年的稅額相同的稅率。

由於恐怕若干納稅人可能並不就嚴格的「轉移原狀費用」的目的動用金錢，相信在戰後保衛商業人員動用金錢的努力，將完全摧毀了這次作戰所求保全的基本目的。商業人員們爲了要求戰爭能在最快速期內以最經濟方式勝利，願意忍受甚至歡迎加諸他們事業上的嚴格規定。他們所以如此的理由之一就是他們希望在這國家中保持傳統美國式的企業和創業自由。關於何種用費可以推衍爲可納稅之收入，何種用費當作爲資本投資，因而有作為投資計算而有納稅之義務，何種用費實作爲純個人性的，因而不必納付利潤，這就現行稅法及過去三十年來對稅法之各項解說中，都可以找到很多的先例作爲號照。戰爭停止後最初十八個月中純收入的尖銳減削，其原因可以說是直接或間接由戰爭結束造成的經濟條件所引起的結果。相信現行稅法中的規定足以保證不致使此種保留的基金以提議中沒有預料到的方式用去。同時更相信如果戰後企圖設立一個政府機構來監衛一切個人或集團用費的目的，將引起美國政伴中一個根本的變化，這是不可容忍的。

簡化稅收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在米蘇里立法聯席會議中演說：

我以為稅收負擔應該加以調整，使企業家，特別是小企業家們有機會推動並且補救就業的不景氣情形。稅收體系常是支離，彌補的事務。聯邦的體系是在所得稅，過份利得稅和入口稅上面成長起來的。各州從所得稅和銷售和中得到年入。此外還有郡，學校，和城市設備必須維持。在過去，土地常常成爲稅收體系的基礎。當政府日益擴充，繼續增加種種服務以至於今日有如此之多的設備，它必須覓取維持它們的方法。任何政府所作的服務必須由稅收來償付。許多人民要求一切利益和服務，但並不想付出分文。我聽說參議員蘇貢，那位出名的老漫畫政治家，在職時期中一直讚成每一件支用款項提案而反對任何稅收法令。這是一個不會被擊的體系，但是，實際上立法團體中必須有人讚成稅收。

如果我們能有一個平等，公正的體系，使從政府中得利最多的人民們能付出代價，同時使我們各州和聯邦政府的體系合理安排，不必用重複的方法取得收入，那就是稅收的萬福年代了。這是一種理想的情形，可能永遠不會來臨。我們該在自己所遇到的環境之下，盡我們最大的努力。

當我在傑克遜郡作政府中工作時，曾經想到如果聯邦政府徵收若干它能收的稅，州方面又收若干其它的稅，而把土地及財產稅留給郡或市來收，這對納稅人該是一件大事。那時，若干納稅人的苦難就會過去了。我希望華盛頓方面在簡化稅制方面作一種忠實的努力。但同時我們不能使人民在豐富的土地上挨餓。你們可以看到這全部問題如何地展成一個大問題。我們之中有人正在忠實地試着覓取它的答案。

戰時統制

民用生產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在紐約商會演說：

我相信；而且委員會方面已經指陳現在是放鬆而不是加多限制性法規的時候。當然，一個軍事上的頓挫或是一個戰局上的轉變能改變這種形勢。但是一個戰時政府必須富有彈性。目前的趨向需要我們注意重建自由與自持的工業。需要我們對這一方面採取行動。已經有一個具體問題發現了。

現在我們在某些基本物品方面已有生產超過日漸縮少的戰時需求量的數量的能力。我們必須決定這種能力是否同時須在何種限度以內應用來生產更多的民用物品。沒人願意反對這種民用生產的，但很多人以為這應該展延而且加以限制。這些論調在最近幾月中到處都可以收到，你們一定都聽到的。委員會最近的報告中曾經相當詳細地把這些論調羅述出來。它們大致是說我們將來需要的比現在估計的更多——人力在某時受限制的地區中還很缺乏——剩餘的人力，他們所指的是我所說的失業，可以合於強迫失業者在人力缺乏地區中覓工作的目的——而最後，至少在我自己的意見中，認為在國內不必要的犧牲和困難，將能提高在軍中的人們的士氣。

有些在軍中的人們拒絕提起一件事實，這事實就是說我們很多的要求，特別是陸軍部的要求，已經為他們所辦到，或者即將辦到。他們以為為了要避免過份的信託起見，應該使人們不知道真情。這是個古怪論調。我以為人們有資格在任何時間得知一切事實。我注意到武裝部隊沒有絲毫壓制流露他們的陸軍上的成就的意向。我同意他們該如此。但是如果過份信任並不是由這種封閉真情而引起的，它也不會因為說出戰時生產的事實而引起。

本委員會說過我們在戰時生產的戰爭中正在走向勝利途中。這是和贏得戰爭勝利完全分開的事情。本委員會同意如果我們沒有見到歐洲戰線形勢之發展而沉溺於樂觀主義中是極愚蠢的這一說法。但眼前的問題和思想如何無關。對我們戰時生產情況所採的虛偽的悲觀主義能引起的唯一結果是造成滯呆行動，使我們的經濟失去重心。如果勝利時國內是如此一無準備的情形，我們回國的士兵們將會懷疑當他們在受最嚴苛的試驗時，我們到底在做些什麼。

準備作戰不是旦夕可就的事，準備和平也不是旦夕可就的。我們見到過企業爲了要使它適應於單一的一位願主，一位擁有無限資源，有大量購進戰時物品慾望的願主的許多需求時發生的種種困難和失業情形。當這位願主尖銳地減少他的購買，企業重新轉而要配合有着幾乎各不相同的許多需求的一億三千萬願主的時候，我們不難想像到將引起的許多問題。

由於這許多理由，同時爲了維持一個足以支持長期戰爭的健全的人民經濟起見，「杜魯門」委員會以最強硬的詞句提出我們一切生產基本商品的能力，現在必須予以極度利用的建議。各製造者應該能取得戰時生產或主要民用物品所不需要的過剩物力人力。他們應該不受限制地自由運用它們，不過他們的製造工作不得在人力缺乏地區中開始，同時如果在政府要他們接受製造戰時物資合同時，不得繼續原來的工作。爲了避免在戰時合同已完成或已停止，或即將停止的地區中發生失業和困難起見，這種計劃是必須的。

這計劃也將促進消費物品生產而大大地減少了由壓抑購買力而生的通貨膨脹的危機。它能逐漸而有次序地進行回復和平時期狀況的舉措，不致撼動或摧毀了經濟。它將爲小事業和新企業提供許多機會。

本委員會提請注意，而且這是應該十分重視的注意，就是說這一計劃中並未考慮立刻恢復民用物品的大量生產。在不少情形下，可能幾個月中沒有民用生產。這點更能見諸大而複雜的物品以及還缺乏原料的物品生產中。本委員會所全力主張的是我們要儘量運用我們一切資源，而且要用防止失業和困難的方式進行。在環境允許之下，這一計劃將使用生產易於獲的充份的恢復和平時期狀況。

本委員會堅決主張我們現在必須限制，同時儘速撤廢一切戰時命令和限制。本委員會反對建立一切新的，包括更多的，像人力事業之類的法規和限制。我們反對由政府機關來決定那些製造者該被允製造民用物品，他

們該製造什麼物品，該在什麼環境之下出售這些物品的一切建議。我們不能以戰時生產的需要統制這種薄弱的理論來建立有各種統制的全部新體系。過去的經驗使我們知道由許多從工業中每年得到少數報酬的人員們組成的政府機構沒有從千萬製造者之中選擇何人可以被允許生產，或從千萬種物品中選擇何者該加以生產的經驗或能力。所要作的種種決定太多，太複雜，而且非常交錯牽連，而且偏見和成見又太多。目前在管理工業的人們以為如果沒有法規，工業就不能推進，這是非常自然而且近人情的事。每個人都易於相信他自己的工作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們是爲了保持自由和個人的創造力而作戰的。我們必需十分慎謹，使在爭取勝利途中不致建立起許多我們所反對的惡蹟。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在任何時期中應該着重於增加消費物品之生產，消滅政府的限制。如果基礎很正當地安置好，新生產的最初的溪流可以按它們自然的路向流進，則當戰爭發展到戰時定單不足佔用一切工業設備的時候，工業仍能很迅速地推動着。如果我們橋作地用阻滯大量工作的種種統制來妨礙生產，則在這種種統制還沒有取消以前所產生的困難和延誤將使工業受很大的損失，使工人們遇到極大的困難。

統制之取消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日在紐約工業經營改進協會中演說：

在戰時，政府必須設立許多機關來控制分配原料。這種行動之所以必需，是因爲戰時的缺乏使我們要充份的利用原料。這些機關是由企業人員主持而且所用人員大體是企業人員。他們的努力都十分忠誠而且大多十分成功。但這種種統制祇有在戰時才有存在的必要，戰爭結束時即應取消。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本委員會相信在一切環境之下，現在必需擬定種種計劃，在不妨害戰時生產計劃範圍內，盡可能迅速地消滅一切阻碍，取消各種統制和限制。本委員會以爲目前不應有目的在企圖以官吏的判斷來代替經濟情勢以求增加這種統制和限制的措施。如果戰爭要延長很久而這種統制成爲永久性時，危險實在很大。如果有這種情形發生，我們事實上是贏了戰爭，却失去了和平。

本委員會相信國會不致企圖通過一種有決定戰爭所不需要的原料該利用，而且該由何人利用來作何種生產權的統制。國會自然不致企圖在工業家們在戰時爲美國盡了愛國者的服務這種藉口之下而授權工業家們作此種性質的決定，不受反托辣斯法規的限制。

官僚政治

一九四三年四月六日在克利芙蘭商會中演說：

我們在國內戰線上從事全面戰爭的美國人們已經採取了「首要的事首先辦」的政策。在這個國家中，我們不再有充分的原料來製造民用的汽車，冷藏箱和無線電收音機。這些原料也是製造我們武裝部隊所需軍機所需的原料。我們已經作了決定。我們決定要打倒軸心。爲了達到這一目的，我們能放棄許多我們認爲該有的東西！我們開始不計較奢侈品而考慮到是不是必需品了。既經作了決定之後，我們必須公平地分配在滿足了我們作戰人員的需求後所剩餘的東西。

同時我認爲這種分配應該由熟悉當地各種問題的當地機構就地執行，它們有以各種問題爲根據作決定的權柄。我們不應企圖從華盛頓藉種種不易明瞭的架被的程規來執行分配計劃。官吏們應該相信美國人民有由熟悉當地問題，從接受分配的人們方面得到事實的人們來就地處理這種事務的能力。

我們同時要留意不把不必要的負擔加在工業上。爲規定而規定是無稽之談。由不明瞭他們所推動的工業的人民來負擔複雜的法規是不能容忍的。複雜的規定必須代之以簡單、公平，而易於了解的規則。

戰後計劃

國內經濟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接受民主黨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時演說：

在未來的四年中，使戰爭勝利和獲得和平不過是面對着我們的任務的一部分而已。我們還必須重建我們的國內經濟。

爲了使戰爭獲勝，我們曾調遣數百萬萬人離開他們的老家到萬哩之外，我們建立了數千個優良的新工廠，配備以幾萬種最好的器械，我們大大地增進了製造日用品必需品的便利方法，我們發展了配置材料的新過程，以及這些材料的新用途。

我們不能再回到戰前的狀態中，因爲使我們的人民再恢復舊方式是不可能的。我們也不能將價值二百億元的新工廠及新設備廢棄不用。只有使用這些新工廠及新設備才能使我們有希望供給從前線歸來的勇敢戰士和我們光榮的軍火工人以美好職業。有了這些工廠，我們將製造出更多更好的貨品。因此而達到全體就業和甚至更高的生活水準。使用戰時發現的新方法與新產品，鼓勵更進步的研究與發明，我們就可以確保美國在世界進化的領袖地位。

要達成政府的全國設立的戰後目標是不容易的。已經有人爲了私人的利益而發怨言了。如果這些人能够阻止，他們就會阻止住新的獨立企業，不讓它們獲得這些工廠——不讓它們用工人和大量生產人民有力購買的消費品。

我們必不可接受那種當一九二〇年以來使默斯格爾蕭爾 (Muscle Shoals) 和其他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建立的工

廢成爲廢棄的想法。

政府提議將這些工廠售出，成公平地將它們租借給需用這些工廠製造消費品的人們，以便增加我們的軍人，以及男女軍火工人就業的機會。

如果我們用在這次戰爭中製成破壞性機械時那樣的聰明來爲美國製造和平產物，我們的前途就將是安全的。但是這樣做是需要能力與勇氣的。我們必須克服反動勢力以及那些害怕任何變動的人們的自私心。我們不能像在一九二〇年時那樣地向後退。我們不能立定不動。我們必須向前。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我們的國內經濟將大爲受到我們在國際問題上所作決定的影響。

如果有一種國際警察武力，我們的武裝部隊就必須決定我們該供給它所需配備的性質如何。在那兒最易於廢弛的項目中，我們必須制定製造新武器的計劃，因爲這次戰爭建立了在一切可能仇敵之先發展出更新與更好武器的絕對必需性。

現在我們知道我們能建造更長距離與多載重，而且裝置着更輕與更有力的引擎的飛機，我們也能建造更輕與更快的軍艦。

在這方面的完善而有限制的進展是一種好的保證，而且可以阻止那與更優軍事器材有主要關係的工程學與設計才能的潰散。我們必不可像法國一樣，只依靠堆棧中的大量廢料，也不可像英國和我們自己一樣，只依靠我們生產與製造大量基本原料的能力。

對 外 經 濟 關 係

一九四四年二月七日與參狄他州議員湯麥斯，西維吉尼亞參議員吉爾戈里送給參

議院之聯合聲明：

當我們準備用戰爭的決定性力量打擊敵人的時候，我們還必須得準備好長期和平中的堅實經濟基礎。這些方法已經在戰爭期間發展成的國際經濟會議的考慮之內了。就在這種合作的繼續與發展上，存在着任何持久和平的希望。

美國不能，也不願規避在戰後經濟會議中的領袖職務。我們自己在工業上的成就已經使我們成爲一個據有在和平生產之途上指導別國的主要地位的國家。我們自己國家的需要與經濟福利也指示我們得立刻使自己適於這種任務。

爲了這目的，我們現在在介紹一種培養與推進這種國際合作的決議案。國會在康納利及福布萊決議案上已明白擁護一種戰後各同盟國互相合作的主張。現在的決議案勸告政府的執行部門立刻開始和其他國家，共同覓取基本的經濟諒解，在這種諒解之下，我們必須着手爲我們自己以及全世界產生一種興旺與前進的未來。

我們曾在溫泉舉行過一次盛大關於世界食糧問題的國際會議。我們還在大西洋城舉行過一次關於軸心佔領區被災人民的善後救濟問題的國際會議。將這種盟國之間所討論問題的範圍擴大到一切國家戰後經濟關係的時間已經到來了。

同時我們要求國會設立一個研究這類主要問題的對外經濟委員會，以便開始對這類問題的相互探討。在擁護一個立法，行政，和公衆聯合的委員會時，我們要爲許多不同的意見與想法設立一個清算所，這些不同的意見與想法是由各種對外經濟政策而來的。現在有一種逐漸擡高的爭執，每種聲音都在追求某種目的，有許多的目標互相衝突的。這聯合委員會的主要工作就在將這許多意見整理出頭緒來。我們要求政府的立法與行政部門共同研究，我們要求一種機構，以便使共同行動的立法與行政部門得以和工業，勞工，農業以及消費大眾的代表們商討一切。如果，像大眾所希望的一般，這次戰爭的結束是進入一種各國團結及合作的時期，那麼我們必須在我們自己之間建立起團結來，以便我們邀請其他國家共同努力保守這花費極高代價才得到的和平。

經過惟一的中介，建立在有一種有希望的氣氛中，商業，勞工和大眾的代表，以及政府的代表才能爲我們自己和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開闢一個新的天地。工業，勞工，農業和消費大眾的代表也將有機會受人注意了。他們對共同目標可能作的貢獻也將被當作由國會和行政機構公開歸結成國家政策一部分而得到評定與推薦。

由於努力解決我們時代最基本的經濟問題，我們從最健全的頭腦中得到多種事實與薦舉，因此而能計劃出在我們的總統和國會看來是有偉大及永久價值的我國基本對外經濟政策。

未來的和平是看能否廢除政治上的國家主義，和經濟上的帝國主義以及無政府主義。我們在戰前與個別國家訂定相互貿易協定的政策，對我國，以及對與我們訂定最重國條約的諸國，都是一種好的政策。只有發展這種睦隣政策和迅速使它完成，我們才能預防那將擴大成世界大戰的經濟爭執地區的生長。

未來的和平也要看經濟健全的美國如何，如果我們沒有遠超過我們歷史所曾有的巨大國際貿易事業，我們就不能有健全的經濟。巨大的國際貿易將以保證國內的充分生產與全體就業而大有貢獻於和平。它將大有貢獻於普遍的和平，因為它將提供一個使全世界各國友善合作的基礎。

我們國家每年的產額現在達到價值二千億美元，兩倍于一九四〇年以全國計算時的產額，就是在因價格變動而總額也更改了的時候，實際產額還是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以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九年之間的這一時期來比較，我們在所謂暢銷年的一九二九年產量比那時多出百分之十。現在我們則已大為增加到當時的百分之二百五十。我們的耐久貨物的，現在產量是一九二九年時的三倍，是一九三九年的四倍。

我們的一切獲得是由戰時我們在軍中的一千萬個最好男女公民造成的。在他們從戰爭中回來後，經過就將到來的調整，如果我們制定一種全體就業和充分生產的全國性綱領，我們就可以十分實際地增加我們的全國生產量。再在這些新力量之外加上在戰時發展的生產技術，我們可以絕對合理地發現在戰後兩年，我們的產量將達到二千五百億美元。

具有這種空前的生產能力之後，爲了我們自己的利益以及其他各國的前途，在引導世界進入一個偉大的生產和平時期的任務上，美國將更受倚重。沒有其他國家可以與我們最優越的責任相比，工業產量只有我們產量的五分之一的英國，以及從事復興，尚在滋長中的俄國都比不上。

當我們根據現存的事實，發現美國已經握有一種可以決定不只是我們一億三千萬人民，同時也是未來年代中多尤億人民的快樂與繁榮的領袖地位時，以及當我們發現美國還能控制一種如果不善于運用即將使世界大多數人民招致到艱苦，毀滅，飢餓和死亡的命運時，我們是會慎重從事的。

在一九二〇年代的最後幾年中，我們最高的出口額總量不過達到每年四——五億的地步。這是可以增加許多倍的。

讓我們現在來看看中國的情形，中國製定了一個五年，十年和二十五年的發展計劃。中國沒有像美國那樣的國內公路，運河，和鐵路的交通網。但是，經過美國巨大的生產便利方法的幫助，特別是我們的飛機工業的幫助，中國可以跨越過美國費了一百年光陰的發明改良與發展的時間，而達到現在的運輸階段，她能從牛車時代一躍而至飛機時代。像有那樣廣大國土的中國如果有了必須的進步的交通，她會很快發展她的工業，她的工業越發達，她就越要向我們購買更多的東西，於是在短期之內，中國和美國就可以成立相互發展的經濟關係。在別國和美國的情形也是如此。

傳道書的作者有許多年前就會聰明地寫道：『地球上的利益是一切人的。』現在我們有機會利用我們先代的智慧使地球和它的豐富的物資成爲人類的好處，而不是引起戰爭的人類重擔了，那麼這句大哲明訓不是實現了嗎？

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以參議院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主席資格發表談話：

特別重要的是國會現在已熟知各種協定了，這些協定是由許多有權耗費巨款和分配美國財產的特別代理人以美國名義公開宣布的。矯正錯誤是在這些協定才一開始訂定的時候。以適當方法獲得戰後使用現在由我們建造和開銷的機場以及其他產業的權利的時機也到了。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加速獲得勝利，同時還要貢獻全力以促進戰後的永久和平。本委員會希望有責完成這些任務的人們確會注意到這些情形。

戰後生產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日在紐約工業管理改進會演說：

委員會（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是參議院爲了將戰費減至最低限度的惟一目的而組織的。它的任務的一部

分是阻止物力與人力的浪費。但是委員會從一開始，就發現作戰的實際費用是由我們經濟脫節和破壞的商業機會的範圍，以及我們在戰後所能重建的健全完善的經濟——供給我們從前方歸來的戰士和軍火工人以職業——的程度如何而決定的。

爲了減少戰爭消耗的目的，委員會時常再三考驗各種計劃以增進我們的物力，希望這些計劃能供給我們大量的便宜原料，然後由企業將這些原料變成新的更好的更便宜的消費品。如果我國的企業這樣做，我們在工業進化上就能繼續領導世界，和繼續付出在上最高的工資。

從基本上說來。只有用最低成本大量產生最好的貨物才能達到上面所說的目的，所以我們應使全體人民充分就業和有足夠的購買力，這在由普及分配而造成的完美健全的經濟上，是必須的。

人人都同意這種目的，但是要達到這種目的，就必須有政府，企業和勞工之間合作和苦幹才行。我相信如果政府盡可能快地在某些基點上有所決定，使之商業界明瞭他們必須在那些情形之下採取什麼行動，那麼我們的目的是一定能達到的。在某些標準之內，商業界應該有牠選擇自己決心的自由。這是美國式的，我們過去的經驗證明這是以最少成本產生最多和最好物品的最優方法。我們必不可支配企業，因爲那樣適足以扼止進步。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二日對米蘇里州立東北師範學院畢業班演說：

委員會始終都記住要節省金錢，不只不浪費，而且要把錢用在戰後可以爲人民造福的工廠和機械上面。在這方面，委員會已有了不少成就，我真心相信，如果大家全努力各盡本分，這個國家在戰後是可能進入繁榮的黃金時代的。爲了這，我們必須允許私人商業和優先權的存在機會，各職公會的領袖人物必須是明智，遠見和隨時準備犧牲的，如果必須的話，我們也應允許爲職工會員以及大眾獲取厚利的各種小小便利。最後，但又相當重要的，就是政府必須盡責地幫助支援私人企業，和供給形成健全經濟的基本條件。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委員會指出：政府建立的諸種便利，特別是爲和配製生產品不同的必需用品的生產的便利，對某些地區的

未來發展和繁榮有着極大的關係，這些地區是在戰前擁有原料，但沒有將原料製成必需用品的各種便利的。這種地區，特別是西部與南部，如果能由政府設立的工廠爲牠們製造平時日用品，將得到很大的利益。政府爲製造日用必需品而設立的各種便利也能成爲將必需品生產發展成爲消費品生產時的便利。例如，如果鋼錠，鋼板，鋼片，鋼棒，鋼模，鋼塊和鋼型在這種地區是可以利用的，那麼這些地區就有了爲製造消費品的各種新便利的成立動機，而這些消費品在戰前是出產在別的地區，運到這裏來賣的。在希望供給這些地區各種便利時所遭遇的障礙和困難中，包括着運稅不同的最大困難，關於這，西部和南部一定要大爲抱怨的。我們不能希望要求任何政府機關相信沒有一個戰前的實業會受到過分的損害，而增加更多的困難。

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在底特律美國勞動同盟的集會中演說：

民主黨的我們不能聽任我們在戰後遭到巨大的失業問題不管。如果這個國家能够使用她一切的人力製造破壞武器去克服我們的敵人，那麼當然我們也能使用同樣的人力來改進我們的城市，建造公路，建設整潔的家庭和供給每個工作者以更多的生活享受。是的，我們能够爲我們自己和世界各國產生一筆巨大的國際貿易利益。我們已經證明了我們在戰時的生產能力。現在讓我們來證明我們在平時同樣的生產能力，那麼我們大家就可以享受這種生產力的利益了。讓我們使世界上其他的人們產生一種意欲達到和我們的現在生活水準一般高的生活願望吧。如果我們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就將更要提高我們的水準將美國引入空前未有過的最偉大的工業與勞工繁榮時期。

我們會建立了可以完成這一切計劃的工廠和諸種便利。現在讓我們看看這些新建設是否已起了作用。起作用是不容易的，因爲有些人害怕新工廠的競爭，他們會喊着說，叫這些新工廠和他們競爭是不公平的，如果隨他們的主張，這些新工廠是會封閉的。同時政府爲了少許金錢，要將許多新工廠賣掉。結果使牠們成爲了廢鐵。

這是第一次大戰後，特別是西部的許多這種工廠的遭遇。並不是企業的趨勢要求這種關閉的。而是因爲企業——大企業本身——有害有勢力地決心抹去一切新的競爭者的緣故。

當獨佔事業要求那廢棄這些第一次大戰時的工廠的特權時——讓我告訴你這是一爲了獨佔的目的，非常特別的一種特權——共和黨政府竟屈服了。牠允許給獨佔事業那種特權，使許多可以對上一代人有大貢獻的有潛勢力的戰後工業在剛一出生時就死去了。

同時，當我們在第二次大戰中還沒有最後打敗我們的敵人的時候，同一個舊的團體已在放出同樣的壓力以保護他們投資的利益了。永久屈服于獨佔事業的黨——共和黨，正在乘機要求美國統制我們的事情。

你們的政府，就是現在治政的政府，決心不要這種事情再發生。我們要革除這種破壞性的特權。在民主黨戰後行政之下，是沒有經濟破壞者的地位的。

如果這是對自由企業的不當的束縛，如果這是獨裁，如果這是官僚政治，如果這就是反對派發言人指責我們國家的種種惡言，民主黨的我們要求美國人民——不是美國的經濟破壞者——自己來選擇。

在我們戰前所有的工廠外加上這些新的工廠，我們可以生產出我們的夢想不到的那麼的平時貨物。但是懷疑派的人說這樣將使市場有過剩現象而超過我們的購買力。

這種情形是我們阻止勞工消費他們所生產的物品時才會有的。如果勞工產生什麼，他們就應能購買能享受。這是機器時代，一二小時中勞動的生產遠超過歷史上任何時代同時間的產量。勞工必須獲得這種增加產量的利益。

在任何將財產看成第一，人道看成第二的社會中，這種事實都是主要的矛盾癥結所在。如果一個國家首重利潤而將人民放在次要地位，那麼這種繼續增高的生產能力，就會引到毀滅，引到勞動力和商業的毀滅。

但是現在將上面的情形改換一下，將人類幸福放在首位，將利潤放在次位，這由科學給予我們的同樣情形的生產力就會成爲我們時代最令人驚奇的現象。這就成爲了商業繁榮，勞動力的安全和使一切人們有更好生活的意義。

當人民比利潤重要的時候，科學的發現完成兩樁事：使我們給我們自己更多的生活享受，以及減少生產這些東西時所需的人力與工時。

總之，我們的機器生產越多，我們自己的勞動力就越輕省。

這就是我們目前所有的情形。爲了價格與利潤，我們不該限制我們生活享受物的生產。

爲了我們人民的緣故，我們應該恢復每週四十八小時工作制和增加有實際購買力的基本工資——那就是說，我們要使勞工能够購買和使用逐漸增多的生活享受物品。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附加報告：

大多數的貨運噸數都是由自由船來般運的。但是在建造貨運船隻的計劃中，包括着許多隻不只是爲軍用，同時也爲形成戰後海運的核心各種船隻。建造這種船隻的計劃是在一九三六年內開始，後來大大地擴充的。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戰後的購買力一定是可以恢復的，因爲在戰時大多數的家庭已經付清他們的汽車與日用品欠款，減少了房租欠款，並且，增加了他們的銀行存款和購買了戰時的公債。如果他們能得到他們的職業不成問題的保證，他們就會購買大量的消費品，有許多人還要成立他們的新家庭。

於是，如果我們有了和平和造成一種長久的物質時代的穩定方法，我們就可以有了產生空前的最大最健全繁榮時代的工廠，工具，勞動力，新材料，新過程，新產品和新的購買力。

美國在工業的進步上會領導世界各國，在將來也是可以如此做的。美國的商業是強有力，多材幹和企業性的。我們必須使它有在戰後建立與保持一種健全的工業進步的諸種便利。

政府——企業——勞工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在紐約商會中演辭：

僅只盡可能近似地恢復戰前形勢是不够的。讓一個國家，一件事情或一個人靜止不動是不可能的，它們必須前進或後退。我們決心要美國前進。我們決心我們不再回到一九三九年時的情況，那時我們有九百萬人失業

，和五百萬個沒有列名尋找職業但後來從事了戰時工作的人。這就是說我們必需有決心使用戰時建立的新工廠的新生產能力。我們要利用牠們以供給我們軍人及軍火工人以職業。我們需要和希求牠們的生產力。增加了出品和購買力之後，我們才能打好世界從未見過的一種最健全最繁榮的經濟基礎。有了這次戰時的各種新生產技術的發明與發現，想要供給我們這個在世上是最繁榮和最前進的國家的每個人以從未享受過的更多更好的物品和服役，那是可能的。我們未來的安全全看我們能否辦到這事。

很幸運地，我能從我和主要製造者，銀行家和事業人員的討論結果，告訴你們：對這目的完善計劃是已經製就了的，如果我們並不允許人為的阻礙的產生，我們就可以有根據的理由去相信這種繁榮可以獲得。

但是，爲了這種目的，我們需要一種在政府，企業和勞工之間的極度合作與相互了解。

政府必須建立一種健全公平的稅收制度以鼓勵新企業的發展和現存小規模中間事業的擴展。政府應該滿意于制定行車規則的職責，而不應去佔據企業或勞動方面所居的駕駛者的位置。

企業界必須避免卡特爾或混合組織形式以集中生產更多更好的物品。它要學習在大量增加的企业上獲取小限度的利潤。

勞動界要集中力量在牠對高工資和優良工作環境的合法希望上。必須避免障礙，避免假裝工作的行爲以及反對計劃較低成本而得更新更好生產技術的發展與裝置。在這種情形之下，勞動力就可以完成牠的目標，且仍能使工人得過較好的生活。

如果我們避免爭鬥和糾紛，如果我們爲大眾的利益工作，我們就能有信心地而對未來。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某些用以致勝所採取的戰時措置的戰時生產規則都是非常必需的，因爲否則我們怕美國會受到法西斯蒂國家的極權主義的編制。任何意欲產生一種比戰時生產組織還要繁複困難的平時生產組織的企圖，都是最不幸地違反民主主義的。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全國以及各地方政府現在考慮到關於公共建設的諸種問題，即如公路，學校，貧民窟的清除以及溝渠與水的供應等，也是異常重要的。但是這些問題如果和生產消費品的私有工業問題比較起來，却算是次要的了。私有工業對一種健全的經濟體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公共建設問題，如果現在有了計劃，可以在停戰之後立刻實行起來，那麼到私有工業能够生產的時候，這些公共建設計劃的實行還可以供給額外的職業。

和平復員

、充分就業與繁榮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日在紐約城工商業管理改進會中的演辭：

總結地說來，我所被選為主席的委員會，會和政府，實業界以及勞動界的領袖有過許多公開的以及私人的商討。從這些商討中，可以明白看出我們是具有一切產生世界最大繁榮的必需條條的，但是現在我們面前還有着某些需要採取立刻行動的特殊問題。分別地考慮起來，這些問題其實並不困難。在大半的情形之下，任何合理的解決都是足夠的。但是，如果我們不去正視這些問題，它們就會變成困難的了，而且在某幾方面，它們將使商人不能製定恢復日用必需品生產的有價值計劃了。當戰時生產減少之後，如果不趕快恢復這種必需品生產，我們的國家就將遭遇到一個艱苦時期，在這時期中將有許多軍火工人和歸來的兵士得不到充分就業。

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在底特律城美國勞工同盟的集會中的演辭：

你們的國家可以克服那些復員的障礙回到平時工作，就像她能從平時工業轉換到戰時生產一樣。我們能走過遠離戰爭的道路，我們能完成這種目的，而不蹈昔日商業凋零和工人失業的覆轍。

你們應該——我想你們大半人都已——相信，美國有了正確的領導，就能達到繁榮而走上一切人都充分就業的坦途。你們是不相信我們能以錯誤的領導而完成這種目的的。你們大多數人都十分相信如果我們再有那種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二年時的領袖人物，我們定不能完成這事，那個時期的領袖人物就正是你們所能從反對派中希望獲得的。

在這從戰時轉變到平時的階段上，我們該採取什麼步驟以防工人永久失去他們的職業？我們該怎樣才能免得他們暫時但又是延展和有害地失去他們的謀生力量？

確實的，如果我們要避免重蹈那減少人民購買力，限制了國內市場的覆轍的話，我們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防止工資獲得者完全失去收入。現在我們就得去做這事。

在轉變期間，我們工業的許多機器必得停止轉動一些時候，有時是在這個工廠，有時是在那個工廠，因為我們得有時間重新裝置工具，重新設計和做些其他需時間的工作，這些工作都是要脫離戰時生產，恢復製造平時產品時所不可少的。

就是在這中間階段上，如果我們不採取一些必要措置，我們的許多軍火工人就會沒有了收入。但也就正在這緊要關頭，當機器停止轉動的時候，純粹從生意經上看來，我們的國家是經不起切斷她市場的元氣——就是她人民的購買力的打擊的。

所以，第一步，要保證這種購買力的來源不斷，就是供給我們被解雇的軍火工人以失業保證金。

那就是爲什麼我擁護立法供給這些在這困難的轉換期失業的不幸者以一小筆收入的緣故。這事在我看來是良好的事業。

我們的目的在於——在合理的限度之內，保證失業軍火工人的收入與購買力，當我們的工業機器靜止時，繼續保持市場的動力，直到我們能達到和平時代的標準爲止。

有許多關於這條法律的誤解的談論。反對派喊着說：這條立法將使國家破產，它將破壞工人的道義觀念，它將鼓勵懶惰與怠工而破壞國家法令等。

你們相信這話嗎？你們需要那種政府嗎？還是你們覺得你們該有更好的東西——更堅決與更勇敢些的東

西？

一九四四年五月四日在美國參議院中辯論：

我們知道在削減戰時合同和充分恢復平時活動之間的時期，將是最困難的一個時期。但是我們也知道，我國在物質，人力，工廠設備與購買力的資源上，是足能產生與維持比我們戰前所有還要更好更高的一種經濟的。但是，只有完成目前的工作，我們才能產生繁榮。

要回到平時的工作狀態，是需要許多調整工作的。調整工作有許多將由國會來決定，政府的任務是在決定各種事業動向的標準，按照這些標準，商人才能清楚他們的立場。調整工作有許多也要看勞工領袖的有勇氣和能力與否。勞工所造成的偉大成就必不可受到侵害。在這方面，我們的主要勞工領袖曾經爲了處理復員問題的零碎立法而反對他們的反對派，他們認爲正確的立法該有優先權。這些領袖已經計劃出他們自己的綱領，以防止軍火工人在復員時受到失業之苦。這種防止對國家的幸福是異常重要的。

有數百萬人都是從事在製造業和鑛業工作的。任何未能供給少數這類人以工作的失敗措置，而且如果這種現象繼續到相當長時期的話，就是以招致最嚴重後果的。國會必須有決心使這次戰爭不要有一個令我們的歸來戰士和軍火工人沒有職業的困苦後果。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大多數管理我們的工業的人並不希望自己是從戰爭獲取利潤的人，復員支付法供給他們一種根據互相同意和公平的原則的調整價格與利潤的有系統的方法。

但是工業在戰後需要一種合理的機會維持自己，這種機會就是一當戰時合同取消後，就迅速轉換成完全的平時生產的機會；也就是用以平息多少不再需要的軍火工人被解雇的震盪的迅速調整，以使歸來戰士趕快有再就業的機會。

政府對企業之輔助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讓私家銀行在不久的將來就供給足夠的活動資本雖不是絕不可能，但也將是很困難的。所以，政府必須擬定計劃以補助私家銀行業。有些機關，例如復興財政協會就得趕快準備供應某些重要的企業組合以活動資本，否則這些組合是會得不到資本的供應的。這種計劃，就像復興財政協會的計劃，應該限於嚴格的銀行業務，而不該當做企圖將政府置於企業中的工具使用，也不應使政府藉此而決定要製造的物品或這些物品的價格為何。總之，政府的這種計劃目的在補充私家銀行未能辦到的供應資本的工作，不在要取私家銀行的地位而代之，也不令政府控制企業。

我們該用各種方法誘使組合從投資的人民，而不從政府機關的貸款獲得他們的工作資本。爲了達成這種目的，我們該要考慮到：是否由政府擔保的政府借款不該擔負比私人貸款更高的利息，或組合從政府貸得的或由政府擔保的貸款所獲得的利潤，是否不該付繳較高的稅率？

最重要的是這種貸款的獲得的標準應該儘速地定規出來，以便使各組合能夠現在決定他們是否有資格得到這種貸款，同時也能決定出他們要借的款項的總量，和他們用什麼名義來借。

一般地說來，在我們爲了保護政府而制定供應銀行資本的標準，以防在分配貸款上有所偏向或區別的時候，我們所依賴生產軍用品和有好的軍用品生產記錄的組合，都該被看做有資格獲得作爲活動資本用的貸款的財政幫助。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在紐約城工商業管理改進會中的演說：

企業所面對的另一問題：是如何獲得適當活動資本，用以支持過從一方面重新裝置工廠，製飾和鑄型，生產過程所需的材料的時期到製成的貨由於運輸允許而因此得到付款的時候之間的一個時期。

在這次戰後，我們希望有一種較戰前平時更爲巨大的民營企業。但是我們的組合的活動資本是和平時經濟有銜接關係的，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九年的五年中，活動資本平均不過每年八百二十億元。有些組合在戰時能增進他們的財政狀況。但是就大體說來，稅額，再轉付，和政府機關防止過份利後的努力使多數組合未能藉政府之助而大量增加他們的活動資本。這是應該如此的，因爲我們會下決心不使這次戰爭有什麼獲利的人出現。不過即使有某些稅制可以幫助組合解決戰後的許多問題，也仍然有許多組合短少活動資本。在某些在戰時大爲發展了的企業上，這種情形頗爲顯著，尤其有許多萬人是要依賴這些企業在戰後給予他們職業的。

當我們企圖將戰時生產轉換成平時生產的時候，許多組合將發現他們的市場組織和業務須經過徹底的改革才行。其他的組合也將發現他們必須要比以前更長期地擔負他們的生產成本費用。有些將是有極少或甚至沒有戰前的經驗或市場組織的新企業。

這一切現象都需要額外的活動資本，這些活動資本將要盡可能地從售賣公債與股票給私人投資者而獲得，那些私人投資者是對私人組織有信心，自願將他們的資本投資在牠們上面的。由是私家銀行有了使投資者和組合結合在一起的機會，我們應當鼓勵私家銀行這樣做。我們應當考慮和採用促進與幫助這種辦法的措置，以符合保護投資人民不再蒙受二十年代的財政詭計與過剩的痛苦。

政府應該按照必要的限度，也祇有按照必要的限度，補助私家銀行的業務不足；但是政府不能取私家銀行的地位而代之，也不能使政府位於控制企業的地步。

工業統制之減輕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由於訂貨的情形和我們預期的減少，取消以及不斷的增加，使本委員會在去年十一月基本物品供應的堅強地提出應該立即開始轉換計劃。委員會相信工業界應該儘早得到通知，使他們明白他們的戰時合同將於何時滿期或取消，同時也該使他們知道在什麼情形和條件之下，他們能得到那屬於政府的工廠和器械，以及他們將採

用的經過最少的官樣文章和延遲將政府的材料和工具，從工廠移出來的方法。與從事戰爭工作義務相配合的這種對這些事情的注意並不是不愛國的行為。事先計劃是必需的，事務人員不會怨訴這種計劃的額外工作，特別是在他們結果會得到那樣一種直接的個人的利益的時候。

本委員會所擁護的計劃，其目的在於移去使再轉換成爲困難或不可能的各種障礙。委員會不贊成那種產生新困難和新障礙的計劃。這件任務主要是一種單純化的任務，因此工業界和勞動界才能制定他們自己的計劃，這計劃之能成功與否也將由他們自己來負責。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本委員會相信在一種情形之下，就是當爲戰事和平民的必需品有了必需的貯備之後，還有過剩的材料存在的話，製造商們就應該有權自由聰明地計劃使用這些過剩的材料，製造他們所願生產的物品。

任何意欲緊密控制成百或千的用剩餘材料製成的物品的企圖，是有害而無益的。戰時發生的必需統制在民主時期是不需要的。由於這些統制在必需的戰時組織強力之下沒有多大的害處，而且會短期地產生了效果；因此某些人竟相信這些統制的本身都是好的。

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我們越少受政府統制的壓力，我們的國家就越旺盛。當然，某些警務還是必需的。這是由於過去二十年代的欺詐與商業界過分的行為使之如此的。但是想將一種繁複的規則定章的全盤計劃加於美國工業和勞工身上的企圖，却是一種錯誤的不能達到繁榮目的的企圖。甚至在戰時，使得戰爭計劃可能成功的也是個人力量的組合洪流。計劃行路規則是政府的任務，但政府不能告訴司機他該走的是那條路。

民用品生產的恢復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如果沒有可用的一筆合理數量的民用品必需品，生活費用能否在戰後的一個時期，或在某戰場崩潰之後的一

個時期穩定下來，是很可懷疑的。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本委員會一直都相信：在獲得為戰鬥行為和軍事訓練所需的戰爭材料之後，日用品的生產應該被允許達到和上述材料同樣高的水準。在持久的戰爭中，一種健全的民用經濟是絕對必需的。我們對我們的兵士，水手和軍火工人有種直接的義務，就是供給他們以職業和適當的生活水準；這種義務是只有當日用品生產能迅速回復；同時是大量的生產，而且少官樣文章的時候，才能完成的。

約有一千七百萬人在從事於製造業和鑛業的工作。任何不能供給甚至祇能供給少數這類人以工作的情形，並且假使這種情形繼續了任何相當長的時期的話，都將招致到嚴重的後果。在戰時生產區的失業工人的存在，足以影響到那些在戰時工廠工作的人們的工作情緒。因此，如果材料和設備是可以使用的，我們就非常希望能保持一切工人的繼續就業。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二次年報：

繼續減少民用品生產，和未能供給消費品的另外一種危險就是將要落在有賴於這種生產的貿易；公司和一切人員身上的逐漸擴大的災害，甚至毀滅。這些受害的人將包括着各種階層的人；從地方零售商到批發商以及掮客等。這些商人所經手的交易是很多的。如果迅速便宜的分配方法受到嚴重的防碍或被破壞時，再重建這種分配方法是很不容易的，同時當戰爭完結之後，再迅速恢復可供職業的事業也將大感棘手了。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即使此時合同是無利可圖的，實際上牠們也是無利可圖的，那首先開始製造的公司也得不到比他們的競爭者更多的任何真實利潤。因為在製造過程的前期，一切可用的材料都是受到限制的，那些公司只能製造設計最簡單和最少樣數的物品，甚至這些物品也還需要代用品和暫代品。在平時，這種生產的結果就是使人民不滿和

影響暢銷。同時製造商也難以或不能獲得他們所需要的工具，鑄型，篩子和裝修。製造這種產品的公司將不能由於先開始製造，而比那繼續從戰時合同獲利的公司多得什麼利潤。後者可以探知民衆慾望的範圍和性質，訂定完整的計劃，並且在製造這些產品所需的材料可以自由獲得之後還可以宣佈有最近改良的新設計產品的製造。

獨 佔

國際卞泰爾

一九四四年二月一日在巴爾的摩運輸俱樂部演說：

我是很多相信人類向較高文明水準進展須依賴他學習並利用自然法則的體力的人們中的一個。我不耐煩那些從稀薄空氣中製造幻想和似是而非的計劃的人們，他們忽視了過去的權訓和經驗，他們相信現存的方法和體系是不完全的，結論認為祇要是變更，不論它如何不週到不健全，總是一種改進。

我認為自然法則中基本法則之一就是任何生物都有一種求生的志願，這種衝動，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乃是一切人類活動的動力。如果這點是正確的，很明顯的，知慧的發展過程就在於我們要能節制並就為全人類求最大利益之前提下運用這種力量來行止。因為，任何阻抑或消滅這種力量的努力，對任何事情都將成爲一無效果，而且可能僅足促成畸形的困苦。

我所以不能讚同所提的各種運輸體系「縱合」之議的理由，就是因爲我相信這一建議根本上是建立在一種觀念上的，這種觀念就是認爲運輸的永久水準或典型業已完成，現在的問題祇在如何組織起它的結構，分配它果實而已。在我看來，這建議暗含着採用卡泰爾理論之意，這理論主要地是擴展一種觀念，以爲凡是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先人們一度對文明之進化作過重大貢獻，他們憑這一理由，就可以不作更大的進一步貢獻，犧牲全社

會而要求自己永久存在。

這種建議，無論它是如何動人，我認爲根本上是不健全而且不能達到的。完滿是時常在被追求着的，但完滿從沒有真正地獲得過。人類的命運好似就要不斷地望着新的天際線。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標準（新澤西油公司）是許多生產主要原料的公司中唯一的，由卡泰爾協定以及附屬的專制統制，企圖阻止並統制生產的公司。這形成了對我們戰爭力量的一大威脅。本委員會已經調查了很多這類情形，立意在必要時干涉其它此種情形。

這種安排在和平時期是有害的，在戰時是有毀壞性的。它們不能被允許發揚而阻撓了美國正在建立中的大戰時機構。它們必須迅速而澈底地被消除。參院專利委員會現在正在研究改正這種過失的必需立法更改處置。

本委員會相信由敵國政府統制的外國企業利益所能損害我國工業機構的進一步處置是可能阻防的。第一，它們的存在可以由要任何有外國利益在內的合同必須加以登記而顯示出來。第二，正如上述的，參院專利委員會可能採取立法上的解決，使一切由美國法律保護下的發明，在公平的條件之下，可以使任何願意參加的人獲得。

企業集中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一日在美國參議院中演說：

主席先生，我願藉此機會告訴參議院關於世界史上最大的企業獨佔的事，這獨佔是在華盛頓，就在國會的眼前建立起來的。就我的意見說來，它阻撓或摧毀了不少普通公民和企業人員們在過去十年中，通過建設性，立法性的法例所獲得的社會，經濟以及政治上的成果。

公共法第六〇三條是國會爲動員小企業組織生產能力以推進戰時計策而一致通過的。在它實施前，曾作了

若干努力，使小企業可以得到它應得的戰時合同。我所說的小企業是指雇用五人至五百人，資本在一萬元至一十萬元之間的企業。

勞拔特·米霍乃先生發起第一次的企圖，但是成功非常有限。佛羅德·奧德倫繼他而起。他們都忠誠本於良心地協助小企業。他們都因為沒有執行的權力而且不能得到武裝部隊和戰時生產局的合作而失敗。

政府統計中顯示在戰時計劃初開始時，美國有近十七萬五千家工廠雇用數百萬工人，他們生產全國製造量百分之十的物品。其餘的百分之三十是由一百家以上的，被呼為「華爾街生財之道」的大工廠製造的。這種和平期的平衡是健全的，它給我們民主政治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以一個堅固的基礎。

讓我們來看看這使我們國家滋長繁榮的基礎所發生的變化。大企業已經混進了我們的官吏機構，如陸海軍部，以及戰時生產局之中。它把成千的代表安置在華盛頓的重要位置中，使今日我們政府的購買力完全漏入大社會裏去。

在短短兩年中，和平時期生產的平衡完全改轉了。今天，一百家會社生產戰時和民用生產合同全數百分之七十，而十七萬五千家較小公司却從以前百分之七十的地位減削到百分之三十的地位了。

在完成這種情形時，十億元以上的政府金錢被用於新工廠設備和機器工具之上。大會社在戰後能取得這些工廠設備和機器工具，將使他們繼續，甚至更有力地增加他們所把持的全國工業的百分之七十。

近二年來，我和國會中其它會員們一樣，發現了這種均勢，努力地予以阻遏。國會建立了小戰時工廠協會以協助小企業人員。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日在美國參議院中辯論：

在國防措置中似乎有一種集中一切合同以及近於全部的與國防有關的製造工作於一個很小地區中的政策。這一地區完全在陸軍觀察中認為安全的地點之外。小製造者，小承包商，以及小工廠，完全被遺在嚴塞中。

這政策似乎驅使大人物變成更大，讓小人物退出事業範圍，或至餓死，他們似乎並不注意這些小人物們的遭遇。

運輸

鐵道之重整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廣播演說：

上星期一，參議員魏勒和我提出了一個鐵道重整案。這不是一個據烈的方法，但我們相信它是有效的。這是十分審慎地草定的，而且爲了校正並且便利重整過程起見，還定了一些必須達到的標準，建立了處理財政重整事務的特別法庭。我們相信這是向正確方向去的一個步驟。

關於財政上的重整，必須有一個健全的步驟，這從下列報告中可以清楚地見到：操縱七萬五千哩鐵道，用工作人員達二十五萬人，股票和債務已達五億五千萬元的各公司已經陷於破產，所有資產都被監管中。可是僅能招致另一個不得解決，另一次破產時期的重整，並不是人們所歡迎的。這種措置在過去是有過的，但是這種重整沒使人民，公司，或工人們的到一點利益，而報酬豐富的律師和大銀行家們却收入了數十萬元的費用。

在另一方面，有健全基礎的重整將使鐵道獲得解救，提供以一個能以貧乏年度的收入來償付債務的資事機構。這種重整，對有關的全體利益說來，非但是願有的，而且是非常必需的。

各鐵路受着不公平的競爭。他們被迫要遵守某些規則，規定某些價率，給人民某些方便，而他們的競爭者却能自由地進行對他們和對鐵路都有傷害的兇手行動。鐵路在起初時不明汽車和其它的運輸形式爲競爭者，現在他們承認它們是競爭者了。他們眼看我們建造起爲三千萬輛汽車和貨車使用的萬哩水泥公路，而他們仍以爲他們能獨佔運輸。他們最後醒覺了，要求我們在立法上使他們於平等的基礎上。他們作此種請求時，我覺得我們多少沒有顧計到公共的利益，爲了這個理由，參議員魏勒和我經過一番研究之後，重新率定了他們所舉各點。我們在下星期內將提出我們的若干方案。

年高的蒙他那參議員和我將提出的法案代表着鐵路和鐵路工人們的請求，而且將是與公共有利的。我們正在重寫全部州際交通法案，把一切相當的運輸都納於單一獨立調整機構調整之。參議員魏勒和我都無意毀壞汽車或船隻運輸。凡是要求摧毀汽車或水上運輸工業的人們完全是自私的。他們沒有顧到公共對最低運送率的權利，這種運送率和全國運輸體系並不是矛盾衝突的。

在立法中，不能對某一種運輸方式有所偏好。不能為某種運輸而摧毀其它一種運輸。而某一種運輸方式不得被允許受殘廢於它競爭者之上的不自然的利益。

在運輸部門中還有很多問題是國會所不熟悉而值得——以往因為種種理由而未能進行——加以研究的。因此，參議員魏勒和我正在草擬法案，計劃建立一個不偏頗的部局，目的和作用在對運輸和它相關各問題上作澈底的研究。這一研究的種種結果以及調查部所作的建議將成為日後國會立法時的基礎。

加強，團結，或合併許多設備也許可以解決鐵路問題，但對執行任何提議的合併，都該加以最大的注意和審慎，我們必須對鐵路所服務的若干社團，對工人，對民衆加以正當的顧計。

還有關於鐵路問題的一方面業已在國會考慮之中。各州，各郡，各城市對鐵路所徵稅額一年高於一年。任何國家稅目中，鐵路總是犧牲者即使是最昌盛的鐵路，這種支付稅金也成了真正的財政重負。據我所知，州的統治機關時常迫使鐵路經營一條不能獲利的路綫，然後科這些不能獲利的路綫以很大的稅額。如果我們要挽救我們這最大的運輸體系，在我們完全解決這問題之前，城市，郡和各州的政府必須校正這種情形而表示出合作的精神來。

在我未結束談話以前，我得說明要立刻解救鐵道的希望是很難提出的，如果再增加債款自然不是這些債務的車輛所宜於得到的解決。

可是，我們可以許於鐵路，鐵路勞工，鐵路股票持有人和人民的是鐵路一定可以有以平等基礎從事競爭的權利；健全的重整方法是以改變了的經濟和商業條件為根據的；它根據於不受銀行及大股東公司統制的自由，以及急謀協助他們解決問題的國會的合作。

一九四四年二月一日對巴爾的摩運輸俱樂部演說：

現在，關於戰後運輸問題方面，我發現遠在要作真正決定的時期之前：任何人，特別是一位參議員，要來對這一問題作清楚的聲述，實在是伸出頭顱挨人指責。可是，我是相信，在戰爭停止後立將遇到的困難尚未來臨前，我們現在就該計劃該如何辦的一羣人中的一個。我認爲計劃應該通過公共和私人間的討論，以及對一切可能提出的各種提議的辯論而獲得。我以爲這種討論應該是坦直的，但應該以開展的頭腦，準備接受修改——因爲可能發見錯誤或發現更智慧的不同的觀點——的態度來進行討論。

因此，在這種看法之下，我提供出自己對美國運輸未來問題的意見。我深望這些意見會引起諸位以這一種或另一種形式的運輸爲生的人們的興趣而得到你們的評判。我深信一位參議員，或者任何立法者如果能接受普遍的和特殊的和所立法案直接有關的人們的見解和論斷，一定能更完好地完成他的工作，你們的立法代表們須有這些見解和論斷來作決定。

在戰後修改我們的運輸體系機構，將有各種的提議被提出。有人擁護將一切形式的運輸國營化，有人主張在私人統制下予以完成。還有人主張維持既有體系而稍加以調整和修改，其中大部是少要由政府來執行的。我不想討論這些計劃，或者存細地討論其中的一項。我將滿足於一說我所認爲於這方面一個健全的美國體系所應有的基本原則。我也許可以說這種原則非常廣泛，可以應用於工業活動的其它部門中。

爲了不涉空泛而求真實地敘述這些原則起見，我將引用它們在一個已經發展了的戰後運輸機構的特殊計劃上。這就是美國運輸協會提出的所謂各種運輸合成的計劃。這一計劃已由一個組織完備的集團廣泛地公佈了，它建議：

「該組織，在相當時期中：由有限數目的競爭的運輸系統組成，各系統都有權發展並供給各種便利和服務（或者是混合的），這些服務是最能運用於人和貨的有效經濟的和有秩序的運輸中的。」

這種建議是以下列的美國運輸協會所得的結論爲根據的：

「普通載送運輸是一種公共服務，它的主要的便利是不能任意中止的。它們必須在公共規定下由私人所

有，或者由政府所有，以求維持。如果經過很長一個時期，和人經營仍是無利可得時，不可避免地改爲政府所有。

政府發展水道，公路和航航綫是所發的各種利益，應該在不偏頗的條件之下使全部普通載送實業以及私人運輸都能分佔。

在目前以加強各型運輸之間的競爭爲原則的政策中，普通載送運輸實業的整頓是無法公正而不平等的。最初加以考慮時，這種建議和結論似是十分可信服的。可是這一提議的含義和哲學是和我自己對我們美國社會的觀點有着不能協調的分歧的。

我們談到合成時，我以爲我們應該明白它確切的意思。各種不同形式的運輸在相當不發達的方法如包紮標準化以及技術上轉變等工作上的合成是一件事，而所有權的合成又是另一件事。因爲各種形式的運輸的改良合成結果將改良服務，減少費用，所以它是我們所希望的，但這種合成並不是要合成所有權之後才能完成的。我們的全部歷史事實是和這種建議相背而馳的。

在執行工作中求標準化和合作行動，如果能由我們運輸界中一位獨裁者下令推進，必定較由許多獨立的企業取得協議，共同合作時交易於完成。可是，我們有什麼保證說我們實業界的獨裁者會發出這樣一道命令來呢？我們的實業史實告訴我們一個實業帝國一度被建立起來後，它的統治者往往有一種以相當的手段維持現狀或者不從事而反糾擾新的，未經試驗而有前途的事業的強烈傾向，這些新事業歸根說來是獲得進步的唯一可靠方法。

在美國，操縱鐵路的會社一共有七百五十餘家。它們之間在器材交換以及調一價率 and 一致服務等方面很久以來就有合作的行動。因此，我們認明即使沒有合成的所有權，合作的行動仍然可以進行。這種合作在鐵道方面可以予以擴充和改進，它可以同樣地在各種形式的運輸中擴充和改進。事實上要建立聯合的運率時有許多重大而困難的問題——但它們並非是無法解決的。這種聯合運率的建立以及使各種運輸在更完滿的合作上進行經營應該合作地推進，但須在一個如州際交通委員會之類的政府機關的集中統制和計劃之下推進。我們所以必須有一個公共機構的集中統制，理由是各種運輸在建立聯合服務時的無限制的競爭，結果增多了許多設備以致使

企業無法支持它們，實際上反而摧毀了通過競爭使能以較低代價完成更好的服務的目的……

美國運輸協會提出的計劃中所用的另一個詞必須加以澄清。這詞就見「有限」。

問題是在所謂競爭的運輸系統的數目該如何有限呢。

即使我們如果限制現有一等鐵路的數字——一百三十七——我們還是會凍結現狀而離開了一個基本的美國的自由——機會的自由。這不是說在供給公共運輸服務的事業中該一無限制。我們經過了一個發展的時期，那時沒有限制，我們的祖先們所從事的衆多的企業產生了超過事業上所需要的便利，而實際上我們那時得到的是較次的服務。我們以調整和以公共便利和必需爲根據的特許權來解決了這個問題。

我當然不擁護去解除這種限制。但這既不是數字，也不是統計上的限制，但是至少在理論上是有充份伸縮性以保證競爭和機會自由，但又是以防止糾擾，混亂，服務的質的退化，甚至財政上的損失的。

我以爲這些限制是否太嚴格，我們是否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運輸企業，才是個嚴重的問題，國防沒有立定一個詳細標準的定義而委予州際交通委員會一個強大的清除力量。我僅簡捷地指出交通委員會在阻止來血液流入我們的運輸系統身體中來時可能走得過遠了一點，可是，我們說的是我們必不可存一種觀念，以爲特許權不過是公衆所獻的年金，是不顧對公共服務程度如何而許以安適和懶散生活的舉措。一個給予便利和必需物的證件其實就是一種爲收入而要完成對公共服務的特權——這是互相的提供。當服務公衆的希望中止時——接受酬報的特權該同樣地中止。

鐵路的病症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在美國參議院辯論：

鐵路的病症是許多環境混合造成的。他們的財政經營被作爲使財富更爲擴充——因爲損害了路和公衆——的手段。財政的病症祇是鐵路中的一部份，雖然它們還有不少其它病症，但如果財政上的病症不解決，它們都無從解決：

鐵路祇是爲了一個目的——運輸客人和貨物走遍全國——而存在的。它是一個賣出的設計，如果它們不能向全國售出運輸而它們的競爭者能辦到這點時，鐵路就將像舊河郵船一樣地退出商業之外去。

在本國中現在許多由不能在金錢上少賺一分錢的律師，工程師，和會計們操縱的大鐵路系統。自從一八九〇年創業以來，鐵路經營所能見到的是直往下趨的途經，一切的援助都是出於同樣一種想法的，他們還相信他們是在運輸中獲得獨佔的地位，以爲他們能任意提高運率；用減薪來威脅勞工，還在把現金投到華爾街去。這是不能解決困難的。鐵路所需要的是有希望的新血液：

可是所有舊鐵路人物們祇見到「提高運率，減削工資」。他們最好還是學學亨利，福特，減少運率，提高工資。

鐵路運率機構之建立是欺騙公衆而並不是要出售運輸的。他們可以提出五套運率來服務國家，理由何在却沒人能告訴我。在運率事務人物中我至今還沒有遇到一個人能告訴我運一噸貨走一哩路或者運一百立方呎空閒貨物走一哩路的真正代價如何。運率不是以它運貨的本值多少來決定而是以能擔負的量來決定的，是以提高財政收入爲目的的，經濟家和專家們非常努力地掩飾這一爭端，使世界上最有能耐的人都無法說出它的所以來。鐵路經營者們將說他們是被規定拘束快死亡了，說他們須付高額稅金而其它的運輸都是受津貼的，說勞工是磨石的底石，政府法規是頂石，你們則在兩者間被磨至死。我將說任何法規都是針對某一種過失而下的治療，這種過失原是鐵路自身能治療但却沒有治療的。

我認爲任何一種運輸該受政府同樣的待遇，同等的規定，同等的徵稅。我相信統制一切運輸的運輸委員會就快來臨了。鐵路必須加以現代化，因爲它們在全國關系中佔有主要的地位。一切運輸的方法必須合作。如果政府資助他們。讓他們面對實際情形來辦理。讓我們退休很多老人，給青年們一個機會，和一個前途的事業。鐵路必須要新的血液，不然它們將死亡，或者成爲政府所有，二者原是相同的事。

鐵路的經營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在米蘇里立法會議聯席會議演說：

我對運輸很感興趣。我感到如果農業生產者和生產我們生活水準所需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品製造商們要是能很經濟而有效地不通過轉移及運輸而進入消費者們手中，我們所受許多煩惱，都可以解決。

鐵路是在內戰後的繁榮日子中建造起來的。到一九二〇年止，他們在貨物和客人的運輸上，實際是獨佔的，而他們也養成了每一種獨佔事業所有的態度——不在乎，不理會公衆的態度，它使牠們進入今日破產狀態中。牠們袖手旁觀，看我們造起了千萬哩為三萬輛汽車和貨車用的水泥公路，牠們的經營者抱着一八九三年時的思想，還以為他們在運輸中是獨佔的。現在飛機已在運送無數千萬的乘客和無數千萬磅的郵件了。曾經遭受罷斥的小製造商們現在自己買了貨車，自己運送生產品了。牲畜都由貨車運送，帶着「小件東西」的人不必再等火車了。

我們以為鐵路仍是我們最有用，最必須的運輸工具，但是鐵路必須「生存」於今日而適合於今日的條件。牠們需要有新見解的人們，我願牠們認清這一點。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各鐵路為財政理由而進行的浪費措置如果加以消滅，結果可以使運輸得到另一個，也許是效果的節省。在許多情形下，各鐵路進行迂迴它們的路綫以求得到運率上的利益。還在繼續求在不必要的更長路綫上行車。鐵路自然有覓取更多行車，推廣參加聯運的絕對權利，但是在戰爭時期中，大多鐵路上的行車已達到它們最高能力，它們要求得到更多行車機會，以減削了運輸系統的總能力的方式來經營，以求相互競爭，這實在不必要的。本委員會向國防運輸局和州際交通委員會建議對這些行動予以特別注意而且對於鐵路提出特別建議使它們採取自動行為來消除浪費行為。

鐵路之法規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美國參議院辯論：

對於國家利益，鐵路是要絕對重要性的。我們必需保有它們，因為它們是我們現在最經濟的運輸手段。我

並不主張由政府取得它們，華爾街好似未能好好地經營它們。華爾街方面說這種情形是不景氣，是付予勞工的太多，是政府法規的結果。

如果政府法規和不景氣造成了鐵路目前的情況，那麼華爾街造成了政府的法規和不景氣。如果華爾街曾經產生了經營鐵路的必須人物，它們就不必見到法規。如果華爾街曾經正當地和委員會相互調理，而委員會摒去了和華爾街的律師和銀行家可作的私人會商，而且不使他們私自地討論各人的情形，我們可能有若干對鐵路有效的財政法規的。

在我所說各方面，有一種狂野的貪心造成了不景氣。當所謂投資銀行繼續地將債務加在大運輸公司上以求將股票讓給儲蓄銀行和保險公司，使自已可以得到一批佣金時，并就逐漸乾枯了……

問題是能解決的，但並不是華爾街過去出的那服萬靈藥所能治好的——這劑萬靈藥根本上是不健全的，而且按以往經驗證明它是不健全的，它祇是在犧牲公眾利益而為華爾街謀利益。解決鐵路情形並沒有奇術式的方法，但有一件事是必然的——任何法規，不論如何地科學化，沒有在鐵路的實際和財政措置上負責正任的當品性的人，沒有負責執行國會所制法律的人，是無法發生效力的。

鐵路稅賦之削減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戰時生產局按本委員會之提議在一四三年中放鬆了限制機車，貨車及鐵路設備生產的統制，而使鐵路方面可能得到這些設備和便利。但是，定製這種設備的定單沒有立刻交到能大量生產的製造商手中，這情形使本委員會條深引為憾。接受定單後，須經過六個月，才能交貨。

這種遲緩。是純粹因財政理由而發生的。鐵路方面聲稱它們現有的設備是足以應付他們所預見到的任何可能的戰後運輸需要的，同時增加設備代表戰時擴展它們應該被允許發予必須證明書的便轉讓給政府。在另一方

面，戰時生產局和國防運輸局却指出在戰時所得的巨大利潤而反對減少美國從稅收方面得到的收入來使鐵路及其設備現代化。

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改變的政策使情形更變得複雜，該政策規定要在設備尚未交付以前就取得必需證明書，或者，在鐵路自行建造設備的情形下，要在開始建築前就取得這種證明書。在那時期以前，這種證明書可以在收得設備後六個月之內聲請發給。

這種困難要迅速解決，這是很重要的。在解決它們時，鐵路方面應該記住，在戰後其它運輸方面的改進，將使祇有在運輸者們沒有其它方法時才運用的僅僅保有過時的設備的鐵路難以——縱使不是不可能——和它們進行競爭。同時，政府機關必須以公平對待鐵路，不要不使鐵路得到在同樣情形之下，其它戰時工業所得到的稅額減削的利益，而希望它們購進在戰後不能充份利用的設備。

戰時運輸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一．我們在戰時的經驗指示出作為國防工具，維持一個健全堅強的鐵路系統是很重要的。因此，生產充份的機車，貨車，鐵軌以及其它鐵路設備是必需的。

二．汽車運輸在我們經濟生活中的發展，使我們全部國家努力都有賴於它的健全和力量。天然橡皮來源之喪失，軍事上需要大量石油生產和摩托製品所造成的環境，形成了要適宜地維持汽車運輸的嚴重障礙。這些障礙必須克服而且適宜的補充，必須供應新的車輛和輪船。

三．陸軍部必須仔細地考核它現在和未來的重要，看是否能加以減縮。

四．航空路線，以它們可操縱的運輸量來計算，雖然可說是相當小，而且雖然它們的飛機有一半以上被徵為軍用，可是在一個着重速度和傳遞的戰爭中，它們對運輸需要方面却作了極重要的貢獻。儘速歸還它們相當

好目的飛機，可以使各航空綫增加它們所能貢獻的服務。

五。當我們的沿海以及海岸間的交通受潛艇威脅和油船及其它船隻分散到軍用方面去後，爲克復因此引起的運輸效率減削情形，我們完成了一種值得注意的工作。鐵路上空前大量地向西運送貨物的措置，鐵路油車的運用以及鐵路上迅速運石油到第一區去的措置，大油管的建立和運油駁船的擴展送油等，就全體說來，都是以值得讚賞的態度完成的。但是駁船和拖船發展計劃進展的緩慢，以及部份的令人不滿的結果，還是令人嘆惜的。

六。就全體說來，操縱車船的人和人們們都能很好地合作以取得高度有效地利用運輸設備，減少不必要的浪費用度和措置，在這方面，能做而且必須做的事還很多。

本委員會認爲對我們的運輸系統的需要必定要時常予以適當的注意，以保證它的能力足以承受長期戰爭所能給予它的重荷。

運輸業之未來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日在交通研究俱樂部中演說：

我們雖然已經有了高度的成就，但在運輸服務中，還有許多可改良的方面。鐵路，汽車，駁船和貨船之間的轉運工作可能大加改進。諸如採用標準單位包裝，運用機械設備，像舉貨車，於曳車，拖車，起重車，利用可以整備裝運送的貨車，運用改良的渡運方法和許多省時，減輕代價的方法和設備等等。

還有許多改良可以用來使運輸設備現代化，標準化，減少它的成本，這些設施也將反映在改良和較低廉的運輸成本上。

在財政和推行方面，聯運以及聯通運率的設置能產生使每一部門的運輸在於其它方面合作之下，都能成爲一個完整的典型。

汽車運輸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日在聖路易斯對美國貨車協會演說：

我們的政府必須計劃未來。由於經理，僱員，以及實業所有主們的幫助，我們在一戰爭過去之後將看到我們的國家有豐滿的生活，有昌盛，有好的事業，有全體就業，有一種我們可以要我們青年們作崇高犧牲而保全的生活。

在計劃這樣未來時，我們必須承認每一部門的運輸事業必須有它的地位。我們必須承認如果要充分利用我們的資源，我們需有比目前更巨大的運輸實業。我們必須永遠地一舉而消除過去二十年中運輸業中所染的癘。鐵路和汽車要共同存在於此。二者必須努力以促進求互的利益，任何一方都不該企圖損毀另一方面得到利益。

我要你們知道的是政府方面負責的人們都記着你們戰後的權利而加以保護。我要你們知道我們準備在任何時間和各公司的代表，僱員和農民們坐在一起討論擬定許多保護法，保證在戰後充份地保護你們的事業。

航空運輸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在美國參議院中辯論：

作為州際交通委員會附屬委員會的主席，我在這兩年來努力要使航空運輸置於州際交通委員會支配之下，但是我們終於要妥協而把它放在民用航空局之下，後者在假定中對管理空運方面有着像州際交通委員會用於其它運輸方法上相同的規定和法則。但是我想每一種運輸將被置於同一支配組織之下的時間即將來臨，而我希望這時期迅速來臨。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八日在美國參議院中辯論：

我願告訴田納西州的參議員，州際交通委員會是國會為制定稅率目的而建立的定率機構，如果國會不要州際交通委員會制定稅率，它該廢除這法律。可是，如果州際交通委員會要定鐵路郵件稅率，定鐵路，公共汽車，貨車以及其它運輸事業的其它稅率，則在航空方面，該運用同樣的條件。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本委員會認為繼續用水上飛機作為大量運貨之用的試驗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如此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事實上當陸上飛機重量接近或超過一五〇・〇〇〇磅時，它的降陸齒輪，重量必須增加而致不能於運同重量的水上飛機所能裝運的貨量——假定水上飛機不因海軍方面作戰用度而須用船板來隔分開的話。陸上飛機和水上飛機都不能在海上作強迫降落，因此我們不必苛求水上飛機能承受非常壓力和困難，然後再認為它可以作為運貨工具。

在這方面，本委員會並不是說它相信水上飛機是未來的貨運機。飛行翼的發展使陸上飛機有令人注意的發達可能性，而且世界上巨大中心都在北極五十度之內，在這地區內的行動，大部份將在陸上而不在水上。同時，很多中心也沒有足供貨運水上飛機降落的水面。在另一方面，陸上具有重大份量的飛機需要用鉅資特造起來的跑道。如果水上飛機具有運貨的便利，它可以用淺淺的水道作跑道，當不致比特別巨大陸上飛機特造的跑道更費錢。

在這一問題上，本委員會相信美國應該對推進水上和陸上飛機兩方面的試驗都同樣地注意，使我們不致因為錯估了該用那種飛機而冒一次大險，或被其它國家拋棄在後面。

國際航空運輸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在美國參議院中辯論：

航空運輸，在我意見中認為是需要迫切注意的一個重要問題。它影響我們國外和國內商業的每一方面。我們正在航空運輸完成時期的門前。我們好似並沒有發覺這事實的意義。由於太平洋鐵道以及西部協會電報線伸展到太平洋沿岸的完成，使加利福尼亞和奧立貢成了美國的主要部門。有迅速安易設備的敏捷的運輸，使美國變成偉大。

主席先生，空運將使歐洲，亞洲，南美，和坡里內西亞成爲我們的貼隣。在空中，上海距舊金山並不比紐約在鐵道上距舊金山遠。里奧·地·迦乃羅在空中距米亞美，比支加哥在鐵道上距米亞美更近。

我們必須認清這對我們國外貿易的意義。就國內說來，我們在時間和距離上並不比一個在從前「老馬舊車」時代的國家大。

我們有機會在空中，完成快船在水中所作工作的機會。當蒸汽航行和鋼船來到時，我們沒能看出它們的重要性，雖然第一艘蒸汽船是在美國造的。在過去二十年中，我們瘋狂地努力企求恢復我們的海洋貿易和商航。現在我們還在努力之中。如果我們明白老快船所給予我們的意義，如果我們一直在追蹤着新型商船，我們是不會喪失海洋上的貿易優勢的。現在是我們恢復這種貿易的機會。空運使我們成了歐，亞，南美和澳洲的近隣了。

我們也別忽略了空運在國內的重要性。我們不能犯在鐵道上所造成的錯誤。對鐵路的調整來得太遲，而且我們還在試驗之中。

空運從開始時在交通事業中就是一個流浪兒。它被到處排來排去，現在正是認清它是公共必需品而在我們國家運輸系統中給它一個永久地位的上好時機。

英國，法國，德國，蘇聯都認清了空運對國防的意義。祇有可憐的山姆大叔還在他民用空運中混擾不清。這一方案將停止混擾，開創一個真正的政策——一個使商業航空成爲國防第二線的政策，正如商業航運之成爲海軍第二線，預備隊之成爲正規陸軍和國防隊的第二線一樣。

航空成了陸海軍的眼睛，也成了防備可能的敵人的轟炸攻擊的工具。緊急時期如果來到，最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有訓練的航空員。我們將從商業航空中取得他們。戰爭時期中陸海軍都將遇到巨大的生產問題。商業生

產工廠將是我們取得戰機的唯一源泉。因此，我們必須認清保護並鼓勵商業航空的必要。

房屋問題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三日對米蘇里州立東北師範學院畢業班演說：

房屋方面該有爲本國而產生的新實業，它的範圍和重要性應該遠過於汽車工業。我們在大都市，像紐約，芝加哥，底特律，都有簡陋的租賃住屋區，它們的外貌是公共的恥辱。這種區域時常是居於中央地段，接近商業地區，它們的土地十分值錢。這種小租賃住宅應該拆除而代以新的，廣闊而美麗的街道，兩邊建立起最新型的五六層公家大廈。這種建築的屋頂上該有遊玩地區使孩子們能安全地在上面嬉戲，得到發展強健體格所需的陽光和空氣。公寓中該有一切現代設備以減少租居人——他們大都是在辦公室或工廠中工作的人——的家庭工作。

這種新家庭的建築工程可能使千萬建築工人得到工作，這些工人們不是如此時可能無所事事，甚至成爲公眾的負擔。爲了完成這一點，市政當局必須合作建立一個合適的租稅機構，供應必須的開支，不致阻止我們所需的建築和改良工作。同時，勞工協會必須願意規定一個工資率和工作條件，使勞工的代價不致阻止了這個計劃。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一次年報：

在全部程序的這一階段中，國防房屋機構何以沒有擬出一個爲長期房屋方案所需的計劃和專則來，這很難得到能爲人了解的理由來。

要使提高代價型的合同合理化，有人引用另一理由說物價增高和材料問題使訂合同者不提出房屋建築的要求。本委會發現以競爭爲根據的建築機構要覓得充份的提出合同的人，並沒有什麼困難。非國防建築受限縮時，這種情形將日益增加。

小企業

小企業與大企業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在米蘇里立法會議聯席會議中演說：

如果你們讀讀歷史，就可以看到財富和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是過去許多大國崩潰的根本原因。我們要從這些例子中得到利益。在一個共和國中國獨佔是不能存在的，而當一個共和國的資源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時，這共和國是不能存在的。我並不崇仰宏大。我在參議院中說過，有一千家保險公司，各有資本四百萬元，其對一國的利益，勝過祇有一家四億元資本的公司。我以為對鋼鐵工廠，包紮工廠以及百貨商店，情形也是同樣的。我要努力幫助小企業人員——大企業將自己照料自己。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在費城華盛頓日宴會中演說：

有一件事我知道是你們所注意而使我們加以嚴重關心的，這就是小企業人員的慘狀。小企業人員遇到的問題很多；在交付國防合同時，他們幾乎完全被忽視了。他們現有的設備沒被充份利用。他們因為受優先限制不能得到必須原料來繼續他們的事業，而且他們在勞動之獲取上要和有政府基金支持的大合同承收人們競爭。陸海軍方面代理官員們沒能以遠大的眼界觀察現存的工業設備，使小企業無由以它最大能力來參加在計劃過程中。未能將小企業包括在內的一個計劃，使許多定單完全流入大製造商手中。結果是政府不能從小企業的設備上取得利益，而被迫要接受獨佔國防生產事業的大製造者們的條件。

賦稅零價計劃幫助了這些大製造者們保持這種獨佔。它沒給小企業人員一點好處，却增加了大製造者們的利益。這計劃的執行是——製造者們每年可以從新國防生產設備價值中提取百分之二十作為折舊，而一般折舊率原是遠低於百分之二十的。如果這戰爭繼續幾年，大製造者們就不費分文地得到了這些新設備。換句話說，

大製造者們受政府津貼之鼓勵建立新的設備，而現在所存的小企業的設備却日趨衰退。

這些大製造者們非但得到零價計劃的利益，並且還得到國防工廠協會的津貼，他們並不把合同分配一點給小企業人員。這些大製造者們爲什麼該被鼓勵從事可能在戰後造成困難的競爭呢。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本委員會在上次報告中指出的擴展程序中的根本困難現在並未改變。大公司們在戰後地位將更爲強大。除了保持他們工業生產的全部比例外，他們建立了新的設備，其中有許多足以加強或補充他們用舊了的設備。他們進行的工作使他們能加強他們的財政地位。

許多很小的公司，在戰爭中爲生存而進行痛苦的掙扎，它們除了在若干它們可能發展的特殊生產區方面以外，簡直不能和大公司競爭。

鋼鐵在戰後仍將是我們經濟的脊骨。產生使我們得勝的鋼鐵的鋼鐵工業在戰後必須繼續強健。但是沒有自由競爭，任何工業都無法強健的。像能影響很多其它工業和事業的鋼鐵工業，如果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能成爲非常危險的因子的。

在確立擴展計劃過程中，將它集中在少數公司中因而引起的損害是難以廢除的。但至少我們該避免以更進一步地將生產集中於少數大公司中的行動來造成更進一步的損害。

小企業的僱佣問題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本委員會急於要保全業已受戰時計劃之極大損傷的小企業和中間企業，同時保證現在在戰時合同下被僱的工人們將來有獲得謀生的機會。據小戰時工廠協會的統計，小企業集合起來僱用了全部勞工力的百分之四十五。同時，它也是我們經濟中最易變更的部份。爲了保全小企業起見，本委員會相信應該允許製造者們在沒有尖

銳的人力缺乏情形的地區內，在現有設備能獲得所需原料繼續工作情形下，而且如果製造者沒有接受戰時合同，他們應該被允許製造他們自己選定的民用物品。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嚴格保留在勞力緊宿地區中小工廠附加合同之舉的徒然無效可以從西海岸的事實得到證明，那邊雖然有大勞工缺乏情形存在，而據報告還是有不少失業工人，而且勸他們——即使他們能了解所作工作——轉到需要工人的大工廠去，也是很困難的——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而且，爲了維持我們的基本經濟，使小工業不因大工廠需要人力而失去工人的供應，也是極重要的。小工廠不能長期停頓而不致發生嚴重財政困難。如果它們的勞工被榨乾枯，它們很可能消失，這對經濟是個永久的創傷。

保護小企業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一次年報：

允許無限制運用戰略原料，而未能使生產增加到足夠程度，這已經是一件錯誤，我們不能在另一方面制定太嚴苛禁的限制而造成另一錯誤。這些限制將摧毀我們國民經濟的重要部份；而且最後將使我們更不能繼續我們的國防努力。本委員會認爲如果我們須用我們戰略原料存量的大部份來使這些「小的和中間的」公司生存，我們仍能繼續發展國防計劃之最大限度，而這過程是該遵守的。這樣所需的存量應該儘速地由增加戰略原料的生產而補充之。爲了促進這種增加，個別的價格該定得充份的高，使低於邊際綫的生產者們加入生產。

奧特倫先生「法羅德·奧特倫，合同分配處處長」也提出成立更多的適當機構以資助小公司。他也曾說他在和大公司合作，鼓厲他們自動地在他們公司中建立起組織來，庶幾可以充份運用分派小包工合同的工作：

很多的小企業已經關廠了。還有很多正在革去不少僱用人員，而限制原料的結果却才開始爲人注意。我們必須十分審慎，不要因爲採取了錯誤的保衛方法，反而摧毀了美國式的生活方式。我們必須記住即使國防是我

們唯一目的——而非非主要目的——我們也需要一個健全的國民經濟來支持我們的國防計劃。我們現在要採必要步驟使小企業的合法利益得到保護，是非常重要的。

戰 臨 領 袖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接受民主黨提名爲副總統候選人時演說：

任何人要熟悉一個新工作必須經過一個時期。特別是作美國總統，這是世界上最難，最複雜的工作。即使在平時，我們都知道一位新總統至少要化一年工夫學習他工作中的基本事務。我們不能希望一位對國內和國際事務全無經驗的人能充份了解那些領導我們勇敢的堅固的命運具有非常不同人格的領袖們的觀點，目的，和思想，沒有學習的時間，一度錯失就無法消去。我們的總統在這些困難的年月中和這些人物們共事。他說他們——各國要說的話。他知道左右他們的決斷的理由。他尊重他們和他們的意見，他們也尊重他。我們歷史上沒有過一位如此了解外國領袖和他們的問題的總統。沒有一位總統能如此完全地獲得他們的信任和敬仰。

國 防

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在華盛頓城的喬治華盛頓第一營地中對美國軍團演說：

我擁護適當的國防設施。我以爲那位不斷地要求防備印地安人的老法教徒同時能明智地準備作戰，才得到更安全的地位。從田納西來的鬪爭的老總統安德留·傑克遜說過：「如果世人知道我們是有作戰準備時，我們才更有保持和平的把握。」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發明天才該加鼓勵，凡是有希望的思想該加以充份的試驗。直昇飛機很有希望，主要的問題在它們在怒濤

中降落在商船甲板上的困難和它們低微的載重能力。英國和航運委員會都在進行實驗。可憾的是這一性質的工作未由海軍方面早日進行。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直升飛機除了有直升直降的能力外，還能停留在距地不論高低的空中。結果是當直升飛機停留在距地幾呎高的空中時，可以裝卸貨物。同時客人也可以上下。這種工作的利益是它能在不能降落的情形下完成各種任務。因為它不必藉跑道起飛或降落，裝有浮桶的直升飛機能在水面，陸上，沼澤中，或者任何小面積上降落。這使它可以到達最難到的地點。這性能的重要是不能輕估的。用直升飛機，我們能到達在任何其它交通工具所不能到達的地區中的傷兵身邊。在運送他們到有醫藥設備地方去時所節省的鐘點或日子，是有着生死之間的區別的。此外，直升飛機還可以用來在其它飛機無法到達的海上狀況下，運送在救生艇上的遇難水手們。

除了以上所述的救生用度外，直升飛機還有種種重要的戰時用度。在考慮之中的有地上部隊用它傳送人員，信息和其它東西，為砲兵尋覓目標以及作其它偵察目的之用。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外國石油權利之取得對國家利益極有影響。取得這些權利在防止未來戰爭中將成爲一個決定性的因子，因爲侵略國家如果知道我們有石油和其它武器來保衛我們自己時，他們將會遲疑是否該攻擊我們。

因此，美國必須作一個發掘並拓展外國油產的詳細政策。各政府機關，將別在最近數月中，對這問題頗加注意。但這是最困難的問題。一切必須的報告還沒能獲得；根本的政策到現在還沒有決定。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本委員會提請海軍方面在思想上不要在固執守舊，不要化費很多時間來解釋不幸情形爲何發生，該設法並採用若干代用物和新方法來獲得生產。我們能平安地罷棄眼前的生產而求未來的完滿的時期已經過去了。

徵調服役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在費城華盛頓日宴會上演說；

我們決定在爲武裝部隊徵選人員時沒有什麼歧視差別。在國內生活中，任何人的地位不能使他得到特權。在武裝部隊中不能有階級分歧。職業人員，機械人員——電影明星和小書記——來自各種生活中的人們必須受平等的考慮——沒有一點成見，沒有一點好惡。

我們注意到在國防工業中有千萬名工人們以他們的工作對戰時生產非常重要而得到緩役。在我想來，這些工作有的可以由年事較大的人完成，在若干情形中，還可以由最熱心想在推進我們戰爭力量工作中作具體貢獻的婦女們來擔任。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二次年報：

本委員會也提出如果某一特殊工業中嚴重地缺乏勞工，如乳業，畜業和銅礦業，該運用徵調服役的力量來維持這些工業中現存的工人。本委員會建議這工作可由當地徵兵部直接緩召這些工業中的主要勞工，而訂定在這些人離開該工業或能取得替代時，即取銷緩役。（戰時人力委員保羅·麥克納特）曾以他直接權宜努力根據這一建議，不使未能在協助戰時努力的部門中獲得工作的人們得到緩役。本委員會認爲在這種行動中，他該得到支助。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本委員會提請予農田及其它在木材區內工業中季節性的失業以既得的利益。在過去幾月中戰時生產局很合理地成功利用了相當數目的農業工人。困難最初發生於這些工人們深恐參加木材工業會使他們失去緩役地位，雖然徵調官員們保證他們經過請求後，地方徵調當局會允許他們加入木材工作而不失去緩役地位。但是，很多

農田勞工不肯相信。政府官員們會作相當努力權導農田工人使他們明白木材工作的必需。最近幾週中，已有相當的進步。

農 業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廣播演說：

行政當局正在努力建立一個確定的農業政策，將使農人和其它工業取得同一水準。我們在歷史上第一次發見糧食和纖維生產者們在我們全人口中是主要而重要的一部份，他的利益和福利是和銀行家，製造者，和建築者們所有的一樣地重要。爲了國家的利益，這政策務必成功地完成，我確信全國都將注意它的完成。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在美國參議院中辯論：

中西部和南部的農耕問題越來越困難。我極關心而且急於要找到一個解決。我並沒有批評或訊問華萊士部長和他各種農業救濟方法的動機所在的意思。前次國會中所通過的農業案顯然並沒有成功的結果。我不知道這是它的立法方面抑或執行方面的原故，但事實是農民們的收入實質上並無增加。農民沒能得到全國收入中的公平分派，而如果他不能得到公平的分派，問題就無法解決。

行政當局會謁誠努力，但結果對農民方面並沒有很多的改進。棉和麥還是他們在過去十年或十二年中的老問題。我對所提的生產成本立法會略上思考，如果我能相信它是實際能行的，我將投票贊成加以試行。我的意思中認爲不管我們通過什麼法案，農民的情形不會改好的。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密蘇里州立法會議聯席會議中演說：

農民是個人主義者，即使爲了他們最高的利益要他組織起來都是世界上最困難的事。羅斯福的行政當局竭誠努力幫助農民；但是我並不相信現在的美國農業協會（AAA）是爲它所因而創立的人們的利益而工作的。

紙上的空談太多，管理農民的人們所獲的認可太多。我相信如果世界貿易可以復興——我想赫爾一定對這種復興作忠誠而實際的處理的——則農民們的若干困難將不再存在。棉花，麥，和肉是世界性的生產品，沒有一個世界市場來分配，如果世界市場不能恢復，這些收成將由國內派購或按生產成本計值來處置。我們對土地使用的思想也須重新修補。現在耕植中的邊際和低於邊際的土地必須作為其它用度——再度植林，發生物之維護，或者在某些情形下，放棄它，聽其自然發展它。土壤保持是一件最大的工作，必須繼續進行。和過去五十年中土壤枯竭的情形比較起來，在全部農業計劃上用去的錢倒並不是大桶中的一滴水。世界上找不出何以土壤保持和國內分派，以及和其它若干實際計劃不能共同進行的理由。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在美國參議院中辯論：

關於農耕機器方面，所發生的結果是農民們發生了一種自卑心理。全部綏役都給予軍火工廠中的機械人員，但當農民未來請求綏役以便能夠生產一點食糧時，他却被認為是一個戰時怠忽職務者。在應戰時力量之需要中，農民和製造大砲和子彈的人們同樣地必需，因為如果製造大砲和子彈的人沒有吃的，他不能好好地造大砲和子彈。

剩餘財產

美國經濟之打擊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日在紐約工業經營改進協會演說：

不論我們如何完善地處理這財產問題，政府在戰爭結束後將擁有大量必須處理的大量物資。如果它們的數量很大而出售它們的工作並沒有技巧地處理，市場和企業的信心可能受嚴重阻撓以至遲延了戰時生產再轉移為平時生產的工作。這種情形在上次戰後，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中發生過，許多企業失敗了因為大量財產和

不能和政府以接近戰時成本的價格來競爭，以致無力處置這些財產。

關於機器工具，它們在戰時大量地製造出來，這問題將特別尖銳化。現在各有關政府機關必須採取種種步驟，決定政府在戰後要保有那些工具。其餘的工具應該按種類分列而按類決定一個公平的價格。這種價格不應因所關機關不同而有差別，而決定相當價格的工作，我想該是戰時生產局現在和決定價格的機關從事的事。爲政府運用這些工具的公司們應該有相當的機會表示他們是否希望獲得工具，工具，價格和工具所在地應該向戰時生產局登記，使希望獲得它們的人可以購取，在它們不再爲戰時生產所需時，儘速地交付出去。

這一步驟可以保證政府規定一個公正的價格，這價格甚至在實質上比在戰時生產工具時的膨脹成本更低，可是要防止它們大量售給投機者們，他們可能囤積而不用作生產之用。

同時，很多已成立的組織將能使他們的生產設備現代化，同時因爲知道必須的工具可以獲得而計劃製造的新過程。

在各方面，將來將有大批剩餘的新工具不能馬上運用，還有舊的但並不是磨損的工具，這些工具將由新的和更經濟的工具來替代。如果我們不能有所措置，這些工具將充斥於機械工具市場中，而且將阻礙了新的和改良的工具的生產，而且使在戰前從事機械工具工業的很多勞工們無由就業。端納·納爾遜先生曾私人向本委員建議，希望能和需要機器工具（特別是蘇聯）的外國取得適當的處理，使我們可以用剩餘的機械工具和他們交換大批像錫，鎳，鉛和鉻之類的基本原料。我們在戰爭中用了大批這種原料，我們極願爲國家安全而大量保有這些原料以供緊急時期之用。它們比起我們在諾克斯堡大量的黃金或我們並不需要而且每年日漸陳舊的剩餘機械工具來，遠爲有價值。

另一個你們都擔愁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置在各工廠中的政府財產。將工廠從和平工作轉移爲戰時工作，在很多情形之下，機器工具必須再加以安排，而且時常要移置到不同的建築中去。在政府供給原料製造的最後一件東西未完成，而製造者還不能自由移去政府可供給的工具，重新調整他們自己的工具之前，它要恢復生產是不可能的。在若干情形下，以前作爲主要工具的若干工具在戰時生產中並不爲他們所運用，它們被出售或租讓給別人。這些工具將來還是需要取回或更換的。

即使我們不幸要在二十年以內參加另一個戰爭，現有戰時生產設備，除了在很少的情形之外，將不再有任何價值，因為戰爭物資的變化將使我們必須有新的設備，而保存我們現有的設備是無利可圖的。

該準備吩咐製造者們如何處理政府設備的一般指示。有價值的財產和工具應該適當地存置在倉房中（如果有的話），但如果必要時，該放置在室外而以防自然侵蝕的材料掩護之。

處置之方法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本委員會注意到在處置上次大戰造成的剩餘物品時，曾造成了嚴重的錯誤而認為要作預防以免在這次戰爭中造成同樣的錯誤。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本委員會提請注意將有大量剩餘物品的事實，它們的處置將成爲很大的問題。這種剩餘的程度和性質，該儘速發現，這是很重要的。這一舉措可以便利這許多剩餘的處置，而且使戰爭力量不致因繼續生產不必要之物品，增加政府巨大開支，消耗許多能用來更有用地從事其它戰時生產或民用生產的物力和人力，而多負一重擔負。

很多的剩餘物將是能爲人民運用的製成品或者是能用以從事製造民用物品的工具。現在這種物品是很需要的，如果現在可以獲得，它們將不致充斥在戰後民用品市場上而損傷健全經濟中重要的民用生產。

本委員會認爲戰後所剩的有限量的新原料和主重的民間需要相配合，以製造日常民用物品。除了這些原料之外，現在保有的部份完成的許多物資（原來是作今日已經不復運用或已陳舊的物品之用的），也可以作爲生產多量民用物品之用。

而且，如果部份完成的物資現在就出售作爲製造民用物品的代替物，政府還可以以足以收回若干製成時工

本的價格售出。如果這種剩餘沒被發現而且在民用工業大量開始工作以前未能使人民獲得，則這些物資都將被作為碎廢物件出售。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以下這件事是很重要的：剩餘物品將不可傾銷於市場而且它們應傳給需用的人們，而不是售給在市場上需要它們時囤積不放，或大量傾銷損害工業的投機者們手中。關於這方面該有預防，但我們必需牢記在心的是任何對這種物品之運用和出售加以太嚴厲的統制的企圖，或者任何予每一項交易以複雜特殊條件限制的設計均將延誤剩餘物品之處置，而可能因而貽害極大。這種企圖，除非是以廣泛和浪費的調查和訴訟來加強它們，不然它們使政府所得的權利是全無意義的。

有一個可能的阻止投機性購買剩餘物品的方法就是特別規定政府可以收回因買賣這種物品所得的投機利潤，超過一個特殊的百分比，售出價格則以普通商業中利潤邊際線為根據。

在最後分析下，對各種剩餘物品該處置與否的真實意義，是人人各持己見的。最後決定祇有由專家們來斷決，而且祇有依他們調查所示的事實為根據。為此種種理由，現在該建立起處置剩餘物品的中央當局，而且授權給它去招攬許多對這些與全國利益有重大關係的問題有充份研究和經驗的人來從事這一工作。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在美國參議院中辯論：

陸海軍方面現在正採取步驟以不近情的價格在處置讓渡大量財產和機械。這種舉動，該加以相當制止：

我以為該通知陸海軍方面說他們現在關於這些物資和機械所採的各項行為，將為衆參兩院仔細地加以注視，而牠們從現在起，對這方面採取任何步驟時，必須十分留心。我並不特別地有意訂立任何特別法案，但我要使政府和民衆的利益得到保護。

戰時工廠之處置

·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日在工廠經營改進協會演說：

實業所遭遇的另一重要問題是在戰時計劃中由政府開支而以租借或購售形式所得到的工廠和設備。它們有許多將被政府保留作為預備工廠，倉房或其它特別用途，但它們大多將應改作民用物品生產之用。

有些公司有選擇它們可推動的工廠和設備的權利，因此它們現在該決定是否需要它們。但是很多合同中並無選擇權文字條例之規定。在這種情形下，政府將決定它出售租讓這些工廠和設備的條件。這一點該儘速辦理。在決定這種條件時，必須仔細確定使政府所有的設備不致成為贈品轉入褊護下的組合中去。

但同時，還須現實地證明建築成本在戰時往往高於和平時期所需；證明那些設備是特別為特殊戰時物品生產所設計的；證明為生產特殊物品而設計的設備中所用的同樣的勞力將產生一個成本較低的更為優良的工廠。政府必須準備按這些工廠或設備對願取得它們的人們的真正價值如何而出售或租讓。任何其它政策將祇能阻止他們得到並運用它們來增加就業，製造民用物品，而且政府將有不少有價值但無生產作用之工廠。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政府建立的工廠的處置問題超越於任何未得戰時工作之製造者所受損失以及獲得戰時工作之製造者，企圖避免戰後競爭所獲利益等問題之上。它甚至超越於政府租售出為此目的建立諸工廠所得之兆億元之上。

政府建立的工廠是否應該關閉必須確切地決定於美國是否要回到與一九三九年時所存在的平時經濟一樣的經濟狀態，那時失業工人有九百萬人，再加上在一九三九年時並不覓取工作的五百萬人以上的女人和其它戰時工人，還是要推動現在所有的屬於政府或私人的工廠，供給覓取工作的人們就業機會，而且如果必要時還鼓勵建造更多的工廠。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祇有近一半的戰前製造工廠和設備轉移為軍火生產之用，因此很明顯地在戰時添設的新製造工廠和設備。

對將來競爭的對手，值三百億元的戰前工廠和設備將有極深的影響。對金屬和化學工業，這情形格外真切。

這許多工廠設備在若干程度中可以改爲民用，這估計很難作，而且最多祇能作猜測而已。然而戰時生產局的計劃處估計這些新工廠中有百分之四十左右可能製造能有良好平時市場的金屬，化學品，工具，和一般工業設備，而其餘百分之六十中有近一半的新工廠是較難作和平生產之用的。它們現在在製造特殊軍火產品，但其中的金屬工作工程和有用的平時生產一樣，平衡數字（約百分之三十的新工廠）對平時物品生產幾無一點價值。

屬於後一類的工廠中有許多將成爲廢物，或用作倉庫，但陸海軍部必須這些工廠作特殊檢查，以決定其中有些是否特別有用，能保證在另一次戰爭中，我們能迅速地生產軍用品。軍事設備的變化很迅速，現在若干工廠和設備所製造的許多東西，特別是那些能爲陸海軍軍火工作中解決大塊金屬工程的設備，將具有很大價值，而該準備在一旁。

這些新工廠設備完全轉爲生產用時，它們將和戰前的設備發生競爭。

因爲私人工業自然地集中於建立對和平時期工業有用度的工廠，所以私人工業用於新工廠設備的四十五億元，大半將轉用於平時生產。

沒人建議說這些私人主持的新工廠設備應不能被允和戰前工業競爭，雖然這些建築的成本幾乎大半時由政府特別減稅而間接付出的。這種減稅所得，加上因運用這些設備而得的利潤，在很多情形下已足抵全部成本。就真實感方面說，這些工廠，雖然是私人建立的，實質上是由政府開支的。

然而，關於直接由政府機關開支建立的工廠，已有建議不允許它們進入和平時期物品生產中，使它們對工業的未來加以絕大影響，而可能引起過度生產。

這些論調自然是由那些不願和擁有世界上最佳設備的新工廠競爭的工業所提出的。這種論調和若干經政府建立的設備的人們主張他們在戰後該允許經過重新商談，取得政府設備而經營之的利益的論調一樣自私而且以自我爲中心。

本委員會認爲要送出政府建立的工廠作禮品似地給經營者們，對戰前工業是不公平的，允許這些經營者們

保有過份利益；或者零星出售這些工廠爲和平生產之用，也是不公平的。但是，本委員會也不贊成保護戰前工業以對付用求當代價取得的政府建立的工廠的競爭。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本委員會認爲國防工廠協會和其它保有政府建立的工廠的政府機構，或任何由國會爲此目的建立的新機構，應進行研究，決定在戰時以高速而近於浪費的方法進行生產的建築成本，比在和平時期以較慢速度進行生產時高到如何的百分比。當此數字決定後，本委員會認爲應向陸海軍部所不需要的一切政府設備提出登記，以戰時生產成本平均超過平時生產成本之百分比爲準，將此等設備作爲它們目前經營者們的準備工廠。

政府所建工廠係爲特殊戰時計劃而特別建立者，它們對私人經營者們，也許不如專爲生產和平時期物品而建立的工廠那樣有價值。因爲這一因素，也許還該減少若干百分比作爲津貼。

如果上述方法可以進行，它將減消要個別地和各製造者商談，分別決定每一工廠的價值時所發生的猶豫和遲延。凡是沒有充份民用生產價值，不足以吸收購買者來接受的工廠，應該再和其它政府機關之有處置權者作進一步之商談。本委員會認爲這種政府機關應該有根據和平時期工業的公平價值而處置這些工廠的權柄。

這一類的工廠很多，而且和它們個別地商談必須耗費很多時間，因此特別重要的是要在過渡時間中以低平的租額租出這些工廠去。

許多情形中，所能生產的物品，這些物品的價格和市場如何，都是未能定知的，目前的工廠經營者們因此很難取得收得工廠所必需的資本來開始工作。這種考慮是要以低平租額租出這些工廠去的另一理由。這裏，租額必須合理規定，使我們不必再個別地和各工廠商談，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所有工廠和設備將來並不完全有救濟的價值的。有的是特別建築，祇能爲特殊目的而運用的。例如我們若于特別的軍火設備便是。其它的有些備置了極大規模的特別機器，和平時期對這種製成品的需要很小。例如造

重，長距離炮筒的工廠便是。最好而最重要的這些工廠應該準備在一邊，以備我們如果非要作大規模軍火生產時之用。陸海軍部對若干工廠已按這一方方向處理中。

但是大多數戰時工廠和它們所有的機器工具和設備，以及若干特別工廠中的機器工具和設備是可以應用作民用生產的。任何假設它們不能如此應用的說法，都是毫無根據，和一九四一年時臆測說我們的汽車工廠和工具不能用作生產戰時物資的說法一樣無稽。當然，有些工具是不能用的，附加的工具是必需的，而且工具的安排將加以更改，但大多數戰時工廠是適於生產平時物品的有許多，像高級汽油和人造橡皮的設備，可以按現在狀態而運用之。

這些戰時工廠是我們的工程師所能設計的最現代化的建築。一般說來，它們光線充足，通氣設備完善，有高高的天花板和負重量大的起重機，它們是世界上最好的工廠，遠較幾年前在美國最好的工廠優良。

我們所以要用它們，非但是因為我們在建立它們時用了很大代價，也是因為我們必須用它們。美國的人民們從本國的一端再流轉到另一端，今天有數百萬的人民們生活在和戰前他們所處的社會完全不同的社會中。有的集團是在戰時工廠附近生長起來的，還有大多數的集團大半依賴在戰時工廠中取得的職業。我們無法回答說他們可以回到他們以前的職業中去，因為有幾千種以前雇用他們的事業現在已經不再存在，而很多目前還存在的公司將不再雇用它們以前所用的那樣大數目的人員。有許多在戰時工廠附近的社會將成為空無一人的死城，其它的也不再增加人口。但如果我們有勇氣和智慧來利用我們已經創立而且在下一世代中將以租稅償付的大批工業資源，則極大部份的戰時工廠能生產有用的平時物品，而且能繼續維持它的工人們的職業。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本委員會認為現在在經營政府建立的工廠的各會社該考慮到它們能利用這些工廠來作平時生產到什麼程度，同時要和國防工廠協會商定在這些工廠不再為戰時目的所需時，由它們取得時所應有的條件。執行的機關，在此該注意可能的可以使人得到這種工廠的日期。

這些會社大多沒有充份的活動資本，很明顯地，它們在沒能在將股票和債權售給私人投資者，以取得增加

的資本之前，是無法以現款賠取它們所經營的政府建立的工廠的。這將需要相當時間。因此，我們希望擬定將這些工廠以公平的條件租給經營它們的私人會社的安排，可以附註要租賃者在一個特定時期中購進該工廠，並運用租約所定之租金作為付給購買價格之一部份。

承包人的財產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處置未用的財產的能力如何，可能造成使在戰時生產中大為擴展的較小的訂定了價格的承包者們成功地轉移為和平時期工作，或者破產的不同結果。這些承包者們雖然在再商討之後還有不少實際利潤可得，這些利潤和很大的其它數目全被拉在財產之中，這些財產被按它們的成本記入賬冊中，但它們大多在戰爭結束，條約終止後將成為零碎廢鐵，因為它們有的是祇有為製造軍火所需的特別設備。估計中這些被固定在財產中的總值，約在數億元左右。

本委員會認為應該研究的可能解決方法是由政府購入這些承包人們的財產，或者至少使他們所能顯示的部份不太過多。這將使這些訂定價格的承包人們——他們很多是政府所有最有效的工作者——在財產問題上能作為成本加固定費用承包人，處於同樣的基準上。在再轉付過程中，政府所有權的轉移是很易於辦到的。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在目前一直到戰爭結束為止的時期內，任何緊縮財產，或原料，積存品，或生產過程的措置，非但會減少戰爭代價，並且對戰後的轉換工作，也將發生有利的效果。我們不可用稀有原料或者更稀有的人力來創造部份的，或半完成的物品，這種措置的主要結果將壓抑我們戰後的經濟。

種族區別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在塞達利亞演說：

我是相信人類的手足之情的；不僅是在白人之間的，同時是在守法的一切人類之間的手足情誼。我也相信憲法和獨立宣言。在給予黑人以他們應有的權利時，我們不過是按照着我們的真正民主的理想在做。如果有任何種族或階層可以被排擠，或被斥和其他的人有政治上和平民權利上的區別，使他們招惹到更有權威的人們的不快時，我們也將和我們安全所繫的主義告別了。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四日在芝加哥對全國有色民主同盟演說：

在我更進一步談論前，我要說明我並不是在爲黑人的社會平等作任何呼籲。黑人們自己明白的比這還多，最高級的黑人領袖坦白承認他們寧可與自己人爲伍。黑人要的是公平，不是社會關係。我只想提出警告一聲。堆積在任何種族身上的敵意和憎恨，結果都會使人類失去忍耐力而發展成一種危機的。我們全知道黑人是永住在這塊國土上的，我們無法從我們的政治和經濟生活上將他們移開，我們應該承認他們的不可轉讓的權利，就像是我們憲法中特別提到的部份。如果有誰否認對別人的保護，他還能要求我們的法律去保護他嗎。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在紐約麥迪生廣場對自由黨集會演說：

爲擁護總統的這些人類自由和寬容偉大計劃，美國參議院中沒有比我更始終貫徹擁護票的人。

在六年多以前，羅斯福總統擁護一條合衆國反私刑的法律。

在六年多以前，我在參議院投票擁護合衆國反私刑的法律。

在六年多以前，羅斯福先生投票贊成合衆國的禁止入頭稅的立法——在許多場合上，我也是投票贊成這種立法的。

羅斯福總統建立了公平就業執行委員會以阻止職業上的歧異。

現在總統正提議永久的立法以保持工業上的門戶開放。我一直都是投票贊成公平就業執行委員會的經費

的。

戰時生產

國防計劃之調查

一九四四年八月七日在美國參議院中辭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主席時聲明：

我從沒有作過的最困難的決定就是是否要辭去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主席之職。我認為能為這委員會服務，實在是莫大的殊榮。

在下次大戰中，我有機會見到大緊急時期中存在的浪費和混亂，這種時期中，毫無經驗的人員們必須在一夜間作出並且執行許多重要的決定。

當總統不願許多孤立主義者們的反對，提倡一個準備作戰的計劃時，我全心地擁護這一計劃。這是另一個，也許是最大的，足以見到他所不時表現出來的透視未來，決定國家要走的正確路線的能力的例子。

但是，作為一個軍人而在上次大戰中見到浪費和混亂情形的我，認為我們備戰的計劃初開始時，就該加以忠實而智慧的調查，使各種錯誤能在尙未造成禍害之前就被發見……在下次大戰之後，我們見到有一百以上的國會委員會從事對戰爭計劃作檢屍工作的洋洋大觀。幾乎對每一件事，多數黨和少數黨都提出報告，多數黨試着把一切都表示得辦理得非常壞，少數黨要表示一切都完備。

這些調查是很有用的，但是如果它們不能和戰時計劃同時進行，而且不以無偏向，無成見的態度來進行，它們就不能像它們該具有的用度那樣有用。

早在一九四一年初，當我們的計劃才開始時，我提議要創立一個委員會來調查這個計劃，在沒有造成大禍害之前，校正許多錯誤。我的建議被採納了，於是參議院創立了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

我一生是民主黨員，是民主黨的擁護人，我願繼續如此。但是我曾不斷地着重提示出本委員會中四位共和黨黨員所給予我們的鉅大幫助……

委員會的人員們在作參議院所委託的工作時如何作決定，這一點可以由一件事來說明，對最議論不決而重要的事務，委員會所提出的三十件以上的報告，沒有一件少數黨的報告。我想這個紀錄是任何其它國會委員會所完成或者接近過的。

委員會頗以它的紀錄爲榮。一九四一年春季，當企業和政府官員都以爲我們已有充份的鋁和鋼生產力時，本委員會請求建立新的設備，日後這些設備被證明是十分需要的。

在一九四一年後期中，委員會提請將一切能製造戰爭物品的汽車和其它工廠轉作戰時生產之用。委員會關於這方面的行動終於引起菲力浦·李德先生和其它不相信必須要採轉換手續的人們的尖銳批評。當李德先生去倫敦不久之後，全盤轉換工作完成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委員會要求重新組織生產經營局，將它放在一人統制之下。結果是任命端納·爾遜，納建立了戰時生產局。

在沒有任命查爾斯·E·威爾生先生以前四個月，委員會建議戰時生產局建立管制全部計劃飛機生產的一處，該處應由從工業中調徵的有訓練的生產執行人物來負責。

委員會在一九四二年早期中，就澈底地調查了橡皮狀況，在巴魯區先生沒有被任命負責前六星期，委員會提出一件報告，其中各項建議幾乎和後來巴魯區先生所提出報告完全一致。

一九四二年十月，委員會向總統提出了一件有關人力問題的報告，其中有許多建議從那時起一直被執行着。

同樣地，委員會也是在早若干月中已經見到要保證農業機械和運輸設備能有充份生產的必要，以免主要的農業計劃和運輸機構潰崩。

同樣地，關於再轉換問題——這是許多人，包括我們在最近一次會議中的若干州長們在內，遲緩而到底注意到的問題——也是委員會在去年十一月的報告中所加強提出過的。在三月中本委員會第三次年報中，曾經列

舉處置此種問題的許多特殊方法。由於有許多新需要的產生，也因為武裝部隊堅決反對採取任何行動之故，這方面的進展是令人不滿的。

這些不過是委員會中一致讚同的許多事務中的少數幾點而已。委員會所以能造成這種紀錄，是因為委員會中每人都能把國家利益放在其它一切事物之上，是因為委員會按事實作它的報告，避免作任何決定。

民用經濟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在作戰計劃的現階段上，本委員會相信我們應喚起一切努力以維持一種高度的生活標準，和盡力使用我們的基本材料，工廠設備和人力的資源；結果我們將可能有一種最堅強的經濟，這種經濟是一種最少脫節的，可以負擔戰時生產和戰稅的經濟，因此，我們也就有希望可以如此繼續渡過到是以保證完全勝利的一個時期之後了。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二次年報：

因此，本委員會勸告國人應給予最大注意的就是保證我們有足夠材料以供應主要民生需要。特別的是，我們應注意供給生產與運輸食物，油類，煤炭和各種鑽類的機器。爲了這一理由以及其他重要的事務，民生供應局的首腦人物應該是有頭等經驗和能力的人，他將有勇氣爲主要民需物品而爭鬥，同時他也要有略去較不重要的計劃的判斷力。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一件不指自明的事實是：專爲戰時生產的最大部分的可能經濟，是要看軍隊的實際需要已否滿足而定的。當作戰隊伍的需求被滿足後，加強國內經濟就會更加使陸海軍得到更好的支援。這樣並不會引起浪費或無力

而奢侈的生活。

要軍人了解這問題是費力事的。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以前，我們沒有能很快地將民用工業轉變成爲戰時生產，一部分是爲了他們對於他們所需要的爲何，以及如何去獲得他們所需要的物品的這兩問題的了解不够完全，同時也不確定的緣故。因此以後表現出我們對於將民用經濟減縮到僅只刺必需品的這事是過于熱心的。其實我們減縮的限度應該按照一種原則就是當軍事利潤超過由經濟失序而產生的損害時，我們才能談到減縮的事。

從一九四一年初本委員會一開始工作起，我們就會設法使人們注意到將某些基本工業的民用生產轉變成戰時生產的必要，這種轉變的目的在於保留近于稀少的材料。和儘快獲得大量戰時產品。不過，本委員會從未贊成執行這種政策到極端的程度；就是從未贊成將民用生產減少到形式是增加的戰時生產，而實際却增加的是利潤的程度。

如果我們遵從了一九四二年軍人的減少一切物品除去最低限度的必需品生產的機器與設備是很可懷疑的。同時繼之而來的紛亂與損失也將是巨大的了。

食糧生產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二次年報：

本委員會很遺憾地報告給諸位一篇關於最重要的食糧生產的遠不如人意的情况。農業部，雖然它有一本不多的做爲根據的統計數字報告，它在製定基本政策上却嫌遲滯，它缺少推行它的計劃的主力與動力，例如在農業機器生產部份上，它就遠沒有它應該對戰時生產局提出關於生產食糧的要求那樣的有力行動。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二次年報：

本委員會認爲我們必須使食糧有足够的供應；而且這種供應應該是對我們作戰力大有關係的。爲了這理由，本委員會極端非難民用供應局的行爲，牠防礙製造足夠的農業機器的計劃執行，而實際上牠本身的任務却是

代表人民，保證應有足夠數量的農業機器可用的。

本委員會並且要喚起一切努力以保證農田有熟練工人可用，和保證製罐商人得到錫片和其他供應品以保在果實與菜蔬；並且使主婦們在適當時期有足夠用的糖和其他物品；極力避免官樣文章以鼓勵家庭製罐業發展到最大限度。我們必不可再爲了使主婦們感到棘手的各種困難而使大量的果實窩爛在樹上。

飛機工業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本委員會認爲就全體而論，飛機工業在製造軍用飛機方面的進展是值得推崇的。在我們國防計劃開始時，一個祇有很少一些小型和中型的公司的工業，能在一九四四年中規定要生產我們全部戰時物資的百分之四十；這簡直是難以令人置信的。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看來似乎要大量生產（飛機），不加以標準化，不在相當時期以內凍結主要「生產變化」，是無法完成的。可是，有人建議，以前邊的照測器來替代後邊的照測器將能發生一種情形，使基本設計可以安全地凍結到相當時期，使生產方法可以發生效力。

在目前體系下，製造者不斷受軍隊方面仔細的更改要求的阻撓，這許多更改大多是應該預先見到，或者是不必要的。

浪費和速度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這許多結果之完成是因為有千萬有資格的人們的注意都集中在他們眼前的工作上，結果他們之中有很多人發現了促成局部改良設計和製造技術的新方法，而因之產生驚人的成果。

無疑的，這些物品能夠而且將以更少的勞動時間，以更少的成本來生產，而且，無疑的，目前還存在着浪費和效率低落情形。可是，如果我們已經作過消滅一切浪費達成最高效率企圖；而不顧到對生產率的影響，本委員會相信我們可能因為作抵不上從增加的經驗和較多的生產量中所獲得的一切的經濟計算而犧牲了生產。

分配與分派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二次年報：

在處置和生產方面缺乏相當的全盤計劃和責任的分配，結果使戰時合同集中在相當少的大組合手中，損害了生產計劃。

生產管理局遲遲地命令轉換為戰時生產，足以表示出它之不願在事實已經顯然時來採取不愉快的行動。這種態度，本委員會發見大部已經消失。

稀有原料的全盤分配以及生產程度之劃定的問題是本委員會所最關心的。陸海軍以為航運委員會對稀有原料，設備和人力上所作無限制的競爭，造成了一種困難環境，使我們的生產大受損失。戰時生產局現在已取得對原料分配的統制和重新規定戰爭物資中重要物品生產的權力。戰時生產局副局長查爾斯·威爾遜負起了推行這一工作的責任和權力。本委員會認為集中權力，加以責任，乃是消滅戰時措置中最壞的組織上的過失的一大步驟。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二次年報：

在戰時計劃各相當部門之間分派稀有原料是一件極鉅大的工作。陸海軍部必須決定它們要生產的是什麼東西，所需的數量如何。在上次大戰後的和平時期中，向這一方面所作的進展最令人不滿，而需要的決定更因為

要在各戰綫實際戰鬪中的觀察所見到的變化相配合而遲延。關於幾乎完全沒有在本國大量製出的物品的生產必須作種種估計，而且它們大多是要在從沒有建造過的新型工廠中的匆促合成的組織中製造。

因此，早期的程序祇能是一種猜測，原料必須在一個鬆懈的優先權體系下分派，這體系被很正確地稱作是一種覓取原料的行獵許可書。當充份的消息傳來時，這種體系是應該消除的。它以優先權鼓勵了製造者們在尙未需要原料之前就先爲他們的合同獲取全部原料。雖然他們所作的東西值得給予高度優先權，但這些原料如果不是囤積起來作數月以後的用途而讓目前需要它們以製造次要物品的人們取得，則情形可以更加優良。這一點的例子可以在海軍船塢中見到，該各地囤積了大量稀有的原料，全是爲了非數月工夫不能完功的重要用途而儲存的。

因此，有許多重要物品的生產常因缺乏一部份的必需原料而遲延，同時所需的原料却因爲要在以後的時期中作別的用途而被囤積着。獲取原料已經成了一種藝術，而全國跑滿了搜索者。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二次年報：

增加生產力的主源端在增加效率。爲了要得到這種效率，我們必須完成我們分配原料以及規劃生產程度的體系，使所有必需的原料可以及時地以充份數量流入工廠中，使它們能發揮它們所有機器和人力所能發揮的最大限度能力。爲了要達到這一點，陸海軍部必須以最大審慎阻止特定原料的變更，務必祇採取絕對必需者。

政府機關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委員會在羅列這許多事實時，並不意圖寬恕已經造成的許多過錯。戰時計劃因受工業，勞工，以及政府中各級人員中無能力，自私甚至不忠實的人們的妨礙而更受重壓，本委員會時常注意到，雖然是在孤立但又重要的事例中，有一種堅強拒絕從過去的過失中獲得利益的情形。本委員會曾經而且將繼續堅持作糾正過失的行動

。本委員會在開始時就不斷地堅持以清楚的權柄集中於一個單一行政機構而不以多頭的機關來管制戰時計劃。很多爲本委員會在戰爭努力的早期若干月中所批評的弱點和失敗之處，原因都是因爲這種行政機關的設立，延遲了十八個月之故。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二次年報：

本委員會在十餘次特殊調查中所發見的失敗之處和缺點，幾乎完全種因於三個基本弱點上，它們是：
一，在開始各種計劃時，各政府機關之間沒有適當的全盤計劃，而且延遲了決定有效地執行這些計劃所必須的基本政策的時期。

二，對戰時計劃各方面的衝突權柄和責任，結果造成遲誤。

三，政府在發現事實上必須採取不愉快，不爲人歡迎的政策後，而仍有所猶豫。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二次年報：

珍珠港事件以前，生產經營局在三個重要方面失敗了。第一，它沒能儘速地供給新的設備以作生產充份數量的戰略物資，如鋼鐵，銅，和鋁。其次，它沒有要求現有設備從民用事業轉換爲戰時事業。第三，它允許戰時計劃集中在很少數的大組合手中，以致損害計劃並損害小企業和中間企業。

一九四三年四月六日在克里芙蘭商會中演說：

美國在一九四二年的戰時生產記錄是我們大家引以爲榮的。各種作戰物資現在滾滾地生產着；它們的速率我們可以相信絕非我們敵人所曾或將能達到的。這種生產之成功並沒有犧牲物品的質。今天，我們的武裝部隊有着世界上最好的裝配。這一生產對敵人的打擊是與日同增的。

雖然有這樣值得讚仰的進展，但它並未竭盡我們所能辦到的限度。在過去一年中延誤了我們戰時生產力的許多弱點和過錯可能在較早時期中被發現而加以糾正的。過去的過錯就是今天的問題。

當一個巨大的愛好和平的國家爲戰爭而改變它的生活方式——當工農業從平日的和平生產轉爲戰時生產——當政府必須要擴展它的作用時，必定爲沒生一些混亂，將造成若干過錯的。事實上，我們有許多問題祇有籍試誤改正的方法來解決的。

我們都知道要用一億元，姑且不談幾百億元，而沒有什麼過錯，不生什麼不忠實的行止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們也知道在過去戰爭中，常常因爲重要政府官員的遲疑不決和行止迂緩而阻滯了計劃的效力。我們不能允許這種因子來阻滯這次的戰爭計劃。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二次年報：

在未來一年中，我們的注意必須繼續集中於以清楚規定的權力來管制我們國內戰時計劃這一基本需要上。這一權力當集中在少數官員身上——每人祇對某些事務的管制負責。他們都應有高超能力。除了完成他們自己的行政工作外，他們還要不時消除一切法律上的糾擾；並且在政策的重要問題上應能時常供給總統意見，使他能全力致意於純粹的行政工作上。

社會安全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對米蘇里立法會議聯合會議演說：

我們的社會安全立法或許不是十分完美的，但它走的方向却是正確的。

沒有人想廢止它。它使每日工作謀生的市民有了某種希望和安全感，這種希望和安全感就是使一個市民覺得當他衰老時，他可以不是一種負擔。

工業資源

石油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我們的石油資源的枯竭並不可能立即引起嚴重結果，因為我們幸運地，毫無疑問地保有贏得此次戰爭所需的充份石油。但是這種枯竭顯示着許多嚴重的問題，需予以注意並且採取明智的舉措以保證我們未來的國家安全 and 工業繼續進步。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本委員會堅決一致地認為參議院應通過相關的立法委員會立刻考慮決定美國的石油政策，這政策應該確切地顧到國內和國外的油田，以及石油對我們的國防和國家利益的重要性。

今日美國的安全依賴於充份的石油供應。美國的經濟大部份也依賴石油。

在未來數十年中如果不能供給美國以充份的石油，將影響到我們的安全和我們的發展。

目前的緊急狀態更顯示了石油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有許多建議要求考慮採取國際的安排步驟，使在和平建設目標下，世界各國都能平等地取得它們所需的石油資源。

這種可能性更使我們認為國會有早日決定石油政策的迫切必要。

我國政府正在和盟國各政府間進行着初步的石油政策商談，我們的政府執行機構必須使相關的國會委員會完全獲悉進展的情形。考慮並且最後通過本國石油政策的重任，落在美國國會上。

在達到足以影響今後數十年我們的安全的政策決定過程中，政府的立法和行政機關該取得從事石油工業。

特別是有國外工作經驗的商業人員們的意見和勸告。他們的企業使我們接近了勝利，他們的判斷，在最後決定尚未達到以前，爲了國家的利益，應該加以考慮。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對於如何解決石油問題，我們已經有了四個途經。可能還有其它途經。

政府可以繼續採取可去二十年來所行的政策，使對國外油田發生利害關係的各美國私人公司自由行動，而政府則就外交方式可能限度內予以協助。由於其它國家已經體味到石油對他們國家安全的重要性，這種途經的結果將使各有關私人公司陷於困難之中。

第一次大戰後，美國各公司爲美國的利益分佈在下列各地，得到了各種讓步：（一）沙特·阿刺伯，（二）巴赫林，（三）庫魏特利益之一半，（四）伊拉克及奈他油田利益的四分之一，（五）蘇門答臘及（六）委內瑞拉。

這些地方的石油資源可能等於大陸美國石油資源全量，在考慮石油政策時具有很深大的重要性。這種權利之獲得應該推獎在政府有限的鼓勵和支助之下那些美國私人工業的毅力。

第二可循的途經是完全用外交來支持美國企業去開展發拓外國石油資源。這先要我們的政府認清了在我們的安全和經濟利益下，外國石油資對我國的重要性。

這是說我們要採取某些政府在認爲有關國家利益的情形下，對他們海外人民的私人利益所作的同樣的強硬支助。

這一途經保留着一切私人創始的利益，同時在認清有關國家利益時，加以保護和鼓勵。

處理在中東和其它地方美國對某些外國油源的要，將使有關我們在各該地取得的讓步的地位，十分困難。第三種和第四種處置是由政府參加於這種讓步中，或者取得某些油產的獨有權。後一種可能性可能立刻推翻。如果沒有私人創始的鼓勵，我們不會取得在巴赫林島和沙特·阿刺伯方面的讓步的。外國油源的讓步完全由政府保有時，將使我們的經濟系統發生根本的變化。

關於政府的部份保有此種油產，也受着許多反對。此舉可能阻抑私人企業，同時政府和大私人財政利益合作時；常有內在的許多困難。政府的統制常受可能的政治影響的牽制，除了在私人保有時完全不能執行它的工作情形之下，才願受政府的統制。在另一方面，獲取合適的油源對國家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企圖調整國內和遙遠的油田中的油產時所遇到的複雜情形可以引起許多困難，使我們在最後分析下，認為政府參加保有主權之舉，應該加以嚴重的考慮。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我們可以在發掘，開拓，改進石油方面發現新的方法，而且運用這些新方法可以使我們獲得大量的石油，正如在過去因這些新方法的發展而在泰克薩斯和路易斯安那灣發現油田一樣，發現一些現在還不為世人所知的產油地區。但，這祇是一種希望，並不是確定的事。

橡 皮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二次年報：

橡皮囤積政策之失敗，有三個主要原因。第一就是國際橡皮調整委員會的部份限制法。該委員會相信齊斯·鐘士先生很便利而精幹地處理這種情形，而且雖然放鬆了部份限制法之後沒有即刻使情形改善，其原因並不在鐘士先生或橡皮豫儲公司的缺乏有力行動。

其次，是未能充份利用船運方便之故。正如以前充份說明過的，非戰略需要的貨運往往佔有了戰略需要物品的運輸；船隻從世界各地經過長長的航程而到美國東海岸；荷蘭的橡皮須備荷蘭船隻來運。海運委員會已經改正了若干不當的運用。

最後，而且是最重要的理由是事實上工業的消費被允許吸用大部份輸入本國的橡皮，其數是遠超過以往所消費者。這情形發現於各有關政府機關和橡皮工業充份警覺到遠東供應受威脅，而且企圖覓取保護它們自身的

時期之中。如果有一個集中的當局來處理這種情形，而且如果生產管理局限制了汽車生產，則此種主要原料儲量的損失當可防止。但正當必須採取保留橡皮的若干行動時，各公司都沉溺於大量消費中，使橡皮製品的存量，到一九四一年六月，達到超過一百萬噸一年之鉅。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同樣地，我們必須供給沒有充份積儲的英國以橡皮和橡皮製品，而英國通過了由英人和荷人操縱的國際橡皮調整委員會阻滯了齊斯·鐘士先生積儲橡皮的努力。現在我們應該考慮到戰後繼續此種橡皮獨佔的條件。我們該保證我們不再為如史蒂文生計劃之類的計劃的犧牲者，由於該項計劃，使我們在二十年代中要付很高的價錢取得橡皮，而同時英國報紙上却因為我們向英國索取戰債指我們為夏洛克。

同時該注意的是我們在英國本土以外各國中英國所有的鎳，銅，錫及鐵礦中取得主權的可能性，以及我們在戰後由蘇聯方面取得鎂以作為它償付目前我們付出的租借法案物品的權利。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二次年報：

很明顯的，南部和中部美洲的接濟不足以解救橡皮的缺乏。而且，如果我們所想的祇是幾百，幾千噸的數目，也不是以解救這種飢饉。我們必須從所有來源中仔細地收集而且保存起全部橡皮來。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二次年報：

橡皮能以商業上健全的基礎為立場而從番石榴子中製造出來，這是毫無問題的。但是，到現在為止，實驗都是受相當限制，因為現在沒有充份的石榴子，使在三四年中可能生產的數量是以顯著地補救我們的橡皮缺乏情況。

附屬委員會相信這種實驗工作將在一切方便之下推進，特別該着重於研究如何將實驗培養改為在田地上大量移植而能在最初一二年中得到收成。如果後一方法可以實行，番石榴將成為對戰爭努力之實質貢獻，而且將

使農業中得到一種新而有價值的種植，可以用來代替在西南乾燥農耕地區中的剩餘生產物。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二次年報：

在美國，還有其它許多植物中含有橡皮。其中包括黃桿草和兔草。美國會要了足夠用作試驗用的俄國蒲公英子和植物，據說這種植物有相當高的橡皮成份，而且在蘇聯有大量的出產；這些植物，到現在為止，都不如美國所產的番石榴子那樣有希望。

從玉蜀黍，大豆，天然瓦斯產品，煤，以及種種此類原料的複合品中提製出新人造橡皮的可能性，已有人作過相當多的工作。本委員會認為這種工作應該加以獎掖，而且其中有一二過程，將來有在商業生產上成功的希望。這種工作應該繼續，但是在它們沒有充份成功時，我們不可能予以任何仰賴。而它們的對戰時力量的價值如何還須看時間和所需戰略原料之情形決定。有很多人帶了人造橡皮的新發展報告到本委員會來。我們該設立調查種種報告的機構，而且該使世人知道這種機構的存在。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二次年報：

我們有相當的事實說明被認為是美國最好的人造橡皮的布納—S 型橡皮的發展，因為一九二九年 I. G. 法本和標準（石油公司，新澤西）的協定，以前一直遵行的舉措而大受限制。I. G. 法本和標準的共同行動，足以阻礙各獨立橡皮公司，使它們不致單獨地從事發展人造橡皮的生產，他們想使美國國內有關人造橡皮的發展要在他們許可下才能進行。

鋼 和 鐵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就大體說，最近發生萎縮情形的大部份（鋼）工廠，從前是近於完滿的。每一獨立公司雖然將自行決定是

否願意完備運用它的設備，而政府通過復興財政合作社（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籍它發出的補助，願努力使希望完滿運用能力的各公司借到所需的資金。會有實質進步的各工廠的磨擦結果使原料大為損失。它們大多是新工廠，應該是能完成成功的戰後行動的有效率的單位。無論在國內國外，戰後需要鋼鐵量都很大。如果我們在戰後繼續建立一個昌盛的經濟，我們需要大量的鋼。爲了保證能得到公平價錢的鋼，我們希望有充份的生產能力。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鋼鐵工業和武裝部隊配合政令採用國家非常時期混合鋼，而且不計較它們事實上價值更高。現在，由於混合用金屬之缺乏大爲減輕，已有重用戰前混合鋼，放棄用國家非常時期混合鋼的趨勢。

這種趨勢的危險，可分兩種理由。第一，今日所用混合金屬的需求平衡情形原是因推行國家非常時期鋼鐵計劃時節省的結果。任何全部按原規恢復單合或雙合鋼的措施，將迅速而實質地增加銻和銻供應的耗費，而造成了所以要採取國家非常時期混合鋼一舉時的缺乏情形。

其次，單合或雙合鋼數量的實質增加，將引起碳片缺乏而危及炭鋼生產。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我們同時須想到如何保護剩留的鐵礦作未來的用度。在過去兩年中，從米沙比山區中採取的鐵礦達一億二千五百萬噸。這是美國國內最佳，立刻可用的鐵礦最好的來源。就目前生產率看來，若干權威方面估計它這種最佳鐵礦在十年至十五年內將趨枯竭。

在上湖區內還有大量其它鐵礦，但它們不是質欠佳就是採取不易。特別是含有非常堅硬的「Taconic」，造成了許多特殊問題。現在要注意的是如何用便宜而完美的方法來消滅這種石子，如何利用這些不易採取，質地較劣的鐵礦來保證未來大湖區的鋼鐵工業。在戰爭期間，其它地區中曾實施發展及利用原有鐵礦的種種步驟。要建立一個新鋼鐵工業須經過多年的努力而且要有很大的投資。爲了國家未來的發展，同時便在另一非常時

期來臨時保證有資源計；我們該充份利用已有的進步。

鋁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在戰爭中，我們學得了鋁和錳的新用途，未來的神秘金屬，膠質和鋼的混合。新的組織它們的方法已經發展有成；新的準確的機器也建造了起來。這些使將來添了不少新的氣象。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現在來決定戰後鋁的市場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些市場非但要依賴於戰後的一般經濟情形，而且也須視鋁在公開市場中能與銅及鋼鐵之類的原料作競爭的程度如何，以及鋁因為有在戰時計劃結果之下大量而且廉價生產的膠類，錳和混合鋼和它競爭而喪失了市場到如何的程度而定。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附加報告：

美國，而不是德國，該執世界輕金屬工業之牛耳，這種工業日漸在我們全部經濟中增加了它的重要性。

本委員會進而相信確定美國能生產某一基本物品，使它的數量等於或超過其它國家，而且使其用途比其它國家中的用度更爲廣泛的責任；須由在美國獨佔該項物品之生產的公司來決定。同樣地須依賴於相互准許利用專利以從事大量生產的兩個公司；因爲如果不發展製造和用度，這種物品沒有多少用途，而且無法大量生產。

鎂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三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附加報告：

本委員會認為要使鎂業得到完全發展，應該鼓勵鑄塊製造者，使他們所能產生的鎂都得到市場，使他們能從事發現溶鑄，提鍊，以及混合鎂的新方法以及用鎂來代替其它原料的新技術。由於戰爭的結果，所實施的法規限制了發展民用的範圍，其中若干主要的用度是：照相蝕刻板，推進器各部份，袖珍工具，傳送器和手推車，真空吸塵器，打字機，和商業用機械，以及紡織機器的各部份。

鎂的供應情形已經改良之後，我們該特別着重於進一步研究鎂在民用經濟中的應用。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三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附加報告：

民用工業必須充份認清鎂的種種利益，熟悉運用它時的許多技術。應該立刻開始完成這一目的的程序。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注意保護政府對鎂工業中的投資，因為如果不斷增加的市場能够發展的話；目前的主持人們必定更加意圖將工廠轉入個人操縱中。

目前本國有兩家私人工廠，十三家政府已經資助了三億三千萬元的工廠。還需要幾百萬的附加用度來作改進生產等等之用。在推動十二家政府所有的工廠時，推動費用已支一億一千六百萬元，而政府到目前為止收到的鎂總值是一千八百萬元。

由政府費用建立推動的十三家工廠中，祇有六家可說是超過生產能力的，五家還是低落於所具的能力之下；平衡說來是按它們生產能力，或者接近它們生產能力而推進着的。

在未來的需求還未分曉而且尚有問題的鎂生產工業中，政府是最大的投資者和主持人，因此最主要的是要即刻採取有勇氣的行動。以擴大此種金屬用度的程序，應該立刻發動。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三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附加報告：

戰爭的結果使鎂的價格大為減削，鎂的生產能力增加了近八十倍，而且又發見了不少製造和運用鎂的新方法。因此，在和平時期應該有比以前更多的鎂供給應用。但是，真正應用的程度將視其它原料，如鋁，輕鋼，膠類的發展如何，以及我們能發見的新製鎂方法如何，所得到使製造者們用更多量的鎂的實際經驗如何而定。

本委員會向各飛機製造者們調查他們對鎂的意見，他們一致認為在未來飛機設計中，鎂將成爲十分有用而重要的原料。任何能用來代替鋁的一磅鎂，由於鎂的份量輕，可以使飛機的載運能力增加一磅半，或者可以增加一磅半汽油負載量，因而可以增加飛機可能飛行的里程範圍。因此，很明顯地，爲了要在設計並製造新型更長距離的飛機一點上執世界之牛耳，美國必須在發展並應用鎂一點上執世界之牛耳。

美國在建立並推動生產鑄塊設備方面已經投資近五億萬元，在溶製設備方面投資近一千五百萬元。爲了保護這巨大的投資，爲了要在鎂的發展上執世界之牛耳，我們必須作種種努力，鼓勵並加強有關鎂以及它可能的各種用途的更多的科學研究報告。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三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附加報告：

如果美國要在利用在鑄工業方面的進展以保證在世界輕金屬方面取得優勢，我們必須對一切新的思想加以嚴重的考慮。一個特殊思想的長處必須加以充份推究，至少要能完全決定它所產生的利益或困難如何。政府機關不能阻止私人企業，使它不能以自己的費用來發展生產原料的新科學方法。

銅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如果要使平民得到銅，我們需要決定是要使他們以爲普通銅生產者設定的價格，每磅一角二分的基準購得呢，還是以爲次邊際生產者們定的價格，每磅一角七分至二角七分爲基準，以增加全部生產總額。

如果平民們希望用銅，他們應該願意付出因獲得增加的銅供應而增加的價值，沒有這種增加的價值就不會有剩餘的生產。這種礦業的繼續推進對主持者們是同樣有利的，這些人們大多是小規模經營，而且如果不是因爲非常時期而獲利，如果不是因爲特定的價格刺戟增加生產，他們是無利可得的。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人造絲擴展計劃之施行一部份是基於戰時必需品的認可狀，使新的設備爲了納稅目的，在五年或較短的時期中零星償付。一部份由國防工廠會社(Defense Plant Corp.)資助。因此，人造絲製造者們在戰後也許會保有沒有分文投資的工廠。這可能使人造絲的價格在戰後減到低落於棉紗價格之下。如果我們看到在戰前棉紗價格比人造絲低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五十這一事實，那麼以上的轉變當然是極重要的。

經濟政策

租借法案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我們很多的實業，特別是農業，將依賴於我們的對外貿易，而對外貿易則依賴於我們關於租借法案和復員方面所採取的政策。這種程序現在推行得很廣大，如果突然中止，對我們的經濟的重要部門將有嚴重的影響，可是維持它們又是我們納稅人們的最重的負擔，而且在若干情形之下，使有限的自然資源大爲枯竭。

因此，我們必須儘速，而且清楚地決定這些策略，使實業界和人民們知道它們。而且，我們要以種種努力來減少我們納稅者的負擔至最低限度，一面要取得反租借法案，一面要迫使接受租借法案的國家在要求我們援助之前，利用它們所有的資源至最大限度。關於後面一點，我們應該記住當初國會通過租借法案，祇是因爲我們希望協助的英國和其它國家沒有充份的美國外匯來購取他們所需的物資。租借法案絕不是把它們作戰費用的一部份轉加在我們身上的方案，而且真實地認爲它們沒有償付它們所需物資手段的方案。

在沒有通過租借法案之前，國會表示請求並且得到保證，以爲祇有在接受人充份利用它自己的資源後，才予以租借法案的協助。這種資源當然包括外國持有的美國擔保品以及控制國外基本原料的外國擔保品在內。

例如，如果英國不能以美元償付它所需於我們的石油，而且因為船運缺乏或其它情形，不能從它在亞洲，南美和荷屬東印度諸地所控制的石油源泉中取得它的所需時，我們應該考慮它是否該以等值的在國外油田中的所有權，或者以操縱這些油田的會社中英屬所有的擔保品來償付取自我們的石油。

互惠貿易協定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六日在美國參議院中辯論：

最近在辯論關於衆議院聯合法案四〇七所提展延互惠貿易協定法案三年一節，反對者方面提出責難，認為執行這一法案，損害了國內農業。如果這一貿易協議事實上正如他們所說那樣有損於美國農業，反對再將該法案延長三年的建議人們應該能提出事實和數字來支持他們的反對論點。沒人提出事實和數字來。也許我們可以問一問。這是爲什麼呢？回答是很簡單的，因爲實際上，在整個互惠貿易協定時期中，國內農業實質上受了貿易協定的幫助。

關稅原是極複雜的技術過程，不幸的是它在過去被用來推行與國家利益相交雜的政治目的。現在的行政當局在一九三四年以明智而實際的方式在世界商業關係中取得領導地位，使調整關稅的事務操在最能完成目的的適當人才手中，這些人不致犧牲國家利益捲入政治糾紛和關稅運動中。

通貨膨脹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繼續限止民用生產的最大危機之一是通貨膨脹的威脅。到目前爲止，物價相當的安定。生活程度無疑地已經提高而且現有的指數顯然不能完全表示出全部的增加情形。在另一方面，並沒有發生瘋狂的通貨膨脹旋昇。不過，安定生活費用的努力在若干個人方面却造成了許多困難。因爲平衡一致政策的推行，某些人必須比其它

人們受更多的苦難。這會引起糾紛，發生了複雜的爭執。這種糾紛和爭執，當戰前物品漸漸消費完畢；而購買的慾心更爲增加的嚴重缺乏時期來到時，必定更加變本加厲。如果能够得到充分物品，就不致發生通貨膨脹。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二次年報：

行政當局公示的壓制工資和物價的增加的決心給予我們避免戰爭代價無限增加而使農業和勞工在戰爭結束時遇到嚴重的通貨緊縮的唯一的希望。要使這樣的政策成功，須依賴平等的待遇，使這政策可以得到所有團體和個人的擁護。

政府用度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參議院聲明：

我對所負的「作爲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主席」工作簡直悲觀。當耗用公共款項時，似乎沒人注意——不關這人立誓所該負的責任如何——這些款子是怎樣用去的。我不願作這樣的聲述，不過如果這組織和衆議院不執行它們有關政府錢袋鍊子的特權，很多的款子將被一無用處地浪費掉。這些金錢對戰爭力量將一無補益。我們不能阻止這種用款，因爲我們知道有人會說我們阻止了戰爭力量的。

我希望提請對尚未決定的經費案作一個修正案。如果戰爭在這些款項沒有耗用完以前突然結束，我想似乎應該有種規定，使國會能決定是否應該繼續還是應該停止運用剩餘下來的款項。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在美國參議院辯論：

在基金用度分別提付而且它的統制暫時脫離國會手中之後，全部預算案中可能發生兩個主要變化，這變化在我看來還須不由有關組織而由總統的機關中採取行動。第一是各種情形的變化，可能使計劃中的優先權發生變化，使工作在短時間內甚至永久的延擱起來。這種情形發生時，行政當局應該將基金擱置在一邊以作日後用度。第二是各種情形變化，使預算案的一部份或全部成爲不再需要的東西。如果發生這種情形，應該採取一種救

憲，此舉最好由有關組織附設的客觀檢視機關完成。

在政府中這種檢視和統制應該由總統進行，因為如果總統允許各機關繼續執行一個已經不再需要的預算，即使他有這種權柄，他也可以算是未能合式地完成他的工作。在缺乏以立法終止這項工作情形之下，除了大總統之外，還有誰能決定說到那一時期，全部預算之中那項工作已經不再需要了呢？……

大總統通過他的機構統制這種費用的提派，以免有不必要的耗費之處，這是極合理的。在調整祇有在動用時才可取得的分派費用額——例如在公共工作方面——時，總統最好能通過他的機構來統制進行這些工作時所需要作的預算。……

無論是由立法或行政機關來進行，我們需要一種使政府中完成節儉的有效處置。一九二一年以來成立了固定準備金預算局的機構。從實際觀點看，現在尚非放棄現有建立節儉和救濟的步驟而另立新方案的時候。

自由企業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工業會議中演說：

我個人是堅決信仰個人動機的，我相信美國能够很快地達到今日的發展，大半是因爲個人創始權能得到充分自由發展。我不希望有政府官員，無論是否從企業人員中選擇的，來決定誰該生產，應生產多少。

我擁護個人創始權。但是我們都知道個人創始權如果不加規範就是濫用。這是文明中所以必定發展出法律的原因，而不幸的是正如生活日漸複雜那樣，無論我們喜歡與否，法律也必須日益複雜。我們經濟體系中的利潤動機，在我想來是比世界上所有的體系都要高超一級。我們自然不要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中的恐怖動機的任何部份。但是，正像狗要咬人而使一切狗都必須加上鍊子或口罩那樣，一個利潤體系在某些情形下也能推行過度而引起種種困難。

一九四四年五月八日在傑佛遜城民主黨全州大會中演說：

我當然擁護自由企業，但是我擁護的是我的自由企業體系；是過去，現在和未來都不能有爲少數人利益剝削多數人情形存在民主原則。

在美國一定有自由企業發展的充分地盤，有使每一個公民有依他的能力，勤勞和忠實獲得成功和進展的權利的地盤。

在美國一定有使個人能自由，獨立地充分發展。

這是富蘭克林·D·羅斯福的行政機構自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以來所維護，發揚光大的自由企業觀念。這並不是允許有權力的集團以邪曲的手續來陷騙美國人民意志的自由企業觀念。

動力發展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在新奧列蘭密失西比河洪水管制會中演說：

在這次競選中，我們聽到不少關於「自由企業」的談論。有許多缺少經驗，缺少學識的人都告訴我們說自由企業被我們在華盛頓的政府罷斥掉了。

這種競選演說騙不了美國人民，因爲田納西流域管理局服務範圍中自由企業依然發揚茁壯，大小事業都極爲興盛……

羅斯福行政當局認清了水力是一切自然資源中最可貴的資源，將繼續不斷地執行許多在本國史上第一次計劃將最大的利益帶給多數人民的種種政策。

關於密失西比河水利管制問題的糾紛意見，現在正如以前田納西河流域所引起的不同意見一樣地得到了調解——並沒有犧牲美國的自由企業體系——並沒有建立起華爾街的特權私有獨佔——而是由於美國人民具有智慧地決定他們共同的需要，有執行達到這些需要的計劃的能力而得到調解的。

這一行政當局將不使河道運輸的進步中止，在戰後年月中，農民，礦工，工廠以及依河流運輸諸物品的消費者們，都將享受到內陸水道的種種利益。

如果沒有被利益團體攻訐，認為是新政執行者們企圖破壞私人工業的社會主義計劃的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和其它偉大的計劃，我們將不會有充份力量生產目前前軍工廠摧毀德國和日本所需的鋁的。

其它已經擬定的動力計劃必須加以執行。現在更需創始更多的動力計劃。政府現在正在進行此種工作，一俟戰爭停止，我們立刻可以迅速行動。

法律強制執行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準備對華盛頓聯邦調查局國立警察學院畢業班發表之演說
。此次演說因羅斯福總統逝世而取銷，但演說稿仍附於國會紀錄中：

我能參加你們國內保衛人士的畢業禮，深引以為一己的殊榮。如果在為保持我們的民主思想而參加一個普及全球的戰爭時，我們忽略了在國內對惡勢力進行不斷的鬭爭，這實在是最可悲的事。

可喜的是在聯邦調查局監督之下，在此地，國立警察學院中進行的特殊訓練，保證美國仍能精良的專門人才來維持國境以內的和平和秩序。

我請藉此對創立國立警察學院，並且領導在全美國改進法律強制執行工作的人物表示特別尊敬。我指的是你們聞名的領袖，聯邦調查局的精神，我的好朋友丁·愛德迦·胡佛閣下。

你們能被選來在世界上最大的犯罪治療所中受嚴格的訓練，實在是一種殊運。你們在此學得了現代科學方法中的新奇學問。你們學得如何運用最新武器的技術。更重要的是你們在此地學知迅速和一切地方，郡，州和聯邦的法律強制執行機關合作的最大必要。如果我們希望為全社會福利謀進步，我們必須對犯罪進行一個組織密切，全面的攻擊。

你們身為警官，有機會研究防止和偵察犯罪行為的現代方法；你們在這最有效率的地點所受的嚴厲訓練在未來的年月中對你們和社會都有極大的益處。你們非但學會了和社會的敵人作戰的科學方法，並且知道了和其它有效的機關作有效合作的必要。祇有採取全國性，合作一致，由所有法律強制執行機關發動的攻勢才能使

我們得到最高度的效率，這種效率本身將是防止破壞社會行動的最有效手段。當然能瞭解罪犯乃是阻止犯罪的最有力途徑。

在過去一世紀中，犯罪學中有了極大的進步。在過去，懲處罪犯是以報復精神爲主的，關於引起這種社會失調問題的許多因素，却並未予以合適的考慮。罪犯並不是天生如此的。他們大都是他們的環境，經驗和社會背景所造成的不幸的產物。

在觀察常常引起犯罪趨向的許多經濟的和健康的因素時，社會還有一重鉅大的工作要完成。我們的政治家們必須消滅我們社會機構中大多數顯著的的不平等，保證更多的個人安全，改進健康，使所有人民都能有較好的經濟機會。於是，我們將採取消除若干犯罪主因的的最重要的步驟……

美國目前犯罪紀錄中最令人沮喪的一面就是青年犯罪率的驚人增加。年紀不過一二十歲的兒童成了犯法者中的一大集團。就一般外行人看來，他們很難發現男性中最常被拘捕的是十七，十八和十九歲這幾個集團的人。

看一看一九四四年的數字，使我們深爲震驚的是在一個人民到二十一歲就有投票權的民主政體中，我們在二十一歲以下的青年犯了百分之三十五的搶劫，百分之五十二的偷竊，百分之三十五的盜取，百分之六十三的車輛盜竊案。在十一萬件侵犯財產案件中，犯案的人百分之四十是在二十一歲以下的。這是對美國青年訓練所下的多麼沉痛的評斷。

你們是負有保護社會，反對犯罪的責任的官員，你們所負的責任最爲嚴重。你們將需要一切守法公民們的積極合作。爲了要最有效地執行你們的責任，你們需要爲改良社會生活條件而建立的每一社會機構的協助。

預防犯罪，比追覓罪犯，予以監禁，再希望他重新爲人的工作高明而且消費少。例如，引導青年運用過剩精力參加健身館，可能防止他去參加少年們的流氓集團。

美國的未來依賴於今日我們青年的品質。主要的是家健訓練，一般教育，和品性冶養的問題。可是，作爲一個進步政治體系理論的領導人物，你們應該積極地改進並且協助所有的，能够運用來減輕你們負擔的福利和社會機構。

目前的社會情形自然地反映着由戰爭引起的極度凌亂。愛國的母親們在戰時工廠中工作，而為她們忽視的兒童却成了社會的問題。很多家庭中因為父親從軍而缺少了堅強的指導。該在學校中的兒童，現在在作工作的間很長的工作，雖然有助於戰時生產，但有時却和不合適的人們為伍。有很多兒童把工資浪費在覓取戰時刺激上。

美國人不敢望視青年犯罪，直到情形更嚴重時才加以撲制。為了保護我們青年的利益和未來，我們現在必須行動。

從各州中選擇到國立警察學院中來訓練畢業的法律強制執行官員和外事人員的總數，到現在為止是一千另四十九名。這些官員們都學到了此地所授的方法。他們都是現代罪犯偵察學的學生。在爭取良好的社會秩序時，這些官員們能夠，而且將是一種鉅大的幫助。

企圖以大批警察，用武力和武器，籍舊方法來粉碎犯罪，是不能得到真正和平和秩序的。今天，我們比以往更加需要重質不重量的執法人員。小而有効的集團，如果仔細而明智地執行工作，所能完成的比大批未受訓練的力量強得多。你們現在被派出去運用在此地的特殊訓練中所學得的最新科學方法去協助你們的社會。你們要導別人了解在撲滅犯罪時現代技術和有效的全國性合作所生的鉅大利益

今天，我們有數百萬的青年為了保護民主的法度而在全世界各地作戰。如果他們回來發見國內未能完成工作，這是很可悲的。無論戰時有如何的困難，我們的戰士們有權利希望我們能保衛他們的家和他們的親戚。

國內的保衛者們受了這種神聖的託付，不該失敗。

我們在國內還有一重大的工作。由於到遙遠的戰時工廠中工作使家庭支碎，青年犯罪日漸增加的威脅，戰時感情上困苦引起各個人的心理反應，都是一等重大的問題。如果我們希望保持一個正當的社會氣氛，使我們所持的理想可以按正規進展，我們大家都該誠實地正視這些新問題而作有勁的行動。

現代執法官員要維持和平與秩序更需要夜警棍和槍以外的東西。有效率的官員必須知道當地社會問題的性質和範圍。他必須同時運用科學和心理試驗。作為一個進步的領袖，他應該有勁地動員在他地區，以及全國的機構來從事防止和偵察犯罪的工作。這是一種巨大的命令，但是時間需要巨大作風的人物。

正因為有着較大的各種問題，美國需要訓練更佳的人們來解決它們。你們能有機會受到有關你們特殊職業的最佳訓練，實在是很幸運的。由於你們的行為和品性，你們可以使你們的職業成爲我們國家生活中最前進、最有用的職業。

幾個月後，國立警察學院將慶祝它的十週年紀念。在過去十年中，它的畢業生們完成了不少偉大工作。如果時間允許的話，我們可以列舉由於這些畢業生們所受的特殊訓練，使社會節省了多少金錢。我們也可以列舉出這些官員們的速的罪犯，所得的供狀，以及所作的恕罪措置。

但是沒有現成的統計數字能合適地表示出他們如何地使人得到安慰，表示出因爲預防犯罪，救活生命，覺到失蹤者，以及無數有價值的服務而引起的深刻感謝。即使是最足使人了解的報導傳系也不能抉發這些事情。這許多主要的服務使社會感謝執法官員，特別是這光榮的學院中的畢業生們。

我們在各戰綫的戰士們目前正在受着最嚴厲的測試。他們英勇地貢獻他們的生命，使我們可以以我們的民主方式生活下去。在戰場上的英雄們高尚可貴的作戰，自然是值得我們讚仰的。

不幸的是一般民衆並沒有充分的了解事實上就在國內，有着另一批英雄們正在對另一個死敵——現代罪犯——進行無情的鬭爭。這一公共敵人是有力量，有手段，有效率的。他的攻擊常是有力而且對弱者進攻的。你們對犯罪所作的苦鬭是無止境的。

要制止不斷的犯罪行爲需要極崇高的品性。正如國立警察學院的院訓所示，要在你們的戰爭中得勝，你們需要「學問，勇氣，智略。」這三種美德之中缺少一項，其它兩項就不再有用。就像一隻三腳橙似地，祇有兩隻脚是站不住的。

如果有更多的人具有這些偉大的美德——學問，勇氣，智略，世界將處於更好的地位。我堅決地相信你們在經過實際經驗和嚴格訓練之後，將繼續爲法律和秩序的堅強保衛者。以你們主要的品性和經過試驗的能力，你們對社會和國家將作持久的服務。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至十七日杜魯門大總統發表的演說和談話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四日斯退丁紐斯國務卿在汎美大會中宣讀的總統致詞：

我親愛的斯退丁紐斯國務卿：

請向汎美大會指導部轉致我對該部爲追悼富蘭克林·D·羅斯福的召開的特別集會中所作誄詞的感佩，同時表示我未能出席的歉意。

羅斯福總統準備了一篇報告擬在汎美日對汎美大會發表。這演說是他希望對你們宣讀的，因此我將它附給你們。我全心誠意地擁護他在報告中所提示的目標，以及他所倡導的睦隣政策。

我深信共同的悼念將使美洲各國友誼上增加了新的力量。

你十分忠誠的：

哈萊·S·杜魯門

美利堅合衆國大總統。

羅斯福總統的報告原文如下：

美洲各共和國又一度表示他們爲維持這半球的安全，反抗侵略，改進美洲人民的利益而具有的一致目標和他們有效合作的能力。

而在墨西哥城舉行的汎美會議中所得到的協議，以及二十一個全部美洲共和國對這些協議的堅決擁護，它的重要性超越於這半球以外。它們再度保證美洲各國非但要在自身之間和睦相處，並且要和世界各國和睦相處。

西半球的政府和人民們都明瞭在美洲各國之間維持永久和平是在世界上維持永久和平密接相關的。在將世界組織於這一和平的漫長和困苦的工作中，他們將帶來普遍共有的原則和豐富的普通經驗，這對完成一個較廣泛的目的，將大有貢獻。

在美國國會講演辭

宣誓就職後的第四天，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演說全文

議長先生，主席先生，各位議員：

帶了一顆沉重的心，在這美國國會裏，我在你們諸位——我的朋友與同僚——的面前，出現了。

僅僅就在昨天，我們大家方把我們所敬愛的大總統，佛蘭克林·達蘭諾·羅斯福的遺骸，安葬了。在像目前這樣的時候，一切語言文字，都是不够用的。最動人的敬意，恐怕還是一個莊敬的沉默。

不過，在這個決定性的關頭，當世界事件如此飛速進行着的時候，我們的沉默，也許要受到誤解，並且，也許要給予我們的敵人人們，以相當的安慰。

萬能的上帝，以其無邊無際的智慧，已經施行了他的意旨，從我們人類這裏，把一個愛護全人類，同時被全人類所愛戴的，一個偉大人物，召去了。

這個高貴靈魂逝去後所遺留下的空隙，沒有一個人可以完滿地把他填補起來。而對於那些說不盡的多少百萬千萬，各種民族，各種信仰，與各種膚色的黎民衆庶們的沉痛心靈，也沒有一句話，可以加以安慰。全世界都知道，他已經失去了一個英勇的，正又與自由的選手。

悲劇性的命運，已經把嚴重的責任，推到了我們大家的身上。我們必須繼起直追。我們已經離開的領袖，他是決不回顧的。他向前看，而且向前直進。這一點，恐怕也是他所要我們這樣做的。並且，那也正是美國所將採取的行徑。

爲了我們大家所懷抱的理想，血已經大量地流掉了；而且，也就是爲了這些理想，佛蘭克林·達蘭諾·羅斯福已經渡過了他的一生，而爲之死去，因此，在這個爲獲得勝利而進行的艱苦鬥爭裏，我們也就決不敢再有片刻的停頓與躊躇。

今天，全世界都向美國覓取對於和平及進步的開明領導。這樣的領導地位，需要容見，勇敢，與容忍。祇

有一個本身聯合一致，以及對於最高理想獻身的國家，方能够供給這樣的一個領導。

我號召所有的美國人士們，都幫助我，使我們國家在對那些理想的防護裏始終保持聯合一致；那些理想，就是佛蘭克林·羅斯福如此中肯動聽地所宣稱過的。

在我本人這方面，我願意向我的美國同胞們，以及所有世界各處愛好和平與自由的人士們保證，我將以我的全付力量，與整個的心靈，支持而且防護那些理想。那是我的義務，我將絕不規避。

這樣一來，再也不會有任何可能的誤解了。德國與日本，也可以絲毫無疑問地確知，美國當爲了自由，一直地戰下去，一直要到再也沒有什麼頑抗的痕跡存留時爲止！

我們深深地覺察到，非常艱苦的大戰，仍然在我們的前面。

但既經付出了這樣重大代價使全面勝利完全確定的美國，牠再不會參加任何部份勝利的計劃了！

如果僅僅爲了另一個短暫的休息而解決一切的話，那末，這一舉，將對於全世界的未來安全，都必然地要予以莫大的危脅。

我們的要求，一向是，而且目前也還是毫無變動——「無條件投降」！

關於和平的條款，我們與一切和平破壞者之間，決無商討的餘地。

創造和平的責任——這是如何嚴重的一種責任呀！——必須屬之於和平的防護者，一切的聯合國家。但對於人道立場上所應有的舉措，我們也並非絕不知覺。我們絕不願意看到一些不必要與不應當的災害與痛苦。然而，上帝的法則與人類的法則，都已經遭到破壞了，那末，犯了這些罪行的犯人，却絕不能聽其逍遙法外，不受懲辦。沒有一件事可以動搖我們懲治戰爭罪犯的堅強決心，縱使追到海角天涯，也在所不惜。

假如我們竟聽任我們最危險的敵手，躲到任何山凹裏，巢穴裏——不管這些是在什麼偏遠的地方——去毫無顧忌地陰謀策劃未來戰爭的話，那末，永久和平是決不會有保障的。

在這個日漸縮小的世界上，要想躲在地理屏障的後面，去尋求安全，那完全是徒勞的。真正的安全祇有從法律及正義裏面，方可以覓得。

這裏在美國，我們曾經長期而且辛苦地工作過，以期完成一個社會秩序，足以對得起我們偉大的天賦與遺

產。在我們這一輩的時間之內，向着真正民主生活方式目標前進的重大進步，也已經是獲得過。讓我再向勇往直前的美國人士們保證，在我們改進一般人民生活境遇的各種努力裏，決不至出現絲毫鬆懈的現象。

在未來的困難日子裏，毫無疑問的，我們將要面對許多令人震驚與惟恐力不勝任的種種重大問題。但無論如何，祇要我們把祖先輩的信念，放在我們自己的心裏，那末，我們是不畏懼任何未來的。

在戰場上，我們常常面對着壓倒的優勢——而且常常戰勝！那末，在本國之內，美國人當然也決不會不堅決的！

我們當不停地奮鬥下去，以保存並維護我們美國人的生活方式。

就在目前這一個當兒，美國與其英勇的盟邦們一同，正對於我們自由的防禦，支付着一筆很重大的代價。用了我們所特有的力量，我們正在幫助着，解放出整個的國家與民族。漸漸地，奴隸的枷鎖，是被自由的力量所擊破了。

我們大家都祈求一個迅速的勝利。和平每拖延一天，人類傷亡的代價，都是可驚的。

解放的大軍，今天正在把希特拉可怖的統治世界的威脅，予以消滅。而在我們的炸彈下面，東京也震搖起來了。

聯合國國家的最高戰略，早已是決定了的——這當中，大部份是虧了我們已故去的總司令的睿見。現在，我們正在李海海軍上將，馬歇爾將軍，金氏海軍上將，安諾德將軍，艾森豪威爾將軍，尼米茲海軍上將，及麥克阿瑟將軍等人的有能指揮下，執行我們所應履行的全盤戰略的一部。

我想要全世界都知道，美國這種作戰的指揮，必須是而且將始終是——不變的與不受任何妨礙的！

我們對於為我們國家服務的英勇男子與勇敢婦女們所虧負的債務，永無還報的可能。他們已經得到了我們永生不滅的感謝，美國對於他們的各種犧牲，決不會忘記的。由於他們這些犧牲的關係，全世界的正義與自由的曙光，已經慢慢地，在地平綫上，放出了牠的光芒。

我們的祖先輩，走到我們崎嶇不平的海岸上來，爲了是尋覓宗教的容忍，政治的自由，及經濟的機會。爲了這些基本權利，他們不惜以生命來冒險。今天，我們當然早已應該知道了，這一類權利的保存，必須靠着永

恆不懈的警戒——這是自由取得的永遠的代價！

在我宣誓就職後的一小時之內，我就宣佈過，舊金山會議，應該照常進行。我們將以我們曾經面對過而且主宰了戰爭中各種問題的同樣勇氣，來面對和平中的各種問題。

爲了紀念那些已經作了最高犧牲的先烈，也爲了紀念我們已經犧牲了的大總統，我們決不能失敗！

光是渴望和平，是不夠的。我們必須爲牠工作，必要時，爲牠而作戰。創造一個合理的國際機構的工作，是非常複雜而且困難的。然而，如果沒有這一個組織，地球上人類的權利，就無法加以保障。公平解決國際爭議的機構，必須尋找出來。沒有這個機構，全世界將永遠是一個武裝的軍營。世界那時將永遠注定了混戰，決沒有真正和平的希望。

幸而，人們對於持久的和平，還在保留着希望。有思想的人士們，是永遠保有着他們的信念，認爲在最後，正義必須勝利。過去的經驗，非常確定地指明了，沒有正義，永久和平是決不可能的。

在極端憤懣與失望的時候，也有些人終於相信了；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事。帶着悲劇性的宿命色彩，他們往往堅執地認爲，也就如同向來戰爭是必然的現象一樣，戰爭將永遠是一種必然的現象。凡是具有善意的男子與婦女，對於這一類的失敗主義，無論如何，決不可屈服。人類前途的瞻眺，絕不是這樣無望的。

在這次恐怖戰爭中最暗淡的日子裏，往往有整個的國家，是僅僅靠着這一種不可觸覺的東西，來加以維繫——這就是希望！當有人警告我們，在壓倒的力量面前，惟有灰心的屈讓，方可供給我們以唯一救護方法的時候，那時候，希望却爲我們指出了一條道路，去達到勝利。

希望已經成了解放力量的祕密武器了！

侵略者絕對無從統制我們人類的心靈。祇要希望存在一天，人類的精神，也就絕對不會遭到毀滅。

不過單是希望，還不是以避免戰爭，過去如此，未來亦然。我們不應僅僅保有希望；而且，也必須要有足夠的信心，與其他愛好和平的國家合作，以維持和平。如果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一天不願意彼此共同作防禦行動的話，那末，僅僅希望，也不是以擊退侵略者。祇有在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去防護牠們自身的時候，侵略者方可以被擊退。

假定我們要阻止未來一切戰爭的話，那末：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都必須在牠們堅強的決心，一致地聯合起來，遵照法律，保障和平。任何地方對於和平的破壞，對於其他每一個地方愛好和平的國家，都應該是一件關心的事，而加以過問。

對於未來的世界和平，沒有一件比各國之間繼續合作下去，來得更爲重要了。這些國家，必須要結集起必要的力量，以擊敗一切法西斯國家統治世界的共同陰謀。

雖然這些國家，是負有以武力推行和平的特殊責任，但牠們的責任，却是以一切大小國家所同具的義務爲其基礎的。這所謂同具的義務也者，就是在一切國際關係裏，決不施用武力，除了爲了防護法律的時候，不在此限。所有大國家的責任，就是在於爲全世界一切的人民服務，而不在於統治他們。

爲了要建築永久和平的基礎，我們必須要不獨和我們國外的友人，和諧地合作，而且，從我們國內自己的民衆方面，我們也必須獲得一致的支持。

連最有經驗的領港員，除了取得其全部船員的充分合作外，他也無法把他的船隻帶進港口。爲了全體的利益，每一個個人，都必須盡他的義務。

我對每一個美國人呼籲不管他屬於什麼黨派，什麼民族，什麼信仰，什麼膚色，請他支持我們的努力，來建立一個强有力的及持久的聯合國的組織。

你們議員諸君，一定知道我現在的感覺到底如何。祇有在你們各位的幫助下，我方可以希望完成對於一個人民公僕所分派的：一件最偉大的工作。在神靈指引下，在你們的幫助下，我們將要尋出一條新的通衢，以達到一個遠較現在爲美滿，和善，及友好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裏，存在着正直與持久的和平。

以極大的信心，我現就完全依靠你們大家了。

我們再也不能，因爲要毀滅具有統治世界計劃的暴君們，就繼續把我們最優秀的青年：左一代，右一代地，大量犧牲下去。

以全人類的理性與文明的名義，一個決定國以國之間爭議的，更合理的方法，必須而且也將要被尋覓了出來。

美國必須幫助正在受苦難之中的人類，重行回到和平進步的大道上，繼續前進。我們將需要時間，也需要容忍。我們又將需要對於人民保有一個始終如一歷久不變的信心，這種信心與勇氣，也就是佛蘭克林·達蘭諾·羅斯福所始終保有的！

今天，在地球上所有的善良力量這一方面，美國已經成了一個最有強力的力量。我們將永遠保持這個地位。我們已經成就了一個世界的領導地位，這個地位，並非僅僅單獨依靠我們的軍事與海軍力量而來。

我們已經學會了與其他國家一起作戰，共同防護我們的自由。我們現在更要學習，爲了我們大家的共同福利與其他的國家，共同生活。我們又要學習，與其他的國家之間，從事更多的交易，使得爲了我們大家互相關益起見，將可以把生產增加，就業增加，以及全世界的生活標準，都可以大大地改善。

讓我們美國人無負於我們光榮的傳統吧。

這樣一來，美國就很可能可以把世界帶上了和平與繁榮。

目前這個當兒，在我的心裏有一個祈禱。在我擔負起我的重大義務時，我謙卑地，引用「所羅門」的言辭，向萬能的上帝這樣祈禱：

「那末，請你賜予你的忠僕以一個善於了解的心靈，以便可以去判斷你的人民；這樣，我就可以分別善惡了；因爲不如此，誰能判斷你的那樣偉大的人民呢？」

我所求的，僅僅在於做我的上帝與我的人民的，一個忠實的僕人而已。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七日總統對武裝部隊演說內容：

當我們總司令逝世的悲痛消息傳出以後，我的責任使我必須立刻對美國國會和武裝部隊致詞。

昨天我對國會致過詞。現在我對你們致詞了。

我特別急於要對你們說話，因爲我知道當我們的總司令逝世時，你們一定和我們在國內一樣地感到極大的震撼。

我們全體喪失了一位偉大領袖；一位眼光遠大的政治家，一位民主政治的真正友人。你們喪失了一位合適

的領袖，一位三軍中的老友。

我們的心是沉重的。但是召喚羅斯福的主義，也召喚着我們。他從不躊躇——我們也不會躊躇！

總司令逝世時，我也曾如你們一樣地履行了任務。我的義務和責任是分明的。我已經負起了它們。這些責任將按我們的美國傳統而執行着。

作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士，我見到過戰場上的死亡。當我在法國隨第三十五師作戰時，我聽見優良的軍官和士兵們跌倒了，由新人們來替代。

我知道在其它部門中，在海軍，海軍陸戰隊，海防隊以及運輸隊中的軍官和士兵們的情形亦復如此。

我了解那種疲勞，泥濘，狼狽，和戰場上士兵們愁慮的情形。我也了解他的勇氣，他的堅毅，以及他對他的同志們，他的國家和他自己的忠信。

我們要依賴你們每一個人。

昨天我對國會說過一段話，我在此複述一遍：

「我們對爲我國服役的英勇男女們所負的債是無法償還的。他們獲得了我們永恆的銘感。美國將永遠不忘他們的犧牲。因爲有這些犧牲，全世界的公理和自由的黎明已經漸漸地從地平線下露出了曙光。」

在歷史的決定時刻中，很難以表達我的感想。詞句將難以傳達我的心情。爲了表示我的情感，爲了敘述我們未來的希望，我願引用這位真正偉大的總司令的不朽詞句：

「對誰都不懷惡意；對全體懷着慈悲心情；對是的方面——上帝使我們看到是的方面——抱着堅決意志，讓我們繼續努力來完成我們從事的工作；包紮起國家的創傷；照拂支持戰爭的人，照拂他的寡婦和他的孤兒——盡一切力量作一切可能在我們之間，在一切國家之間完成一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的工作。」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七日總統簽署第三次租借法案時聲明：

這是國會第三次——每次都是絕大多數——展延租借法案。

這一有力的獲勝工具，是富蘭克林·D·羅斯福勇敢，明智和有效的政治家風度的不斷滋長的紀念碑。在本國歷史上最危急的時候，他看到了幫助全世界對軸心侵略和壓迫鬥爭的人們的必要。

這種看法的明智和效率已經逐日地在全世界各戰線上表示出來了。

在西歐戰線——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和其它盟國軍隊裝備有部份的租借法案槍砲和其它武器；和我們的士兵並肩地打向納粹德國的心臟去。

在義大利——美國、英國、波蘭、巴西和其它盟軍們正共同努力在加速最後的勝利。

在東線——蘇軍得到租借法案的供應，正發動着摧毀納粹軍事力量背部的有力打擊。

在遠東——中國、英國、澳洲、紐西蘭、荷蘭以及其它盟軍們正在和我們共同發動着現在正在打擊東京大門的攻擊。

租借法案是幫助保證在美國和盟國生命犧牲最少的情形下獲得聯合國徹底勝利的有效工具。租借法案要一直執行到德國和日本無條件投降或完全戰敗時為止。

美國打敗日本的計劃

一九四五年六月一日杜魯門總統致國會的咨文：

我國今日最重要的任務是打敗日本——而且要儘速地和徹底地打敗了日本。因為戰爭期間短縮了一天，也就拯救了若干美國士兵的生命。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現在正派遣幾百萬軍隊並運送大批物資和武器到一四·〇〇〇哩外去和日軍作戰——這是史無先例的海陸軍的行軍。

我認爲這是一個適當的時候，須向國會與國人報告在結束這次戰爭中我們所遇到的問題，困難，和危機。打敗德國的計劃，其完成的經過，在戰爭中那是罕有的精確——雖然距我們計劃的最後完成還有一點點距離。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是最後一師美軍到達法國加入了戰線。

歐洲戰爭的戰略，是有效地發動所有陸地和海面的人員，儘可能在最短的期間之內，粉碎德國的軍事機噐。這正是我們對日本所要計劃的。

太平洋海戰已經通過四個重要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二年上半年採取守勢的時期，那時我們正在菲律賓和東印度羣島，在珊瑚海，在中途島和阿留申羣島一帶作戰。

第二個階段是一九四二年的下半，在瓜達加那爾採取攻勢的防守時期。

第三個階段是一九四三年作有限度的攻勢時期，那時我們通過所羅門羣島並克服了阿留申羣島向前緩慢地伸展。

第四個階段是一九四四和一九四五年間的大攻勢時期，其時陸軍在麥克阿瑟元帥指揮之下的西南太平洋戰區和艦隊在尼米茲元帥指揮之下的中太平洋戰區諸部隊，靠着強大的海面運輸，進行掃蕩戰而抵達菲律賓羣島和大琉球島。

在這段期間，海軍作過四次大規模的海戰：珊瑚海之役，中途島之役，去夏菲律賓之役，和去年十月雷伊泰灣中的苦戰。

日本的海面上海軍，現在已減至其本身從前的畸零之數。我們驅逐他們的艦船躲藏起來和他的海軍飛機退回岸上的根據地。

當我們到達敵人本土的時候，他們空軍的集中的密度，自然越來越稠密了。一年半以前，敵人作戰的飛機有五千架以上，用以保衛一千八百萬平方哩的區域。我們可以進攻我們所看到防衛不嚴的任何地方。從那個時候起，我們打毀了敵人的空軍，曾令其總額作重大的減少，但是由於我們前進的迅速，敵人現在必需防衛的區域就大為減縮，而空軍集中的密度就比從前要大到四倍或五倍。

這是空戰艱苦的情形。這又意味到船艦的損失。這也是說被毀的船艦必須加以補充或拖回幾百哩外的後方

來修理。

我們在國內很難想像得出日本人對於我們的部隊；飛機場和艦艦之自殺性的攻擊那種瘋狂的情形；也難想像得出我們的士兵遇着他們時那種勇敢的情形。當我們抵達敵人重要的島嶼的時候；我們船艦的損毀和兵員的傷亡也越來越嚴重。而在未來的戰役中，我們將會遇到更大而不是再少的損失。

爲了要完成其未來的任務，海軍將來所需要的不只是現在所有的一些的艦隊，而是必需另外加造艇艦。這些艇艦現在正在趕造中——一部分是拿來補充在未來的戰役中預計的損毀，一部分是拿來加強將在敵人領海上作最後決戰的艦隊。

在空中，我們已經看到美國陸地基地的飛機和從母艦起飛的飛機所完成的工作——戰略轟炸和戰術轟炸。現在我們可以研究和考查戰略轟炸在德國的效果了。雖然遇到德國飛機所作絕望的抵抗，和高射砲可怕的火網，英美空軍日繼日夜繼夜地粉碎了德國的工業，直到使其蕩然無存，沒有支持德國軍隊的力量。

我們的戰略轟炸會徹底地和巧妙地完成一種工作；毀滅德國空軍和德國軍事機構的力量之源。我們的轟炸機炸乾了重要油類和汽油的供應，這種供應並非只限於空軍而且德國陸軍和德國工業也在內。

我們又會從戰術空軍得到如戰略轟炸同樣卓越的經驗——這對於納粹是一種可怖的經驗。戰術空軍炸毀了德軍所要利用的橋樑和公路，鐵道和運河。德國最好的衝鋒師團——實際上是完整的軍團——就無法調動。

日本的空軍，決非德國空軍那樣的勁敵。日本的工業也不像德國的那樣強大而分散各地。我們現在正在應用並將繼續用以對付日本的飛機，比起我們用在歐洲戰場上的轟炸機要更多而更有威力。

我們的陸軍飛機和海軍的艦隊與飛機，現在正把日本人從空中趕掉，而當我們威力強大的戰略空軍到達太平洋的時候；敵人的生產資源就要被毀滅。我們對於日本的戰略轟炸，現在已大爲超出初期的情形了。第二航空隊的工作，是越來越擴大和緊張了。日本重要工業的中心區經過燃燒彈襲擊後而得來的報告，已經夷爲平地。東京所遭受的命運，日本其他城市其工業用以供應日本戰爭機構的也會遭遇同樣的命運。我現在勸告日本的居民：假如他們要想逃生，就應該早日離開這些城市。

我們的戰術空軍，具有豐富的經驗和戰鬥的機智，不久就要由附近的基地，飛臨日本本土的上空。日本空軍，一定會像德國的空軍一樣，給我們陸軍和海軍的飛行員所擊破。日本工業的集中，一向是很便利的，現在却促使日本物質的總崩潰。

當重轟炸機羣從歐洲調回本國，並在開往太平洋之前接受篤御 B-26 式機的訓練，陸軍航空隊於去年十二月就重新加以調整。其後一月 B-26 式中型轟炸機羣也回到本國，經過訓練後，就去駕駛 B-26 式攻擊轟炸機打日本人。

上月中二十個轟炸隊，奉命取道美國從歐洲調往遠東。

自從一九四二年以來，我們在南太平洋的陸海軍部隊，在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羣島曾把敵人從他們最前進的基地趕回去，並沿新幾內亞一五〇〇哩的海岸線巡邏，克服了亞德米拉德羣島，拜亞克和摩羅泰。同時，海軍陸戰隊和陸軍，又把所羅門和巴勞的敵人肅清。去年十月，我們的部隊在雷伊泰登陸這種輝煌的成就算是達到最高峯了。四個月後，他們解放了馬尼刺。

西渡中太平洋，另一支海陸聯軍，經過苦戰之後，把日本人打退四千哩。塔拉瓦、克瓦雅林、塞班、關島、琉磯島等成爲踏脚石。今天陸軍和海軍陸戰隊正緩慢地然而堅定地把日本人從大琉球趕出去。

所有我們在歐洲和太平洋的戰場，都依賴綿長的交通線以及前此戰爭未之前聞的巨量的供應品。聯軍最偉大的工作之一是世界運輸供應線之組織，保衛並維持這些航線。

因此，我們得感謝我們戰爭工業的勞動工人和管理人員，我們的農民和礦工以及其他的美國人——這些人都爲了我們自己和盟國生產配備和供應品；感謝我們優秀的海員——他們在我們的海軍的大砲下把這些物資輸運到海外去；還得感謝我們的陸軍後勤隊的人員——靠着他們掃清海港，趕運物資，和建造公路、鐵路、橋樑、大路、輸油管、因爲這些都是和勝負有關的。

在這次戰爭中，我們所獲得的經驗，不但保有摧毀敵人的神技，也有拯救生靈的神技。自從一九四二年十

一月在北非登陸以來，所有我們在歐洲和非洲的戰鬥中，因病致死的我們的士兵大約一千六百名。而在聯邦軍隊的內戰期中，因病致死的有二二四・〇〇〇人。自從一九四二年四月後，三年以來陸軍在太平洋上有傳染病的島嶼上因病致死的在一千四百人以下。

在這次戰爭中，軍醫曾把因傷致死的百分比，從上次大戰的百分之八・二五，減至百分之四。這是由於許多因素：外科醫生和看護之高度的專門技術，血和血漿之有效的利用，盤尼西林和新的茲品之效力；醫療隊中人員的勇敢熱忱，在火線下搶救傷兵，而救治人員緊緊地跟在前線的後面。

每一個對日作戰的人員，初期需要的配備約六噸，其後每月則需不斷地補充。

找船把這些供應品運出去，並不是唯一的困難。我們還得不斷地在太平洋中從實際上等於無的地方開闢新港口和基地，建造公路和建立行政的體系。

諸如此類的龐大的重行調度諸問題，把各種人員從世界這一頭調到那一頭，我們不會讓人錯過一面的機緣。只要不會影響到我們在太平洋的作戰計劃的進行緩慢，我們所調度的軍隊，總是取道美國，讓他們在出發去和日本作戰之前能夠有一個機會和家人與女友相聚會。

就目前的估計來說，我們留在歐洲的部隊必需直接運往遠東而不須經由本國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

陸軍部用了兩年的時間，計劃一個根據士兵的意見而訂定的記分退伍制度。這個制度一再經過修改之後，各方面都認為著有成的一個計劃。

自從記分退伍制度實施以來，在這三個星期中，各戰場中接到陸軍調派站之最後退伍的通知書的軍官有二千五百人，現役男女有三萬三千人。六月中，預計可以離開歐洲回到本國的人員有五萬名之多，而從太平洋和亞洲回來的計有三萬三千人。若干日後這一批人回到了美國就轉為公民。

聯合參謀部的首長，在和麥克阿瑟將軍與尼米茲海軍上將會談之後，曾作了決議，認為我們的陸軍要在太平洋方面給敵人以重大的打擊而獲致最後的勝利，最快從現在起也得一年；所需軍力將達七百萬人。

假如不是由於我們空軍和海軍保有絕大的優勢；我們派往太平洋的兵員就要比現在的多得多。日軍武裝齊全的有四百萬人——其數目比德軍曾在西線和我們作戰的大得多。補充這支大軍的，他們還有幾百萬已達軍役年齡而尚未從軍的補充人員。我們直到今天還沒有和日軍的主力作戰。日本陸軍編成一百團戰鬥師團。日本的空軍雖然受過重大的損失，仍然保有三千架戰鬥機。經過超級空中堡壘的襲擊，日本飛機的生產量已大為減少，但是日本生產飛機殘存的力量，每月仍有一千二百五十至一千五百架的數量。

從三月十八至五月二十九之間，陸軍在大琉球島上的死傷，死亡與失踪的總數三六〇三人，受傷的一四，六六一人。在同期間內，海軍陸戰隊據報死亡與失踪者達一八八九人，受傷的八四〇三人。海軍與海岸防衛隊的損失，計死亡與失踪者四七二九人，受傷者四六四〇人，全部總計為死亡與失踪者一〇・二二一人，受傷的二七・七〇四人。日軍的死亡，將近我們的六倍之多。至五月二十九日為止，大琉球日軍×亡的總數達六一・〇六六人。

當我們的部隊越近東京的時候，戰事的艱苦也越見加重，這就是一個例子。

在我們將要來臨的戰爭中，我們都得準備作這一類的戰鬥。我們的經驗告訴我們：不論我們怎樣痛恨空中或海上的敵人，對於那些據險固守和瘋狂的部隊，這些部隊又得到噴火器，坦克車和礮隊等優勢武器的支持而使我們在其控制之下，我們必得用步兵衝過去，和他們肉搏，和他們廝殺。戰爭的得勝是不容易的。

我們打敗日本的軍事計劃事：

(一) 將日軍圍困在原来的地區，而使他們隔離，然後分別擊破。

(二) 在我們所進攻的每一個地帶，集中優勢的兵力。

(三) 利用船艦，飛機，武器，大礮，並集中大量其他的物資工具而爭取勝利，務使生命的損失減到最小的地步

(四) 從海、陸、空三方面，對敵人加以重大的嚴酷的壓力，使敵人沒有喘息的機會，也沒有重組或重集其防禦的部隊，或結集物資以抵禦我們下次的進攻。

自然歐洲戰和太平洋戰爭是不相同的，因而戰爭物資的生產也就不相同。部隊的編制因之亦有差別，配備也不儘相同。作戰計劃和補充的物資也會加以變更。

除非太平洋戰爭中所擴充的輸油管已經灌滿，除非歐洲戰場的配備已經大量湧到，戰時生產仍須保持其高度。

海軍的計劃仍在多造航空母艦。

陸軍空軍的產量已見銳減。

同樣地縮減我們地面部隊的供應的計劃，也付於實施。某種新配備的產量將會增加。重點將移到其他方面去。

因此，重砲，礮彈，大卡車，坦克，和輕便武器的生產會被減縮。

其產量將會增加的有飛機和炸彈，阿的平，鋼艇，鐵紗網和蚊帳，長靴子，棉制服，兩棲大卡車，雨衣，蒸溜器，無線電接駁器，特殊的鐵路設備，和摩托船的配備等。

就實際情形來說，對日作戰的生產，不能當作輕易的事情。牠需要我們資源的很高的百分比。

戰時生產局局長拉克已經說過，本年度的度支，我們的軍需生品年率將達五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圓，這個數目幾等於一九四三年的數目，而超過一九四四年最高峯的十分之九。

除了這些軍需物資的生產橫在我們面前外，我們還得支持現在正在準備對日本打最後攻擊的兵員。戰時生產仍須我們國民作最大的努力。

這些就是我們迫令日本無條件投降的計劃。假如日本人仍然要作無理由的抵抗，他們的國家就會遇到如德國同樣的毀滅的命運。他們整個的工業機構和組織，我們會加以毀滅牠，這些工業，他們過去經一百年來的辛勤才建立起來，而現正用於作一種絕望的目的。

我們並不算毀滅或奴役日本的人民。但是只有投降，才能阻止這一種毀滅，這種毀滅，他們已經看到加於繼續作無益的抵抗的德國身上。

橫在我國國家之前的工作是很清楚的。

我們正面對着強有力的日本軍事機構。這些日本人於三年半以前曾向珍珠港作丟人的偷襲；他們曾向巴丹半島作死亡的進軍；他們曾在馬尼刺執行過野蠻的大屠殺。

他們現在曉得勝利的迷夢已經打破了。他們再不敢矜驕要在華盛頓簽訂和約了。

然而這並不是說，日本已經完全絕望。他們正在希望美國對於戰爭的厭倦——由於戰爭必須作大犧牲而感到厭倦，他們希望我們的士兵和海員要急於回到自己的家國，早日得享和平的福利，因而我們不得不採取妥協而取消無條件投降的辦法。

他們應該放明白點。

他們應該體會到我們這個國家，現在的軍事力量正達到全盛時代，牠不會懈怠，也不會對牠所追求的目的會示弱的。

我們有人力，物力，技術，賢明的領袖，剛毅與忍受；而爭取最後的全勝。

我們有協助我們爭取勝利的盟國，我們的決心斷不會動搖——我們必須作戰至最後的全勝。爲了那一個目的，賴上帝的幫助，我們將利用我們每一兩的能力和力量。

哈利·S·杜魯門

白宮，一九四五年六月一日

杜魯門總統在任參議員時的投票記錄

一九三五年

他贊成：

參加世界法庭

取消所得稅宣傳經費

加強田奈西水利局的權力

華格納勞工關係法案

社會安全法案

公共事業產權公司法案

聯邦貸款佃戶購買土地

葛非·斯奈特煤業法案

他反對：

減少救濟經費，自四十八億八千萬美元減至二十八億八千萬美元。

恢復全部反托辣斯法律，結束復興時期的規定

一九三六年

他贊成：

退伍軍人津貼

反對津貼的否決案

保土法案

由聯邦當局支付水災控制的經費

設立商品交換考察團

授權研究佛洛里達運河計劃

授權研究巴沙瑪郭底計劃

他反對：

停撥 R O T C 基金以減少陸軍部的經費

將救濟工作交還各州

法拉塞·萊姆克農田抵押膨脹法案

一九三七年

他贊成：

擴大互惠商業協定法案

貝恩納斯對於怠工懲戒的修正案

葛非的煤業法案

中立法案

一一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吉爾貝村田奈西水利局的水閘經費

繼續津貼農田貸款的利息

工資時間法

低價住屋法

批准布萊克氏擔任最高法院職務

建立人民保建團的永久基礎

他反對：

限制互惠商業協定的關稅核減

增加個人收入在六千元以美的附加捐

擱置總統所提的改組最高法院計劃

一九三八年

他贊成：

一九三八年的農業改進法案

修正住屋法案以鼓勵私人投資建造住屋事業

限制反對虐待黑人的辯論

徵收聯邦免稅資產的稅金

他反對：

禁止救濟官吏的政治活動

不許援助公家計劃與私人所有的公用事業相競爭

一九三九年

他贊成：

真除霍布金氏爲商業部長

麥，玉米，米及煙草的三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補助付款

授權建造佛洛里達的運河

擴大低價住屋的建築計劃

政府改組計劃

延長總統的法幣貶值權力

提議一，六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公用事業計劃經費

增加聯邦的老年助金

修正中立法案

增加經費以調查人民權利的侵害

他反對：

批准佛吉尼亞州的勞伯茨氏爲地方法官

增加財政部爲國內新產的白銀所定的價格至七七·五七分。

准許田奈西水利局發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公債以收購私有發電設備。

減除 I C C 對於水上運輸工具所加的限制

繼續委任軍火禁運

一九四〇年

他贊成：

廢除哈赤法案限制聯邦官吏的任職

擴大哈赤法案的限制以及於各州

限制競選捐款爲五千元

二一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津貼農產物

延長互惠商業計劃

禁止在勞工糾紛中使用偵探及突擊隊

反對他：

參議院對於互惠商業公約有否決權
減少非國防的經費五億美元

一九四一年

他贊成：

租借法案

租借法案撥款七十億美元

授權總統徵用罷工的國防工廠

繼續穩定基金及總統的法幣貶值權力

延長軍役時期爲十八個月

建議廢止立法案

修正中立法案

對日宣戰

增加農產津貼

他反對：

限制美國軍力祇在西半球使用

限制美國海軍船艦調至外國

一九四二年

他贊成：

物價管制法案

軍人選舉法案

及人頭稅法案的辯論限制

凍結社會安全事業一九四三年度的支付稅

動議罷免北達科大州的參議員蘭格

延長一年人民保建團

他反對：

增加公司所得稅的徵收稅率，自百分之四十增為百分之五十

限制戰時訂貨契約的利潤

禁止政府所有的小麥在不準價格以下出售，以交換玉米。

特許現役軍人在基層選區裡有缺席選舉權

停止南部八州的現役軍人的人頭稅

減免各州及全城公債的稅額

一九四三年

他贊成：

廢止二萬五千美元的薪金限制

延長商業協定至一九四五年

隨地徵稅法案

繼續農業信託事業局

繼續全國青年事業局

繼續全國資源計劃局

康納利決議案擁護國際安全組織

錢路工人之工資增加

他反對：

白蘭克氏農民緩徵兵役

康納利·斯密司反罷工法案

再否決反罷工法案

拒付被控有不法行動之三聯邦僱員之薪金

在小新聞紙上刊登推銷戰債廣告之付款

丹納哈對於康納利決議案之補充書

一九四四年

他贊成：

繼續支付消費津貼，每年十五億美元

聖洛倫斯河之海道及發電計劃

免除工會，農村合作社，及其它免稅組織提交財政報告

仲裁軍人選舉法

批准善後救濟經費十三億五千萬美元

再否決一九四四年度收入法

限制反入頭稅法之辯論

他反對：

提出「小鋼業」方式

州管失業保險利益（喬治計劃）

復原法（喬治計劃）

反津貼法

限制消費津貼至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

班漢棉價增加補充辦法

多碼斯油價增加補充辦法

停徵戰時人造奶油之每磅一角美金稅

復行低收入羣之食糧印花稅計劃

國會管理田奈西水利局基金

結束公平僱用辦法委員會

「州權」現役軍人選舉法

現役軍人選舉法

一 一九四五年

在一九四五年，杜魯門氏祇投票一次，此時彼以副總統身份，反對限制擴大租借法案之議案

